

譯華靖曹 著夫莫雷克

油 船 德 賓 特 號

行 發 店 書 華 光





著夫莫雷克
譯華培曹

號特賓德船油

行發店書垂光

光華書店敬贈



油船「德賓特」號

著者 克雷莫夫

譯者 曹靖華

出版者 讀書出版社

發行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TOUCHUAN
„DEBINTE”HAU

一九四二年重慶出版
一九四六年大連出版
一九四八年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發行四千册

克雷莫夫自傳

我於一九〇八年生於列寧格勒文學出版部的一位編輯的家裏。我的童年恰好是內戰的時候，這童年我在莫斯科學校公社的寄宿學校裏度過了。這些年光留下了最鮮明的回憶，而且使我提早成熟了，不過，可惜不會給我好像我們這時代的兒童在正常的中學裏所得的那些必要的知識。歷史或數學功課，常常被值日的叫聲：『削馬鈴薯去！』『卸劈柴去！』打斷了，於是我們就飛快的跑到院子裏，教員也跟在後邊來了。在那些年光我們自己替自己服務；學校的經費很少，可是學生很多；教員很年輕，學生很粗暴的，頑皮的，早熟的。革命使教員們還童了，使兒童們早熟了，這麼一來，使他們接近了。我們在學校裏所得的知識，都是片斷的，可是都記得很牢。我們相互間的友情，不帶一點兒感傷氣，可是根深蒂固的。逃避社會工作——這是要受同志們嘲笑的。我們在教室裏的牆上用粉筆寫道：『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口號在當時對我們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我們不停手工作着，我們曉得什麼叫做飢荒。

我調查了我的同班們的運氣。他們此刻在生活中都佔着堅穩的位置。兩位姑娘都做了工程師，我的一位親近的同伴做了航空設計員，另一位做了陸軍上校，第三位做了新聞記者，可是我們最年輕的教員，現在成了科學院會員，史大林獎金的獲得者，名聞世界的學者了。可是在那渺茫的既往的時代，我們不會想到職業的選擇，因為除却一種最尊榮的職業——紅軍而外，連一種職業也不知道的。

我們的畢業正是在內戰最後一年的時候。復興時代開始了，全國都高呼著電氣化和全俄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在工人補習班和大學裏，倉卒的製造了新的幹部。時代精神也影響到畢業的學生上了。我的大多數的同伴，連我自己也是如此，都入到工業大學裏了。

我的最初的文學嘗試，還是在小學時代。我非常酷愛讀書，對於俄國古典作家，知道的很好。我記得，我讀柴霍甫的時候，特別感到滿足。我盡力的理解當我讀柴霍甫短篇小說的時候，所得的那些無形的，可是強烈的心情的表現法。我盡力的在語句裏，在他的音調裏去發現這些方法，當我讀到柴霍甫的作風的質樸的時候，我覺得很易接受，被這種感覺鼓舞起來的我，就大膽的執起筆來。可是當我剛剛把我所寫的短篇小說一讀，我就厭惡起自己的作品了，成好久的擱起筆來，以便重在別人的技術的印象下執起筆來，可是又失敗了。

在我讀書的物理機械專科學校裏，有文學研究社。青年們對詩很熱心。其中大概有些才幹的人，可是那些詩大半都是矯飾的，其思想的内容怕連那些作者也弄不清。那些年代，在莫斯科流行了不少文學的翻斛斗的人，青年人追求着形式，自然極力的模仿着他們。我記得我也曾迷惑過對自己文學經驗的虛飾的意義，用語言的花樣去裝飾它們。可是這種迷惑繼續得不久，而且後來我更嚴肅的着手研究起古典作家了。我還帶着寫日記，在日記裏寫着學生生活，人物和事變。這習慣馬上就成爲必需的，而且在一生中根深蒂固起來了。後來我在這樸素的記載裏發現出來，我同我模倣別人的那時候比較起來，更爲接近目的了。

應當說，在那時我還遠不會夢想着做一個職業的作家呢。偉大的建設年代來到了——馬格尼

多戈爾斯克，德尼普水電廠和顧茲尼次礦業廠都產生了！集體化和社會主義競賽的年代來到了。

我到無綫電台建築上工作去了。完成了這工作，我被派去担任水路運輸工作去了。在這裏，我的工作是在造船場，在江灣，在蘇聯各處的沿海碼頭上過去了。我於是同青年工程師們和有舊風度的專家們，同基本工人們和季工們，同從工人中間提拔出來的卓越的有天才的人員們接觸了。我的人生觀的基礎，就在這些年代裏形成了。

我屢次嘗試着寫一部中篇小說，可是每次都把手稿擱起來了。我覺得牠不過是我所思索的毫無生氣的反映。

一九三六年，我在油船「職工國際號」上往裏海航行，我第一次同斯達罕諾夫運動者們接觸了。

在斯達罕諾夫運動的主導者們中，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突擊隊員們的迥不相同的那種原則上的新的東西，使我吃驚起來。那時蘇聯人剛剛開始運用技術，他們的生產的勝利，是同巨大的緊張，常常同枉費時間與勞力聯繫着的。新的人物，在新的工業技術的基礎上長成了。工人匠師，技師，都勝過了自己技術的領導人。握起領導權，就同舊習性和標準額鬥爭起來了。

在寬的領導下，斯達罕諾夫運動者們所進行的這種鬥爭得到勝利了。最初斯達罕諾夫運動者們的道德的風俗，他們的堅決和意志的品質，使我發生了很大的印象。我在油船上航行着，記着日記，後來回到莫斯科，寫了油船「德賓特」號。

目次

電鑪	一
司令官	一五
烏合之徒	七四
號召	一〇〇
斯泰漢諾夫航行	一三六
風	一八〇
車臣島	二〇四
必要性	二三九

電 鑰

晚上的時候，在裏海輪船公司的無綫電台上，值班的有兩個人：無綫電員泰魯莫夫和交換情報的負責人牟霞。他那時二十歲，但是都認爲他是那一個優秀的聽音手。聽說他一分鐘可以用電鑰拍一百多個字。當人們向他問起這個的時候，他微笑着，——人不是機器呵！他研究過機器，所以用不着無綫電技師幫忙的。一瞧見發生毛病的時候，就嚇着，咬着指甲，鑽到護板後邊修理起來了。牟霞笑着說：『泰魯莫夫，要是電流擊死你，我就要嚇死到這裏了。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他們倆是同年，在一起工作好久了。牟霞作着收報和檢報的工作。這是一種疲倦的，單調的，不需要任何知識的工作。當他們倆留在報房的時候，他總愛看她。她微微的動着嘴唇，讀着電報，工作得有效力而且是不知不覺的。短短的頭髮披到她眼上來，她用很快的頭部動作，把頭髮掄過去。在這樣的時候，他覺得她是最令人魂消的了。到下班的時候，她還是如此的新爽，好像才上班的時候一樣，只是她的手微微的有點發顫。

在無綫電台上，都給她叫牟霞。她表面看來，非常的年輕，她愛笑，她的口很利。泰魯莫夫在下班以後，常常的送她，她平心靜氣的挽着他的胳膊。

他曉得她是出嫁了的，但是關於她的丈夫，一點也沒有聽說過。彷彿完全就沒有那個人似的。有一次，當他們在海岸上走的時候，他看見在長凳上擁抱着的一對人，就把臉轉了過來。

『韓囑人們都只在親嘴呢？』牟霞望着他的臉，惡作劇的低聲說，『你想想吧，那多麼樣的洋洋得意呵！』

他遮掩着窘狀，鹵莽的答道：

『那你對自己的丈夫就少親兩嘴吧。比別人放聰明些吧。』

牟霞少沈默了一下。

『我好久就沒見他了，』她說着，又像太息，又好像在打呵欠，『不曉得有多長時間沒有……』
『怎麼一回事？』他問着，不明白她是在開玩笑呢，或者說的是實在話。

『他去得很遠了，』牟霞拉長着聲音說，『他在油船「德賓特」號上當技師的。』

於是牟霞和泰魯莫夫的關係很快的就改變了。他不由得就想起她來了。他很喜欢觸着她的東西或衣服，他很高興他們的名字碰到一塊裏，這是在無線電台上常遇到的事。

有時他無緣無故的對自己發起脾氣來：好像小學生似的愛上了同事，愛上了別人的妻子。除了夢想以外，這什麼結果也不會有。

有時他望着她棹子上的紙細慢慢多起來，忽然就怕起來：她要對工作厭煩起來，一走——一切就完了。他不能想像到第二個女子坐到她的位置上的。可是牟霞沒有走。她依然是愉快的，不倦的，下班以後，在十字街上同他分手的時候，在他後邊喊道：

『多謝你，風流公子！別跌到電車底下了！』

那天晚上工作不大多。在二十三點鐘的時候，泰魯莫夫放送了氣象報告：『在亞斯特拉汗停船

場一帶，有層雲，無雨，東北風到三級（註一）。馬哈其·加拉——克拉斯諾沃德斯克一帶，有微雨可能。東北風不過五級。在最近一晝夜，風可續落和微雲。』他在電報簿裏找到了由輪船上所發的無綫電，那船因天氣惡劣誤點了。到中午沒有報告。

暴風帶向南去了，可是風尾還在克拉斯諾沃德斯克與巴庫間的。晚上碼頭上撤去了暴風雨的信號，第一隻輪船的汽笛，在乾貨船（註二）港裏勝利的叫着，拋着繫船索。

無綫電員放送了氣象報告，就收起報了。照早晨的電報判斷起來，在最近兩小時內，油船不會到的。呼叫電波失掉作用了。透過耳機，勉強的聽見微弱的歌聲。微弱得彷彿弱小的昆蟲，用小掌在反音膜上抓的一般。

泰魯莫夫把遊尺轉了一下，聲音竟大起來，強起來了，鋼琴伴奏着的曲調，清清楚楚的響起來。再轉了一圈，爐火純青的女人的嗓音中斷了，接着是拍拍的長久的鼓掌聲。

無綫電員插上了擴音機，把耳機擲了。擴音機被那哄哄的喧嘩震得噁噁的響着，從那喧嘩裏辨出了個別的人語聲和好像哭泣似的尖銳的求救聲。牟霞離開了自己的坐位，走到電話機跟前。

『你發瘋了嗎，』她害怕的說，『如果誰要呼叫怎麼辦呢？』

註一：各國氣象局及科學團體，對於風力之計算，通常均以一八〇五年蒲福 (Beaufort) 所創之等級為

標準，共分十二級，即：〇，靜止；一，軟風；二，輕風；三，微風；四，和風；五，清風；

六，強風；七，疾風；八，大風；九，烈風；十，狂風；十一，暴風；十二，颶風。——譯者。

註二：乾貨船係指除裝運煤油之船隻外其他各種裝運貨物之船而言。

他靠着他的椅子背，對着他的後腦窩呼吸着。掌聲息了。女人的聲音又唱起那平常的天真的搖籃歌來。

『搖籃歌，』牟霞低聲說，『唱的好，對嗎？唔，讓一點，奈魯莫夫！』

她坐到椅子邊上，怕溜下來，就用手抱着他的肩膀。她的臉近得使他從那半張的暗幕裏，把她的牙齒的潤潤的光輝都看見了。他慢慢的向她偏着頭，她的頭髮擦着他的臉了。她沒有覺到這個，只是聚精會神的望着擴音機的黑管子出神。他沒有聽音樂，他只在想着他們從來還沒有這樣的抱着坐過，想着他們的親密不知不覺的在增長着，將來還要增長呢，一直……一直增長到他們成了夫妻的時候。『這是會有的事，』他愉快的想道，『是的，這樣的事會有的。』當掌聲又起了的時候，他才醒悟過來。

『够了，』牟霞說，『在海上有人在咒你的。你想挨罰的吧！』

他把手柄轉動了一下，照牟霞瞟了一眼。她把兩手向後腦一伸，大大的伸了一個懶腰，她的眼睛溫存而可愛。她彷彿已經知道她愛她，而且是離不開的了。相反的！他已經覺得對她表示自己的愛情是可能的了。

他慢慢的戴上耳機，調整了海上的呼叫的電波。寂無聲息。牟霞已經坐在椅子跟前，她的手飛快的在紙堆裏檢着，分着類，粘貼着。報房裏很寂靜，只有瓦斯爐子在隔壁嗤嗤的發響。他望了一望鐘，——正是夜裏一點五十分。他忽然想道：如果到兩點鐘才有海上呼叫電波的話，——那麼今天就應當同牟霞解釋。突然就心慌而愉快起來了。想起來幼年同伙伴們解決大的爭執的時候，向上

掄着棍子作解決。棍子在空中旋轉着，看牠是豎着落下來或是平着落下來。豎着呢，還是平着呢？

……五十四分。到兩點還有六分鐘，——可能性不大了。最好想點別的事吧。想什麼呢？牟霞的丈夫在油船『德賓特』號上航行的。不久以前，這『德賓特』號真是轟動一時，——斯泰漢諾夫航行的理想是屬於牠的，牠首先把這理想實現了。可是牠同另一隻油船——『加馬利』號競賽的，也是一幫健全的集體，還真不曉得誰能佔上風呢。早晨得到『德賓特』號的無綫電報：牠用曳索拖着一隻壞了機器的船……牟霞見了那無綫電報，簡直一聲也沒哼！而昨天有過風暴呢。她從來沒有提到過自己的丈夫。有一次（這是『德賓特』斯泰漢諾夫競賽勝利的那一天）她沒有到碼頭上去迎接他。油船在碼頭上停不到三個鐘頭。他們這樣的分別過慣了。這是會有的事……有趣的是，他是什麼樣的人呢？船上的技師，他的姓大概是傅拉梭夫……不，是巴梭夫……大概是一個不年輕的，愛沈默的人，好像一般的船上的技師似的。可是牟霞喜歡笑。

……五十六分鐘了。一定是接上了一隻船上的無綫電了：微弱的手指彈的聲音和耳機的鳴聲。快點呼叫也好！他把筆在墨汁裏浸了一下，把電報簿往跟前挪了挪。應當今天同牟霞談一談呢。可是在值班的時候不方便，應當去送她，那時候……

……五十七分鐘了。電報機在寂靜裏大聲的，堅決的響起來。彷彿發昏了似的手按着電鑰，不習慣的單調的信號在迷惑着。三點，三點，三點……SOS……（註）他從下邊把電話綫拉了一下，半圓形的鑰環夾着頭頂。太陽穴瘋狂的跳起來。

『SOS……SOS……SOS……我是「烏茲伯克斯坦」號，在車臣島南四二，三六和一七，零二度上。船上失火了。我們無法滅火……SOS……SOS……』

無線電員開始寫起來。他彷彿在夢中似的：在懶洋洋的意識裏，突然有人在他耳朵上喊一句話，周圍於是都成了可怕的凶兆了。小鐘在敲着。

『SOS……SOS……在車臣島南四二，三六和一七，零二度上。自己無法。曳船「德賓特」

號將曳索攸斷。由舊航綫駛去。不回答我們信號。我們無法……SOS……』

「辛霞，失事了，要救護部……」泰魯莫夫喊着，「快一點，小辛霞！」

透過耳機，他模糊的聽見了她的聲音：

『什麼事發生了，泰魯莫夫？』

『別同我說話。電報在這裏。』

她的手由他肩後伸過去，抓住電報簿。

他聽見她用槓杆敲着電話機。

『輪船公司，』她鎮靜的說着，『我要救護部的。快些！』

電報又響起來了。

『SOS，SOS，SOS……我是「烏茲伯克斯坦」號，船上裝的重油。十號油艙爆炸。因油艙爆炸，失掉鎖定。因後甲板上起火，小艇不易下水。四二，二五和一七，零二度。油船「德賓特」號駛去，對信號不回答，SOS，SOS……』

沈寂。車霞轉發着電報。她轉過身來，用手遮着。她怕妨礙了收報，低聲說着。車霞真是能幹的人。她放下電話筒，走到「跟前。

「無賴東西！」她氣憤憤的說，「把同伴們都拋開了……你聽着，泰魯莫夫！」

「唔？」

「你聽到什麼了嗎？」

「沒有。」

「泰魯莫夫，爲什麼他們走了呢？」

「不曉得。他們也是裝的重油呢。怕燒死了。」

「混蛋東西！想救自己的狗命嗎？」

「哼……」

「泰魯莫夫，你聽見了嗎？」

「是的。別同我講話吧。」

無線電員用手掌把身機按了按，覺得耳朵裏發痛。震蕩的空氣，被信號的各種混亂的聲音噪得響起來。

「……「烏茲伯克斯坦」號，我是「布爾索維克」號，三十哩，開往你……「巴庫，馬哈其·加拉，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呼叫乾貨輪，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車庫島南……」」

泰魯莫夫把手柄撥到轉報上。發電機在隔壁響起來，旋轉着。放送機的窗子被電燈照得發着黃

元。他把手放到電鑰上按起來。在電鑰的電流開閉器下，閃着藍色的電花，檢查擴音器在響着。

「一切乾貨輪……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

後來他又收起報了。船上的無綫電，吱吱的響了兩下，就寂無聲息了。凝然的業務寂靜起來了，在這寂靜裏，他聽見了鏽鏽的響聲，蒸汽的嘯聲，被螺旋推進機激起的水泡的嗤嗤聲。於是突然的沙沙的無綫電就響亮的叫起來了：

「烏茲伯克斯坦」，「烏茲伯克斯坦」，我是「德賓特」，我向你開駛，我從右側開去，我放下小艇。把人招集起來，保持鎮靜。完了……我呼叫巴庫，馬哈其·加拉……」

「牟霞，要救護部，」泰魯莫夫弄亂着電碼大叫着，「你聽見了沒有，牟霞？……」

「巴庫，馬哈其·加拉，我是「德賓特」號，我開去救護「烏茲伯克斯坦」號的船員的。我的船上滿載重油。我冒火險採取這手段。請派救生船到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度……」

牟霞跑到棹子跟前。

「救護部在電話機跟前等着的，」她說道，「你已經完了嗎？」

她抓起電報，跑到電話跟前。泰魯莫夫看着她把電話筒放到耳朵上，往電報上望了一眼。她忽然間靠着牆，咬着嘴唇，把眼睛密縫起來。這樣繼續的不久，總共幾秒鐘而已。後來，她睜開眼睛，用十分平常的聲音對着電話筒說：

「準備好了嗎？我轉送無綫電報：『巴庫，馬哈其·加拉，從油船「德賓特」號上……』」

泰魯莫夫休息着，爬在棹子上。船上的無綫電又吱吱的響起來。他怕那轟轟的喧鬧，不敢開無

綫電。耳朵裏都緊張得鳴起來，思想也被那斷斷續續的電報句子攪亂了。

「糟糕的是附近竟沒有一隻船。爲什麼叫乾貨輪呢？石油船容易發火的。『德賓特』號是石油船……把曳索砍斷開走了，後來又回來了！真奇怪！現在牠更不容易救了。無線電員是最後一個離開電報室的……誰在『烏茲伯克斯坦』號上當無線電員呢，——是王利良，是一個小夥子，是青年通訊員。或許被難了吧？或許一切人都被難了吧？不，『德賓特』放下小艇，把一切人都救出來的。可是爲什麼牠開走了呢？爲什麼不回答信號呢？又爲什麼回頭了呢？那裏裝着危險貨——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那裏邊含有好多揮發油，牠燒起來好像汽油似的。關於這隻油船有什麼話呢？是的，斯泰漢諾夫的航行呵！在完成運輸計劃上牠是走在前邊的。牟霞的丈夫巴梭夫在『德賓特』號上當技師的。當她一看了無線電報的時候，就嚇了一跳……五級的風吹着火花，海上起着大浪……主要的——不要發出呼叫！他們打電說船失掉鎖定了——傾斜了。那麼着，當船的上層燃燒着，船準備傾覆的時候，王利良還坐在無線電報室裏拍電的。他的衣服在冒着烟，他用很大的黑口吞着烟，燃燒着的石油的辛辣的窒息的烟氣和紅……小夥子，青年通訊員……」

船上的無線電寂然了。耳機裏又滲透着免強可以聽見的音樂。是來自梯夫里斯，愛里望？（註）

……

「……再見吧，我的流浪羣，我最後唱一次吧……」歌女帶着蒙邁的吉卜賽人的疲憊的聲音，彷彿由不透風的牆後邊喊的一樣。

註：梯夫里斯是喬治亞共和國的首都，愛里望是阿美尼亞共和國的首都，意爲從此兩地廣播去的節目。

壞收音機，選擇得糟糕！無綫電員旋轉着調音器，想除淨了無用的聲音。他氣着，吉卜賽的歌女只管唱着，不知道莫爾斯（註）的電碼，也不知道到車臣島石岸有多少遠。一陣掌聲響過，一切都靜寂了。海上呼叫的電波，空虛起來了。

泰魯莫夫轉過身來，看見了牟霞。她站到他的椅子後邊，手貼到胸上。她的面色是蒼白的。他覺得她會跌倒的。

『什麼也沒有嗎，泰魯莫夫？』

『沒有。』

『你曉得，我不能作事了。我在這裏站一會……可以嗎？』

『可以，』他在椅子上挪了一點，讓着坐位，『坐到這裏吧。別着急。』

他覺得他比她好得多，因為他比較沈靜。可是同時不知爲什麼他覺得有點苦惱。

牟霞坐到椅子邊上，打着寒戰：

『我打寒戰的，』她訴着苦，『這裏很冷。』

『這是因爲你心裏不平靜才這樣的，牟霞。』

『這裏實在冷。你聽着，泰魯莫夫！』

『什麼？』

『去年油船「遊擊隊」號燒了。你記得嗎？那時他們裝的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這是有爆

註：莫爾斯（Morse, 1791—1872）美人，電報機發明者，世界第一封電報，依法於一八四四年拍出。

炸性的石油，不是嗎？」

「胡扯！」

「不，你說吧？……」

「我說都是胡扯的！」

「哈哈，你總是撒謊的……我很害怕，奈魯莫夫，」她抱怨的自認道，「如果要發生什麼事……」

……

他摟住她往自己跟前抱，他奇怪着已經一點也不膽怯了。他看見了俯在他肩上的牟霞的憂鬱的淡漠的蒼白的臉。他想使她的膽子壯起來，於是就說：

「你的丈夫沒有參加救護工作。他在機器房裏，那裏危險少一點。」

牟霞嘆了一口氣：

「你是說巴梭夫的嗎？他不是我的丈夫了。」

「怎麼一回事呢？」

「平常得很。我們分手了。完全分離了……」

她沉默了一下。

「你曉得，我以為他從來不愛我的。或者，他是用自己的作風愛我的，我不明白。他是一個古怪人。他一走，一切就完了。不，你別想着我是擔心他的吧！在「德賓特」號上他們有四十五個人，如果要發生什麼事情……」

他撫摩着她的肩，想着那個人一定是有什麼地方得罪下她了，她是薄命的，而且不會忘記……他覺得她相信他，覺得她在他身上找同情，想同他攜起手來，去反對那位討厭的人——她從前的丈夫，因此他覺得驕傲起來了。後來他的視線落到電報簿上，望着電報上的字：「駛去。不回答我們信號。」他想像着火災的鮮明的紅光和往黑暗裏開去了的叛徒的輪船的黑影。他覺得這裏彷彿有技師巴梭夫干與似的。

現在他把他想像成了一個巨大的，紅臉的，凶橫的人了，比方，他站到船尾上，好像林中的妖精似的呵哈着，砍着曳索。船員都集在甲板上，張慌失措的沒有誰敢到他跟前。他想着船上有船長的，技師巴梭夫和其餘的海員們都得聽從船長的，他所想像的情景不會實現的，於是他就煩惱起來了。

牟霞忽然把身子一伸，暴躁的跳起來。

「呵哈，真煩死了，」她用惡狠狠的聲音低低的說，「難道沒有完嗎？瞧着吧，別失錯了吧，泰魯莫夫！」

她走到自己棹子跟前，坐下，摸着紙。他明白她把他忘記了，完全不想着她的話對他有什麼印象。他轉過身來，看了漆棹面上照出的自己的影子——耳上嵌着黑蓋的蓬髮的頭——就想着他同牟霞一點結果也沒有的。流暢的，悶人的呼呼的聲音，好像海上的疾風透過了耳機似的，在耳朵裏不曾停止。有時空氣的爆響，使他抖顫起來，他拿起鉛筆，可是沒有信號。

四四方方的窗子發藍了，窗外的星兒大起來了，發白了，——天要發亮了。空地那邊的綠色電

光閃爍了一下，把麵包廠的屋頂照亮了——第一輛電車從石油港開出去了。

電話機的反音膜，突然吱吱的響起來了。秦魯莫夫用手掌把身機按了按，就拿起筆來。牟霞即刻跳起來，跑到他跟前。他趕快簡短而吃驚的想道：「她怎麼會知道呢？」無線電的音調大聲的響起來。

「列宜，列宜（註），我是「德賓特」號。將救生船開回吧。摩托船「烏茲伯克斯坦」號在四二，三五和一七，零二度上沉沒。船員被救出。請準備船時醫藥救護事宜。有燒傷者。」

一秒鐘的停頓，於是又是匆促而簡短的一句：「德賓特」號巴梭夫代政治副指導員簽署。」

「真能幹，」秦魯莫夫說着，丟了身機，「他們把船員們救起來了。你明白嗎，牟霞？」

她抓過電報簿，動着嘴，很快的讀了。

「巴梭夫簽名的，」她低聲說着，「你瞧他是什麼樣的人！我說……他是很奇怪的人。」

秦魯莫夫不加思索的回答道：

「你的巴梭夫一定是寶貝，是一個幹才！你想想吧，他們的油艙裏裝的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呢。這一失火，同燒汽油一樣呢。」

「可是你會說過——胡扯！」牟霞帶病的微笑着。

「唔，說了有什麼呢。你還哭訴了呢。現在你同他見一面，一切都好了。這是常有的事。不，這真是些幹才！海上起着大浪，風刮着火花，可是他們到跟前就把人救出來了。唉咳，好海員們

註：列宜是無線電站台的呼號。

呵！油船「烏茲伯克斯坦」號沉沒了，真可惜，但是……人更要緊呢。」

「那裏有燒傷的人，」牟霞低聲說，「或者他們……你想怎麼樣？」

「不要緊，大概燒傷的人不多。你聽着，這位巴梭夫是什麼人呢？」

「你曉得的。技師。」

「奇怪。爲什麼不是船長在無線電報上簽字呢？唔，反正一個樣。」將救生船開回吧。」我們有這樣的海員呵！你以這自負嗎，牟霞？」

「是的。不過那裏有燒傷的人。我害怕。」

「你呀，事情弄順了，我害怕。呵哈，牟霞，這是些這樣的人，這樣的……」他幸福的微笑着，興奮的把頭髮撩得蓬亂着。

牟霞望着他，也微笑起來了。後來他忽然看了一下電報簿，就沉思起來。

「不過爲什麼最初他們開走了呢，」他成十來次的自問道，「最初開走了，後來又回來了呢？」

司令官

一

顧泰梭夫同其他好多的海員似的，是一個迷信的人。春天坐到帆船到近海釣魚的時候，爲着不使失掉了漁具，他撮一撮烟末放到沙地上。當小船駛入到無風帶，船帆好像抹布似的吊在桅杆上的時候，顧泰梭夫就低低的囁着呼起風來。

有時候風真來了，把帆吹得鼓起來。小船傾斜着就很快的開起來。顧泰梭夫並不狂喜，也不默想，——風來了也就算了。可是有時風平浪靜，明光如鏡的海面，一直伸到地平綫盡處，同紅天溶合在一起的時候，無論怎麼呼囁，連使空氣輕輕擺動一下的微風也招不來。那時顧泰梭夫不灰心，他搖起槳來。

孤零零的一個人出遊，是顧船長最愛的消遣。他愛停到啤酒攤子跟前，同曳船的老舵手談着自已的以前的職業。他自己早已都不航行了，在裏海輪船公司統計課服務了。這職務是安靜的，一天六小時工作，都舒適的用到那裝着去年運輸情報卡片的長匣子裏去了。房間的窗子對着海。碇泊場的蔚藍的海面，冒着駛往海裏去的輪船的烟，在平面的屋頂上掠過去。清除着爛紙塵埃的通風機的嗡嗡聲，使他想起了在輪船上的船長橋上微微能聽見的蒸汽機的嗡嗡聲。

但是也有別樣的情形。放債的日子，他去到海濱，用眼睛送着那駛往海裏的船隻，一直望到那透明的繚繞的青烟，在地平綫消失的時候。那時他向那被窄窄的一帶髒水隔着的海岸一瞥，那時就起一種彷彿懷鄉的模糊的苦思。但是，他的回憶裏隱藏着一種危險，於是他對自己的過去，不敢回顧了……

船長顧泰梭夫有一次在家裏坐着喝茶的時候，把一張日曆撕了下來。在一張小畫上畫着一個紅軍士兵，戴着鋼盔，揮着槍刺，威嚇着往海裏開去的輪船。他讀了畫下邊的題字：『一九二〇年。奧德塞蘇維埃政府成立。』顧泰梭夫對妻子望了一眼。娜妲麗看着畫，她的新爽的豐盈的面孔，表現着安閑的滿足。

如果她知道在整整十五年前那夜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話，怕她不會這樣的安閑吧？或許她完全不愛他了吧？於是他帶着恐怖與羞慚的心情，匆匆的回想着，渺茫的希望着他現在或許可以找到一點藉解的。

『織女』號那時靠在碼頭上，等着裝貨。白黨在船跳板上派着崗，那時從甲板上聽見兵士們用鎗托照擊船木上打的響着。在晚餐的時候，在軍艦上的辦公室裏有人說了一句話『撤退』，於是一下子都說起來了，但是都說得如此的低，彷彿有人睡在跟前怕把他驚醒了似的。

『以卵抵石是不可能的事，』顧泰梭夫勸說着，『如果我們拒絕運，要把我們打死的……把門關起來吧！……』

『我不運，』葛里偉技師面色發白着，慢吞吞的說，『要打死嗎？就讓打死吧！把他們打了』

——他們要拿猶太女人報仇的，驢鬚。我親自看見……」

「葛里偉，行個好吧！」顧秦梭夫抬起手來，「這裏大家都贊成你，可是你幹嗎吵呢？因為小窗子……」

舵手長用手掌到棹子上拍了一下。

「把全體船員趕下去，」他沙着嗓子憤憤的說，「把水門一開就完了。唔？」

葛里偉咬着指甲。

「現在不行。他們一發覺出來，我們大家就都完了。那麼，應當夜裏幹。大家聽着，今天夜裏幹。」

顧秦梭夫環顧了一下。他們今天都彷彿失了知覺似的，不能夠說服他們了。他恭順的說：

「好。今天夜裏幹吧。」

希那肥騰騰的身子，打着厭惡人的寒戰。他想要回家：喝一點茶，靜一靜心，看一看妻子。街上漆黑而且冷落，風在街上吹着流雪。顧秦梭夫想着眼看着人們都變了，甚至連葛里偉也不免。可是在家裏同他的豫期却相反，他並不覺得輕鬆。娜姐麗對於從街上傳來的每一種響聲都傾聽着，心慌意亂的望着他的眼睛。他有什麼話能對她說呢？把今天夜裏叫全體船員下船，把「織女」號的水門打開的事情告訴她嗎？

街上已經發生事情了。陣陣的腳步聲，隔着百葉窗送進來。一個龐大的東西在街上爬着，牠重得使玻璃都震的響起來。這一切之上，有一種慢慢的沉重的響音，好像鐵匠的錘子擊生鐵板的響音

似的。顧泰梭夫穿上衣服，要到碼頭上去。娜妮麗抓住他的海軍制服邊，匆促的到他肩上畫着十字。他把她的手扯下去，望着她那發顫的臉，覺到他的決心是如何的消沉了。

他急遽的跑到廊台上，認不出街道了。人羣在黑暗裏由他跟前過着，紙烟的微火，偷偷摸摸的閃着光。人羣擁滿了全街，默然的匆匆的行動着，無數的腳在石頭街上嘩嘩的響着。這是白黨退却的。震聳了的和鎮定了的顧泰梭夫，在人行道上偷偷的在他們後邊跟着。

光亮的路燈，在碼頭上的柱子上搖擺着。顧泰梭夫從兵士和難民的人叢中擠過去，到船跳板跟前，那裏衛兵用鎗把路擋住了。但是衛兵放他過去了，因為他帽子上綴着船長的帽章。

他站到『織女』號的甲板上，海員們都聚在他的周圍。他們等着命令，可是他只是密縫着眼睛，不使看見那刺目的燈光下的衛兵的發亮的肩章……

葛里偉忽然在旁邊出現了。他的臉帶着受磨難的，黃白色的，惡狠狠的氣色。

『比我們所想的開始的早，』他顧慮的說，『應當走開吧，船長。弟兄們在等着命令呢。』
顧泰梭夫打了一個寒戰。

『等一等吧，好朋友，』他糊糊塗塗的嘟囔着，『你瞧瞧在鬧着什麼事……我想着，實際上還不運呢？……』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葛里偉傷心的說，『哈哈，船長呵！……』

這時人流都擁塞到船跳板跟前，騷亂的人羣的狂暴的腳步聲亂響着，順着甲板的入口湧上去了。左舷跟前藏着水手們的黑影。依着次序，他們把腿從欄杆上伸過來，縮成一團，好像軟軟的鋪蓋

捲似的，無聲的落到碼頭上，好像小學生跳背遊戲似的，彎着腰，順着黑暗的碼頭邊偷偷的溜着。
顧泰梭夫輕鬆的歎了一口氣。全體船員不等命令都離船了。可是新的冰冷的恐怖包圍着他。他把帽子從頭上抓下來，用指甲撕去了那叛徒的帽章。

「船長，把開小差的現象停止住吧。」

這一聲嚴峻的叱責，使他把頭都往肩裏縮了一下。他中了邪似的瘋狂的瞪着圓圓的眼睛。

「我不是船長，」他用那不是自己的，半吞半吐的破嗓子的聲音說，「我一點，我一點也不曉得……」

「你不曉得嗎？」在顧泰梭夫的耳朵上響着，「你不曉得嗎，混蛋？將來叫你曉得的！」

猛力的一擊，使他失掉了均衡，他整個的脆弱的身體，坐到甲板上。他隔着撲簌簌的眼淚，看見了頂到褲章的明光發亮的靴筒和匆忙的開着手鎗盒的手。

「不必吧！」顧泰梭夫響亮的叫起來，兩隻手抱着那靴子，靴子掙脫着，「不必吧！」他拉着長嗓子叫着，終於把那腿抱住了，被打破的臉貼到那腿上。

他頭都不抬的臉向下躺着，覺得危險避過去了。

「船長在哪裏？」白黨軍官咆哮着，「你聽見了嗎，奴才。」

「他在那裏……」顧泰梭夫匍匐在地上向南邊指着。他站起來，用手按着臉。裝做這種樣子——難受的不戴帽子的樣子——他很容易離船的。當他下到碼頭上的時候，傳來一陣可怕的喧嘩

聲，他最後一次扭過身子，想看一看在「織女」號上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一陣鎗聲，使他渾身發起

抖來，彷彿看不見的鞭子，用力的在他那汗濕的脊背上抽着似的。顧泰梭夫曉得是什麼事情發生了，他在人叢裏擠着，喘着氣，用手帕蓋着打傷了的臉，就走開了，繞過碼頭圍牆的時候，他才停住。他靠着路燈柱子，打着寒戰，好久的哭着，望着血污的手指。痛是不十分厲害的，但是他誇大着自己的痛苦，拉長着聲音呻吟着，還幫助着他抑制着厭惡自己的心情。大街上還在拉連着退軍的尾巴，可是顧泰梭夫聽見了由黑暗裏傳來的不慌不忙的打擊的轟聲。

『等着吧，惡種！』他對碼頭那面轉過身子，就嘴咕噥着。『你跑不脫的！』他的無力的憤怒把他籠罩着。但是，由曠野傳來的那不可知的東西，好像學生鐵的聲音似的使空氣都戰慄着，或許那更可怕呢……因為每分鐘可以衝到他跟前，打他和侮辱娜姐麗呢，而他只有懇求或是眼看別人如何的侮辱她。他知道對這是無力反抗的。最好是不讓人查覺出來，不做船長……

在鑲着胡桃板壁的客廳裏，煤油燈依舊的點着，壁上的時鐘在錚錚的響着。彷彿他完全沒有離開這裏似的。對於娜姐麗的發問，他總是簡短的，一個字的回答着。

『把葛里偉打死了……想把我打死的，可是我躲了。把克雷其打死了……』由於她那溫存的，忠貞的眼光，由於對於她的裏傷的柔手的小心的接觸，使他的心難耐的燃燒起來。

他在家裏停了幾天，幾乎一下不動的坐在安樂椅上。有時走到窗子跟前，把窗幔揭到一邊去。街上很安靜。有一次，他望見一個不平常的士兵，戴着鋼盔，沒有肩章，胸前綴紅色的胸章。他站着好像主人似的撇開腿，看着牆上貼的佈告。顧泰梭夫望了一下士兵，望了一下不注意他的，用肘子碰着他的過路的人們，就明白戰事完結了。驚慌過去了，剩下的只是彷彿永久疲憊的淡漠。可

是應當生活呢，有一次他就紅着臉，遮着眼，如同承認什麼可恥的事情似的對妻子說：

『我很想離開此地……完全離開此地。』

她不加思索的回答道：

『隨便吧，我的朋友。我們上哪去呢？』

於是她用那樣的同情的和長久的眼光望着他，這眼光使一切的解釋都成了多餘的了。

『就讓去裏海也好，』顧泰梭夫說，『我想那裏的貨運，大概不比我們這裏少。也很熱。我愛天熱。』

當雪剛一消完，從海上吹起暖風的時候，他們就起程了。他們在巴統逛了植物園，買了些用綠葉包着的蜜柑，顧泰梭夫精神振作起來了。他覺得他更渺小，更不惹人注意了。他出現到裏海輪船公司的時候，沒有刮臉，沒有穿制服，戴着沒腿的眼鏡，帶着領帶，好像老頭子似的領帶的尖端分開來擺着，——真活像一個小職員……他聽着那位年輕的，快活的主計解釋着社會主義統計的意義，同意的點着頭，他很喜歡這位主計，也喜歡這泊碇場的看不慣的發亮的海，甚至對將來他要作的事也是喜歡的。

*

*

*

*

顧泰梭夫坐在一個地方，服務了十五年，他老相了，不愛動了，養成了好多的習慣。他步步所遇到的那種新的現象，無端的使他驚駭起來。在石油港裏他仔細的端詳着那巨大的平底的船隻——油船，油船上的一切，他覺得都是不自然的，弄不清頭緒的，同自己所習見的迥不相同了。艙位所

在的地方，一切裝貨的空間，都隔成小小的油艙。甲板上只有帶着監視的小圓窗的窄窄的艙口。在海裏艙口緊塞着，船就彷彿啤酒瓶子似的緊塞着。機器房裏不是蒸汽機，而是狄塞爾式發動機。一切起錨機和舵的轉動，不是用蒸汽，而是用電力的，在消防設備上，不是用水來滅火，而是用碳酸瓦斯滅火的。去他的吧！他覺得在『織女』號上的一切設備聰明得多了，適當得多了。從前他笑話過不識字的船主，第一個研究蒸汽機的船長。現在他疑惑着在裏海爲什麼要用摩托船和無綫電話來代替無綫電報台，用電力起重機來代替汽力起重機呢。

有一次，在中飯以後，當計算器的聲音停止和統計課的入耳中聽的日音降低到微語的時候，裏海輪船公司經理郭鐸揚把顧泰梭夫叫到跟前了。當他彷彿一隻陸榜的浮着的木船似的，搖搖擺擺的上着梯子的時候，豫感把他克服了。或者在報告裏弄錯了，被發現出來了吧？他到門口站住把衣服整理了一下。

郭鐸揚坐在寫字棹跟前，俯到公文上。他抬起頭來，眼鏡閃了一下光。

『顧泰梭夫船長嗎？請坐，船長。你在哪服務呢？』

他的聲音是溫柔鎮靜的，他的頭在棹上放的半身石像的頭旁邊，覺得是小而且脆的了。顧泰梭夫膽子壯起來了。

『我是統計檢查員。』

『你是遠航船長嗎？』

『是的……』

「你在什麼船上呢？」

「在「織女」號上幹了十年。」

「唔，這是很大的時期呵！我想，在你的本行裏是一個專家了。」

郭鐸揚把眼鏡好好戴了一下就微笑起來。顧泰梭夫也微笑起來了。從外面看來，裏海輪船公司經理是一個挺不錯的人。經理和和平平的微笑着繼續說：

「你幹事挺不錯呢，船長。舵手的實際工作，一定對你很有補助吧？」

「不，實際工作對我沒有補助。因為這裏完全是另一回事，這裏是統計學。」

「如果這樣的話，」郭鐸揚彷彿檢查官確，「主要的罪狀似的，輕鬆的嘆了一口氣說，『如果這樣的話，那你就不必坐在辦事室裏了。我覺得，這是明明白白的事。』」

「我幹什麼事呢？」顧泰梭夫用消沉的聲音說着。關於報告裏出錯的猜想，又在他心裏閃了一下。

郭鐸揚站起來，用手掌到公文上拍了一下：

「事情有的是，船長！油船「德賓特」號現在正在驗交中。日內就出造船廠了。這對你是一個合適的位置，不對嗎？我們缺乏老練的船長呢。」

倉卒間，顧泰梭夫沒有即刻回答。他知道應該即刻謝絕，可是在郭鐸揚的視線下，他的舌頭彷彿轉不過彎來了。

「我覺得，最好我還是留下吧，」他盡力的用懇切的溫和的聲音祈求着，「對我不容易的，你

曉得……我的年紀……」

郭鐸揚的面色即刻變了，他的面色變成可笑的了，彷彿他忽然明白在面前的不是他所找的那個人。

「想留在辦公室裏嗎，唔，你曉得，」他疲倦的由顧泰梭夫臉邊望了一眼，補充着說：「因為，我對你推薦事情的，真正不小的事情呢。呵哈，船長呵！」

顧泰梭夫覺得臉紅了。他想反駁郭鐸揚的。委任他的小事情難道他作的不好嗎？

但同時又想叫這位年輕的過急的人，再懇切的好像平等似的對他微笑着。

「「德賓特」號的載重力有多大？」顧泰梭夫問道，他對自己的問題忽然自己也奇怪起來了。「好像打算答應的吧？」他帶着恐懼的心情想道。

郭鐸揚笑了一聲：「總量八千噸。你嫌少嗎？」

「不，不是嫌少，而是應當知道……」顧泰梭夫答着，緊張的微笑着。最後他意識到所說的完全不是所要的話，他的心跳起來了。可是郭鐸揚站起來，向他伸着手，帶着奇怪的匆促握着手。

「那麼，就算贊成了！」他快活的說着，「唔，願你順利吧。別人的話，怕連想都不想，兩隻手去抓住了，可是你……呵哈，船長呵！」

顧泰梭夫揩着額上的汗，微笑着。統計課的安靜的房間，報告和數字都遠遠的移到後邊了，彷彿在耳朵裏囓着的一股寬闊自由的風，從意識裏把這吹去了。

這人來的很遠了，因為煩悶，他在車裏同人們交談起來。他把早期的花束，送給隔壁車廂裏的年輕的姑娘，並且幫忙把行李給她放到架子上。

『我愛行路，』他隨隨便便的說，『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有這樣光怪陸離和形形色色的接交。』

你在路上休息着，但同時似乎你在作着有益的事——接近着目的。因此你的理性更富於感染性了，在你心裏引起了對於人的興趣。人在路上是成了更愛交際的了。比方，我同你在一點鐘以前，彼此都還不相識，可是現在你聽着我的話，就彷彿我是你的老朋友一樣。我要在街上同你說話——你大概是要見怪了。恰好，該向你介紹一下了，——我是舵手賈次基。

他們在火車中開着的窗子跟前站着。在地平綫盡處，已經模糊的聳立着石油田的油塔，遠遠的海，好像一片鋼似的閃着光輝。舵手賈次基客氣氣的離開了一點，吸着烟，不使烟氣落到對談者的臉上。她懷着好奇與戒心望着他。好奇的是因為他的舉動和言語是意想不到的和飛快的，和因為甚至關於他的大概的年齡，她無論如何也不能斷定。戒備的是因為他彷彿不斷的估量她似的凝視着她，當他轉一轉身子望着窗子的時候，她總覺得他看着她，而且注意着她的每一種舉動。

『我走了半個地球，一大部分生活都在路上過去了。海員的一切思想，從來都集中在航行的終點上。那裏開始了他的生活的新的一頁。什麼還有比夜裏在南方的生的碼頭上更神奇的呢？你從海

船上下來，岸上的燈火把您環繞着。那些燈火反照到水裏，於是整個的光的奔流，就從海的深處流着。船靠到岸上，你聽着生疏的語言，看見怪模怪樣的房子的黑影和你所不知道的樹木。你願意快些深入到這城裏去，在這裏，你的命運注定了總共只能停一夜。因為在我們的支配下僅只有一夜，你覺你自己彷彿是剛剛出世似的，這生疏的城市對於你真是一個神奇的玩具。請你相信吧，這是十分特別的狀態——只有好奇心和萬慮俱忘的爽快，僅此而已。」

『是的，這一定是好玩的，』姑娘說。她把眼睛密縫了一下，舔了一下豐盈的鮮豔的嘴唇，『再說一點什麼吧。或許你是詩人吧？』

賈次基卸了帽子，長長的手指伸到頭髮裏。她吃驚的看出來他的頭完全蒼白了。

『年青的時候我寫過詩，但是……丟開了，』他快活的笑著。『我自己批評一下，我不贊許自己。我的詩同其他好多的事情都一同丟開了，關於那些，連回想都不值得回想的。你愛詩嗎？』

『愛。再說一點什麼吧。你將要航海的，我很羨慕你。』

『值不得，在我們這行裏同其他各行是一樣的，有自己的上層，也有下層。現在我要去入到那下層裏去的，入到那最骯髒的下層去呢。我到裏海去，將在石油船上航行呢。裏海——這是內海，那裏沒有生的城市，也沒有新的航線。酷熱，沙漠似的海岸，火的貨運。我被派到「德賓特」號上的——這是一隻新造的油船。你曉得，這是一種巨大的能浮的桶。是一種奇特的海上的夜店，所以這樣稱呼牠的，是因為海員們在這船上幹不久就會藉各種口實跑開了的。對那惱煞人的同一的單調的航行，是很難支持下去的，在航行期間，職責的劃分和熟悉，就好像惹人生厭的劇本似的。可是

休息的時間是很短的——在裝油的時候停泊三小時。你真會羨慕。」

『你真可憐，』姑娘同情的說，『你愛到遠方流浪的。你爲什麼上那裏去呢？』

『航行是很難的，』賈次基憂鬱的繼續說，彷彿沒有聽見問題似的，『海岸上事件把人都吵醒了。無論什麼人，每一個新的日子，都給他們準備些意外的事情。我將只聽着無綫電和不斷的看報。而且，或許在我那本行裏也給我準備着意外呢。不久以前，在裏海裏燒了一隻油船「游擊隊」號，你或許聽說過吧？這樣的事……』

他半閉着眼睛，慢慢的說着，他的臉也有些感然。姑娘歎了一口氣。

『別發愁吧，』她說着，懇切的到他手上遭了一下。

賈次基立時驚了一跳。

『現在我想像着自己的前途。在大的節日，船停到碼頭上，停的時間或者多半點鐘。女人們多半都去到碼頭上。她們都滿懷的顧慮着——丈夫，父親和弟兄們，她們五天之中，只能會着他們三小時。可是沒有一個人來看我的。我只我一個，』他少微沉默了一下。『孤零零的只我一個……對不起，我不令你厭煩嗎？……』

『請繼續說吧，你瞧，太陽落了！』

太陽落到褐色的丘陵後了，密密在太陽上邊發着粉紅色。姑娘倚着窗框，風撩動着她的頭髮。舵手帶着揣測的神情，從側面凝視着她。

『人的安排真是奇怪得很，』他又說起來，『他永遠不會停止夢想的。我在海裏將要夢想着岸

上，就彷彿有人在那裏等着我似的。」

在姑娘坐的那車廂裏，用骨牌敲的響着，大聲笑着。一位黑臉的青年，由那裏望着喊道：

「仁妮，到我們這裏來吧。我們這裏快活得很。」

姑娘帶着不滿意的神情回答着：

「不，你們玩你們的吧！」

賈次基趕忙着說：

「我們去喝一點東西吧？這裏這樣熱。」

他們默然的穿過了幾輛車。在鈎車板上他扶着她，緊緊的握着她的胳膊彎上邊。在飯車裏他要了紙烟和酒。她鎮靜的喝了一杯。他問她是什麼人？她微笑了一下。

「我是石油專門學校的學生，」她說道，「實在說，我已經是工程師了。」

彷彿一陣焦躁的痙攣，由他臉上掠過。幾分鐘的光景，他好像把思想集中起來。

「機械學，」他說道，「牠是如何的在改變着職業的面貌和精神呵。你就拿我的海員的職業來

看看吧。帆是銅器時代的人所發明的。大概那時這是一張羊皮，扯到木頭的十字架上。這些人真是些勇敢的海員。他們的職業是異常艱苦，而且大概他們覺得是很有興趣的。帆船航行的發展，不只一千年，而且這完全是聽命於風伯的那種帆。人類同自然力搏鬥着，海對於他們是一種神秘的可怕的怪物。牠養育着人，把寶貝拋到岸上來，有時也殺害人。海員的生活，從來是被浪漫奇遇的帷幕包圍着的。但是，英國的機械學家傅爾頓把蒸汽發動機接到大帆船上。船就逆風行駛了。那些船還

不會轉彎。行起來好像烏龜似的。螺旋推進機好像螺螄錐似的，覺得這樣一個長東西更容易鑽入到水的深處，而且拖着船走。

『有一次失事了，螺旋推進機破裂了。這是在大海裏發生的事，修理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殘破的螺旋推進機行駛了……船的速度幾乎增加了兩倍。於是就出現了鐘形螺旋推進機。海就開始慢慢的降服了。自從無綫電交通發明以後，沉船的神祕就消失了。現在只要看一看我們的油船就夠了。把這些稱做汽輪吧，似乎有點不順口。最好稱之為速度的製造廠，運輸的工具。要想使牠沉沒的話，不是暴雨，也不是颶風，而是整個氣象的崩壞。而在這些上邊航行的人員不是水手，船長和舵手們，而是工人，技師和工程師們。從俾爾頓到現在，連一百年還不到，可是海對於人的權力已經失掉了！瞧一瞧吧！』

賈次基喝着酒，他的眼睛發着光輝。他看見對談者每一個字都在聽着他，感覺到自己的切實的隨心所欲的舌鋒的魔力。他想起了車廂裏的黑臉的青年，就笑了一聲：『大概是韃靼人，』他想到。

『你的同路人等着你的。』他突如其來的說，『或者你要回去嗎？』

她搖了搖頭。

『不，你說你的吧。你談到你的職業的精神。這改變了嗎？浪漫風味消失了嗎？』

『是的，航海術最初創造了海員的手。他們都住在海中，愛着海，結果大概是被鹹水噲壞了。德國工程師狄塞爾未必坐過海船的頭等艙航行過。這無礙於「德賓特」號利用狄塞爾式發動機，開足碼力發展到十三浬的速度。船的模型此刻在試驗室裏特製的小渠裏試驗的。那裏設備的有人工

的水流，玩具似的波浪。或者試驗室的人們從來不會見過真正的暴風雨，沒有同暴風雨鬥爭過，也不會受過牠的打擊。可是他們所設計的交通工具，依然是不怕暴風雨的。海的浪漫風味現在躲藏到漁船上去了，用牠來賞心的豈但由大陸城市裏來的旅行家而已哉。可惜，你曉得！」

他把酒喝乾，把杯子推到旁邊去。

『我不贊成你，』姑娘突然說道。『在帆船上人們擔負着艱苦卑賤的工作。他們對海不能駕馭，當他們憐憫的平安的從海裏出來的時候是高興的呵。我以為這就是他們的浪漫風味呵。不過這只是瞬間的愉快，可是他們的平常的日子是艱苦和煩惱的。我最愛有成就的浪漫的風味。潛水夫從海底撈輪船。碎冰船航行北冰洋。這是生活呵！主要的，人類的可能性是無限度的。今天在海底裏，明天在大洋裏或者在北極圈裏。或許這是我作的……或許是你作的。幹嗎要知道呢？不，同自然界的鬥爭，還剛在熾烈的時候呢。前途有多少勝利呵！當你談到螺旋推進機的時候，我是很歡喜的。到後來，你就都弄糟了，』她要着可愛的鬼臉說完了。

賈次基低下頭來。

『你說的對，』他謙遜的說，『我不過是一個愚蠢的，粗暴的水手罷了……』

『唉，不是的。你是很聰明的人，非常聰明的！只是那浪漫的風味，你所見的不妥當。』
他們沉默了一下，相互的望了一眼，就都微笑起來了。

在從前姑娘所坐的那車廂裏，繼續玩着骨牌。黑臉的青年出着牌，用手掌照長凳上使勁拍了一

下。那聲音好像放鎗似的，猛烈的震耳的響起來。

『靜一點，顧養茵，』小老頭溫和的說着，好像籬笆牆似的，把牌排到自己面前，『旁邊或者人在睡覺的，可是你……』

『一點也看不見，』青年攪着牌說，『暗得很。要够了。』

他站起來，隔窗睡了一口，坐到位置上。

『你聽着，』他證着，往近處挪了一點，『你大概是醫生吧。對嗎？』

『唔，醫生。』

『醫生，你就告訴我吧，什麼叫暴飲？』

『什麼暴飲？酒精毒嗎？』

『唔，就讓是酒精毒吧，反正一個樣。這是什麼東西呢？是病不是？』

醫生掠着鬚鬚。

『一定是的。酒癖是同組織的中毒，變性相隨而來的。是一種厲害的病。這病可以遺傳的，你記住吧！』

『這種病怎麼治的呢？』

『可惜，只有一個正方，』醫生微笑着說，『不喝。』

『好方法。』

青年把腿一伸，倚靠着牆壁就寂然了。他吸完着烟捲，在黑暗裏彷彿他噙着一小塊炭火似的。

『那麼，你喝酒嗎？』醫生好奇的說。

『假定這樣吧。』

『丟掉吧，顧賽茵。一定要丟掉吧！』

『你放心吧……』

都默然了。醫生少坐了一會，就去取着裝食物的小筐。毫不苟且的把報紙舖到膝蓋上，把煮硬的雞蛋，麵包，雞罐都掏出來。摸着了裝着白乾的酒瓶子，但是把牠放下，就很快的把筐子蓋起來了。這是一位好好先生，凡是她給病人刻的忌口的東西，他從來是不當着病人的面吃的。

『挺不錯的雞罐，』他嚼着小雞肉說，『你來一塊吧？』

『不要，』顧賽茵說，『你聽着，醫生。』

『什麼？』

『能不能裁判一個人說他有病呢？』

『我不明白。』

『平常得很！比方，你是暴飲的人，或者，照你們的話說，中酒精毒的人，你缺了兩三次班，公共法庭同告發人坐到紅棒子跟前，來審判你，就是這。這對嗎？』

『哼……當然對。我說是一般的。你曉得，顧賽茵，我們所以把中酒毒稱爲病的，是在牠帶着病的現象，機構中毒等意義上。但是，戒酒的事，其權在你。如果你不這樣作和更加破壞紀律，你就要受裁判。裁判你不是因爲你有病，而是因爲你對於恢復健康沒有決心。你明白嗎？』

『平常得很！』

『你是生活在集團裏的，顧賽茵，而在集團裏缺乏向善的決心，常常就等於犯罪。你應該做的，而沒有做，——這是所謂消極的罪，可是……總是罪。』

『够了。都明白！』

『沒有裁判過你嗎？』

『大概如此吧！』

『爲了什麼呢？』

『都是爲了這個。』

顧賽茵站起來，他的大身個遮住了窗子。車窗更暗了。

『狠狠的裁判過我的，』他平心靜氣的說，『從青年團裏把我踢出去了，從輪船上把我哄走了。我現在算什麼呢？算蓋了戳的流氓了……』

『你別瞎說吧，』醫生嚴厲的說，『這是怎麼發生的？』

『很簡單。醫生，我是這樣的。我作一月活，或者作兩月活，有時作三個月活，對於酒精氣，連想都忘了想了。因爲我知道自己的弱點，就自己對自己說：——別作聲！但是我的毛病依然是坐在我心裏。坐着等着我不能克服自己的那一分鐘。因爲我常有這樣的情形，當我對自己不滿的時候，就覺得別人在兇惡的望着我。一般的說，我是很有毛病的人，我們自家人說話的，因爲無論在交情上，無論在工作上，不衝突是不行的。於是就同人鬧起架來了。於是就越弄越討厭，越來越無

望了。」

「這是神經的毛病。爲了什麼裁判你呢？」

「對不起！我是輪船上的摩托手。機器在船上是第一件事情，我是有用的人。我從實際工作上，從經驗上，從習慣上曉得機器的，不是同船上的技師一樣的。他才上來是學習，照着書本子研究了機器，然後再實習的。我也很想知道其所以然，可是你怎麼知道呢？技師說，——作吧。我的事就是執行。我纏着他：幹嗎，爲什麼？他打斷我的話說：——作吧，別多嘴吧！他自己知道，他只靠自己的時候，他不是需要我知道的。真惱死我了。爲什麼他把自己的知識裝到自己心裏呢？我覺得，我可以不比他明白得壞呢。在靠碼頭的時候，我們罵了一架。這裏就是那一分鐘來到了……總而言之，需要喝一火。於是我馬上就去喝去了。」

「於是就沒有回到船上去嗎？」

「沒有回去。我好像鑽到酒舖裏似的，一下子灌滿，就成了獸一樣了。我是一個壞酒瘋子，隨便我可以得罪人。而且我的力氣是非常大的，你曉得。同志們都開始勸着我，於是酒亂子就鬧出來了。不願回想的……」

「打了人嗎？」

「是的，連這也有的。後來當船開回頭的時候才裁判我的。全體船員都聚在閱報室裏，照規矩叫我個別的坐着。副政治指導員作告發人……他說，「他是幫助階級敵人的。」這是我呢！他說了許多話，可是我一點也不知羞，我更其火起來了，因爲我不想辯護……我只在現在，在此刻害羞。」

『爲什麼現在呢？』

『你剛剛才給我解釋了的。平常的人呵！你啃着小雞腿……就這樣給我解釋了呢！』

『怪人，』醫生微笑着，『我請問你，你上哪去呢？』

『我到新的摩托船「德賓特」號上去的。幹部處派的。他們想着我到新的地方會不喝酒的。我答應了，我……』

『別喝吧，一定別喝吧，』醫生咳嗽着說，『一定要自己克制自己吧。』

『好吧。你剛才說的不錯。最好不要再說了……够了……』

燈在他們上邊亮了。顧賽茵手背到背後，在車廂中間站着。他愁眉不展的彷彿在傾聽着什麼似的。

『仁妮弄到哪去了，』他說道，『難道盡管同那長腿子傢伙聊天嗎？』

『你愛上了嗎？』醫生說着，微笑起來。

顧賽茵默然的低着頭，出去到過道裏去了。

*

*

*

*

火車到站了。石油塔的燈火，好像大的黃色的星兒似的，在黑天上閃爍着。仁妮很快的在過道裏走着，理着頭髮。她一看見顧賽茵就站住了，轉過身子，對着開着的窗子。他看見她用手帕揩着眼睛。那時他就走到她跟前，在她後邊站着。

『叫我看一看你，』他粗野的說，『發生什麼事情了嗎，仁妮？』

『別理我，』她低聲說，『會好了的……我不願意叫聽見……』

顧賽茵挽着她手。

『誰也沒看見，這裏很暗。他麻纏你了。是嗎？』

『不要緊，』她憤憤的擰了擰鼻子，『這樣的無賴貨……不過請你別作聲吧！』

『我那時叫過你，可是你沒有來，』顧賽茵帶着責備的口氣說，『他此刻在哪裏？』

『在車門口裏站着的……可是你別打算對他說什麼……』

『我不說，』顧賽茵從衣袋裏掏出來一個當五分錢的銅板，把牠在手掌上擲了一下。『你曉得

嗎？你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一樣，回到自己的車裏去吧。明白嗎？』

她聚精會神的望着他。

『你想幹嗎呢？……顧賽茵……』

『好像上帝對烏龜似的，我要弄壞他的，』他低聲的，顧慮的說，『就是這。』

『你發瘋了嗎！』

『一點也不……』

『你敢！』她抓住他的衣袖，失望的低聲說：『我懇求你，我要叫喊的，如果你……』

『你生什麼氣呢，』顧賽茵吃驚的說，『如果你願意，我就不遭他。可是不要叫妨礙了……』

『不，不，我請求你。幹嗎這樣野蠻！我自己還沒有打他呢，』她聳了聳肩。

『可惜你沒打他……』

『不，我現在很得意我抑制了自己。我掙脫開就走了。』她彷彿密謀者似的把臉接近着他，『你現在真把我嚇了一跳。這樣的野傢伙！只是你別離開我，他或許來的。』

顧賽茵瞟了一眼，就無精打采的玩着一個五分錢的銅板。她站到旁邊，興致勃勃的端詳着他。

『你聽着，』她後來說，『爲什麼你忽然用起這銅板呢？』

『這個嗎？』顧賽茵把手掌放開，即時又捏成拳頭，把牠塞到衣袋裏，『這是一個平常的銅板……』他帶着少許難爲情的神氣說。

『我瞧着的，』仁妮嘲笑說。

『這玩意打起來重得很呢……』他不出心願的解釋着回答她的嘲笑。

姑娘睜圓了眼睛，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她哈哈大笑，轉身對着窗子，用手蓋着臉。笑了之後，她嘆了一口氣，咬着嘴唇。

『對不起，』她用力忍着笑，低聲說，『這是不可能的，你簡直是兇犯！』
後來她一下子就莊重起來，熱情的說：

『我仍然是感激你，——你是很好的同志。現在我們一塊下車，你幫我弄行李。我們認識，真好極了。過幾天我們可以見面的。你願意嗎？』

『我願意。』顧賽茵低聲說，他小心的把手放下來，環顧了一下。『彷彿有人在走的。』

舵手賈次基在車裏走着，輕輕的囁着。此刻在黃昏的燈光下，他顯得更年輕，更周正了。他走着，不緊不慢的脚步響亮的響着，風采的展開着肩膀。走到正對着顧賽茵的時候，他用那亮晶晶的

天真的眼光，對他的眼睛望了一眼。「沒有幹成，」這種眼光彷彿在說，「你現在試一試看吧。別賣夜眼吧，小子！」

『多麼無賴，鬼臉，』顧賽茵用眼光送着他說。『有趣的，他是什麼人呢？』

火車在很長的貨車的列車中間飛馳着，車輪在轉轍機上響着。一串一串的燈光，被烟球罩着的蒸溜爐的黑柱子，都在窗子上閃着。賈次基坐在門口的箱子上。

『曠野，暑熱，烟氣，』他對車掌說，『哪裏是榮華的境界？現在請你瞧瞧吧：烏烟障氣的城市。這種異鄉的風光真是騙人呵！』

他品着車掌的愁悶的沉默的滋味，用那笑謎謎的快眼向乘客環顧了一下。

偷偷的監視着他的仁妮對顧賽茵說：

『這人連一點羞恥也沒有，現在他望着我微笑着。你曉得，我害怕他……』

三

新的油船『德賓特』號當第一次在石油港靠岸的那一夜，牠的未來的船長顧泰梭夫最後一次的家裏宿夜，就在那夜裏，新派到『德賓特』號上的技師巴梭夫，在海濱的花園裏，無目的的徘徊到天亮。

他外面似乎有點醉，而且非常沉思。他有時去到水邊，點着紙烟，有時坐到長凳上，好久的隔着槐樹枝，望着繁星。

在天亮以前，當停泊場的燈火熄滅，當月亮沉沒到海裏的時候，他憑依着海岸的欄杆，咬着牙，往嘩啦啦響着的波浪裏唾了一口。

『生活毀壞了，』他低聲說，『倒霉的生活……倒霉的人。』

於是在他在記憶裏亂掘着，恢復着已往的殘片，盡力的尋找着自己倒霉的原因。他想着人們，那些人從前都是他的親信的，而現在却一個也不留了。他想着他們統統都住在這兒的，住在這城裏，可是他依然無處可去，不得已，他到花園裏去消夜，他對這些很難想通了。

*

*

*

這是工程師涅曼。當他們在這船廠裏最初見面的時候，他在那些日子微笑了。那時涅曼是愉快的，紅頰的和善於辭令的人，他的嗓音好像敲鑼似的，在碼頭上嘹亮的響着。

他們是在冬天修理船隻的時候接近的。冬天在造船廠裏是動亂的。成十艘的船隻都靠到碼頭上修理。廠裏的各部門都分三班工作着，小曠場上和進廠的路上，都徘徊着舵手，船長和船上的技師。他們用紙烟款待着疲倦得狼狽的工程師們，再三的說着能不能提前完工。

巴梭夫那一組人被派去修理一隻大油船的發動機去了。汽笛響了之後，這組人聚集在甲板上。都在等着遲到的造船廠的工程師涅曼。油船上的技師在船邊上來回躡着，望着繫船索。巴梭夫看見這位技師在氣着涅曼的不得已而延遲了工作，而且打算遷怒到巴梭夫身上。

涅曼過了兩點鐘才來到船上。他艱難的拖着兩條腿，上到船跳板上，下到纜耳上。

巴梭夫向他彎着腰，照臉上望了一下。

『你病了，不能作事的，』他擔心的說，『你瞧你的嘴唇都是白的……可是我的人都沒事的坐着。怎麼好呢？』

他少微沉默了一下，聽着涅曼在艱難的呼吸着。自己擔負起責任的願望苦惱着巴梭夫，只要馬上動工就好了？』

『我負責交貨，』他很快的說，『沒有錯。用不着勞大駕的。』

工程師勉強的睜開了焦紅的眼睛。

『怎麼着呢？別弄糟了吧，好朋友？』他懷着疑惑與希望，模糊的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巴梭夫，『因為你作工不久的。』他沈默了一下，可是表面看來，什麼也沒有想。『唔，幹去吧……』他懷着疑惑與希望說罷就出去了。

這一組人下到機器房裏去了。當裝置工人們在下着損壞部分的時候，巴梭夫趁空去到停在隣近團船上靠着修理的一隻曳船上。那裏組長布朗尼也是在等工程師涅曼的。

『涅曼病了，』巴梭夫說，『損壞表在你這裏嗎？那麼，把發動機套子揭了。我們自己來交貨。』

布朗尼拍着手。

『你大概是發瘋了。我來代替工程師嗎？這是怎麼一回事！』

『修理是不能停的，』巴梭夫忍不住的說，『鬼傢伙，快點打算吧！你真是兔子心，布朗尼。』他回到自己的油船上，看見布朗尼在團船上跑着，招集着小鐵匠。他自己對於交貨已經不疑惑

了。他所顧慮的是布朗尼的人手少，他彷彿怕什麼似的，因此，或許弄錯了。

當損壞的零件都卸下來的時候，巴梭夫到技術部去了。可是那裏匠人都在忙着，沒有人繪圖。

「唔，我沒有人，」技術部主任把手一擺說，「沒有就完事了。話說完了！」他想繞過了擋着他路的巴梭夫。

巴梭夫望着他的發怒的臉，聳了聳肩。

「給我一張紙，我自己來繪圖稿，」他堅決的說，「修理是不能停呢！」

他帶着一捲紙，回到油船上，躺在一個開艙裏。布朗尼從曳船上跑來了。他氣憤憤的好像沒有信心，但同時又被人說服了似的。

「我對這一堆零件怎麼辦呢？」他撲到巴梭夫跟前說。「技術部不願意繪圖呢。」

「我們自己繪吧，」巴梭夫說着，用圖釘攪圖樣釘到木板上。

他偷偷的望着布朗尼，盡力裝着淡漠的樣子。實際上他自己也在着急呢。

「你發瘋了，」布朗尼惡狠狠的說，「要跟着你做歷史人物了，的確的！」

「你列一個尺寸表吧，」巴梭夫平心靜氣的對他說。

他們工作到夜深的時候。布朗尼安心了，他去量了零件的尺碼，跑到舖子裏買了食物。

當他們做完了活，從艙裏出來的時候，天就黑了，燦爛的冬天的繁星，在黑天上閃耀着。從造船廠的作坊的輝煌的窗子裏，傳來一股低低的抖擻的吼聲，在很高的，黑暗的輪船的甲板上，處處爆發着接鐵的綠燦燦的火花。

『沒有涅曼，別交貨吧，』布朗尼抓住巴梭夫的手，懇求着說，『我們會弄出禍事來的！算了，巴梭夫。』

他已經不生氣了，也不自尋煩惱了，但是滿心等待着可能的倒霉。

『你忘記了我們的練習設計了，』他嘲笑的說，『我們大膽的把牠交了，因為那些還沒有成事實的。可是，難道我們一點東西都沒學到嗎？』

他們把圖樣交到作坊裏，在工廠大門口就分手了。

*

*

*

*

當作坊把做好的零件交給巴梭夫和布朗尼組的那一天，涅曼到工廠裏來了。他的臉色更蒼白，搓着兩手，總是把臉對着太陽。

『我病了一場，』他高興的對巴梭夫說，『油船上的事情怎麼樣？』

『技術部當時很忙，』巴梭夫回答着，『我們自己下手的。』

『真是幹家！唔，我們快些去看看，就把牠交了。』

『我在那一天就交了的。今天他們交零件的。』

涅曼聚精會神的喘着，斜着眼，望着巴梭夫，他有點不可捉摸的好像因為涅曼的病而生着氣和束手無策的布朗尼似的。

『一部分零件大概還沒來得及估價的吧？』涅曼低聲的問着，巴梭夫明白在這謹慎的問題的背面隱藏着：『你相信自己嗎？』涅曼問道，『或者還可以叫停止吧？如果你弄錯了呢？』

「我已經說過今天預備好的，」巴梭夫說，「作坊答應兩點鐘交來的。」

「你別干涉吧，」他回答着涅曼，「我一切都曉得，而且願意冒險的。」

涅曼明白了。他到巴梭夫的肩上拍了一下，他的臉亮起來了。

「管理處我的事情都積了一大堆，」他快活的說，「你一個人裝置吧。好不好？」

作坊在吃中飯的時候把零件交來了，修理組下手裝置了。巴梭夫監視着工作。他覺得可以用新方法來安排工人的。布朗尼那一組人手不夠，——巴梭夫把自己的裝置工人給他派了一部分。機器房裏鬆散起來了。

把第一個活塞舉起來，吊到鐵練上——小齒輪咬着。巴梭夫吩咐把活塞放到格子上，上到桁架上，就叫用洋油洗起小齒輪來。他親自檢查着每一個零件，弄一身油污，流着汗。可是他竟一點也不慌張，——他安安靜靜的一切都作了。

裝置工人們都皺着眉頭，但是都默然的服從着。當把第一個活塞拖起來的時候，巴梭夫看了看錶。起重機上三個人工作着，彷彿互相妨礙着似的。發動機上却相反，人都手忙腳亂着，他們人少。

把活塞放下，把蓋子蓋上了。巴梭夫把在起重機上工作的人叫了一個，把他派到下邊去幫忙安連接杆去了。裝置工人都笑起來：這是測定時間的，而不是裝置機器的。

第二個活塞舉起來了。起重機的滑車飛快的在桁架上轉動着。裝置工人都慌張起來。停工使他們生氣了，他們怕活做得少。巴梭夫看着安連接杆的全部過程。這過程總共只費了十分鐘。

第三個活塞八分鐘就弄好了。裝置工人們都默然的，帶着稀有的專心工作着。

涅曼來到機器房裏。他站着，瞧着工作，沒有招呼巴梭夫。

調節軸和其餘的零件都弄來了，這是需要精密的裝置的。巴梭夫又按新的方法安排了人。現在他爲着要有監視和指導的可能，幾乎不下手了。後來他看見了涅曼，就上去到了他跟前。

『你瞧見了嗎，我是怎樣安排人手的？』他勝利的問道。

涅曼溫和的，親熱的望着他。

『我簡直完全用不着來的，』他說，『鄂爾姜尼基茲(註)說，最好的組織，是在那沒有不能替代的人們的地方。這對嗎？』

這誇獎把巴梭夫打動了，但是他明白涅曼沒瞧見主要的地方：裝置的工作比平常快得多呢。他想把自己的經驗，告訴涅曼。但是涅曼匆匆忙着。

『你應該到曳船上，到布朗尼那裏去一趟的，』他擔心的說，『那裏遲誤了』。

*

*

*

*

在技術學校裏，物理教員對巴梭夫說：

『你的頭腦很清楚，可是你太偏於實踐性了。』

巴梭夫沒有反駁。他自己也覺得他缺少什麼似的，或許是耐性吧……當講到抽象問題的時候，他覺得很不舒服，彷彿他渾身都覺到時候白白的過去了。可是當上熱力機械學的課，或者講到機器

註：鄂爾姜尼基茲 (Sergo Ordzhikidze 1886—1937)，曾任蘇聯重工業人民委員會主席。

零件的時候，他一個字也不放鬆。這正是他在船上當摩托手的時候，缺乏中等技術學校的知識。發動機失掉了自己的嚇人的玄妙的時候，就成了平常而明白的東西了。

在造船廠裏，勞動過程吸引着他的注意力。製造零件的從頭到尾的手續，引起了他的興趣，有時他好久的在作坊裏停留着。

工人們在機台上削着活塞環，巴梭夫覺得如果在機台上裝兩把削刀，就可以做得更快而且節省材料。

電氣工人在鑄膠皮線管，——他又覺得可以想法鑄得更快而且更簡單。

但是，有些事情，初看來是很平常而且很偶然，可是實際上却是細心考慮過的。方法是積年累月造成的，改變這方法的一切企圖，都碰了釘子。他對工匠們發些問題，他們都在他背後擠着眼睛說：『嘴上的乳臭還沒乾呢』，『早熟的葡萄』。他有時讓步了，爲着重新檢查一下，企圖省時間，重新檢查一下。

巴梭夫常常想着改善工作，最容易的應該從在機台上工作的工人着手，可是工人們不曉得切割理論，不曉得他們在機台上所做的那些零件幹什麼用。工廠裏有許多工人都愛拿着書，帶着好像站在寶物商店窗櫺跟前的窮光蛋的那樣無力的羨慕似的翻着牠。有些工人丟了生產去學習去了，永遠不再回工廠了。工廠失掉了優秀的工人，從笨工中提出人來替代他們。於是巴梭夫想着最好是在工廠裏訓練工人。

有一次，他去到涅曼的辦公室裏。工程師彷彿格外興奮。他放下圖樣，讓巴梭夫坐到椅子上。

『我剛從區委會主席團回來，』他說，『大家決議工廠各部門都要學習的。我們將來的工作大着呢。』

他在室內踱着，他那血旺的嗓子，把頂棚都震得大聲響起來。

『我告訴過他們：結果怎樣呢？在吃中飯的空間，青年團的團員們都由工廠裏往船上鑽着，都想去看看那些零件用在什麼地方，可是技師們因為青年團的團員們不够格，所以驅逐着他們。技師部把圖樣繪錯了，作坊就隨便亂七八糟的照樣敷衍了事。後來裝置工人就跟着設計人和作坊，就是在裝置的工作上也是毫不愛惜的損壞着零件——』儘牠吧，對付安上就算了。『我說，這裏懲戒是無效的。不是要處罰，而是要技術的文化。應當教他們的……』他換了一口氣，勝利的完結着：

『總而言之——我們來教吧！』

巴梭夫想說他已經想到這個的，但是他沒有作聲。引起他興趣的是如何在工廠裏組織技術訓練。工人中有聰明的，愚蠢的，有教養的和初識字的。把他們弄到一起來教，似乎是無意義的。過了幾天，提議叫他組織裝置工人的學習，他同意了：——如果區委會以為學習是可能的話，那麼，他——巴梭夫幹嗎不擔任這事情呢？

*

*

*

*

晚上，在俱樂部舞台上，委員會在紅棹子跟前開着會。涅曼戴着毛皮帽子，穿着羊皮靴，好像小歌劇中的強盜似的，一個一個的叫着裝置工人。他們由大廳的深處出來，站到棹子跟前，斑斑的紅潮，在他們的頰上燃燒着。不對題的答案，在廳裏引起了哄笑，從前面的幾行裏，傳出了低聲

的提示，涅曼用瓶塞到玻璃水瓶的邊緣上敲起來。

這裏技術學校舉行試驗的——這挺不錯的一夥，早已使巴梭夫充滿了勇氣和幸福的信念了。他同涅曼並排坐着，緊張的望着每一個回答的人的臉，滿心擔憂着那應試的人，心一怯就失了思路了。但是裝置工人大膽的回答着，從容的坐下，彷彿還等待着問題似的。巴梭夫在紅棹子跟前坐了幾晚上，不倦的看着那些熟識的，可是從新興奮了的，彷彿由心裏發着光輝似的工人們的臉。

馬上就在工廠裏談論着旋削工人艾巴特的建議了。巴梭夫已經知道他的。

小小的阿什倍疆人，幾乎是一個小孩子。他是來裝置工人訓練班學習的——消瘦的黑黝黝的人，頭髮是捲的——他對巴梭夫發着問題，有時辯論着。他是考取「優等」的一個。考試以後，就去到巴梭夫所工作的摩托船上去了。

『我有事情的，』他神祕的說，『這樣的事情……』

他焦急着，他的眼睛發着光輝。巴梭夫挽着他的臂膊。

『唔，走吧，我們去散一散步，』他親熱的說，『什麼一回事，艾巴特？』

『你曉得，我昨天在機台上工作，把速度增加了兩倍，』艾巴特焦急着說。『鈍化起得很厚。結果挺好。可是機匠一看見就叫起來：「逐鈔票的，你把我的機台弄毀了！」』

『你別着急吧，艾巴特，』巴梭夫說。『我們看見這的……』

『我還想出了做活塞的方法。因為我們都是把活塞用輪齒鉗住，我們用後台架的中心支着活塞的頭部。這麼一來，中心已經支穩了，由口徑去作底部，就不方便。我把頭部放開了。我計算了一

切，更有力的鉗住活塞。結果非常好。現在我不難按着口徑去還底部了，明白嗎？從前我六小時作一個活塞，可是現在我兩小時半就作了。現在都還不知道這的，你也別作聲，瞧着吧。」

『爲什麼別作聲呢？』

『哈哈，你不曉得我們的作坊呢。他們又要說我毀壞機台的，生出閒事的。』

巴梭夫面色陰沉起來，把紙烟拋到船外去。

『你說得彷彿偷誰的一般，』他侷促不安的說，『你的機匠真是混賬。你別忙，我同涅曼談談。』

晚上，當辦公室有人的時候，巴梭夫去找涅曼去了。布朗尼帶着嬉嬉的笑聲說着什麼事，涅曼哈哈大笑着。

巴梭夫坐到椅子上。

『機械作坊裏真是不成事體，』他生氣的說，『機匠魯荷諾夫因爲工人們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就對他們發起鬼瘋來。你聽一聽吧。』

他想起着關於艾巴特的一切的詳情，慢慢的說着。涅曼還在溫和的微笑着，可是在房間裏靜寂起來了，人們都似乎很當心的聽着。

『他打算的很對，』巴梭夫說着。『把頭部放開，依着口徑去作底部。一定要把這方法確定起來。可是機匠刁難着怕討厭人。』

『別忙，等一等，』涅曼打斷了他的話。他停止了微笑，他的臉表現着一種冷淡的，機警的神

色，這神色是他聽着定貨人的要求的時候才有的，『這個我已經聽說過的。我告訴你，』他嚴厲的看着巴梭夫說，『魯荷諾夫機匠不是怕討厭人，而是教人更有紀律。你的發明家可以把機台毀了的。你要命令機匠去向他領教嗎？教他去找一找布朗尼瞧瞧吧，——怕要同技術訓練班跨到另一個極端裏去了。他們現在正說我們是逐鈔票的呢。他們有的是想護他們的人，』他向巴梭夫那方面點着頭。

『鬼曉得你說的什麼！』巴梭夫鼓着鼻孔說，『管理處因為工人腦筋開始活動就恐慌起來了。對不起，可是這是一種愚民政策，是怯懦……』

他向周圍環顧了一下，尋找着同情。可是在座人的臉色，不但是冷淡，好多人的臉上甚至表現着一種厭惡的疑惑。彷彿巴梭夫作了大錯似的。

『這些合理化的人只會煩燥，』布朗尼溫和的說，『想發明火藥的。關於製造活塞的話，書裏邊指示的有。你讀一讀吧，』他對巴梭夫說。『我們不是頭一年工作呢。把頭部放開。——誰這樣作的呢？』

涅曼望着窗子，在棹子上敲着。他突然轉過身來，臉紅了。

『你無權怪罪我怯懦的！』他憤激的嚷起來。『最初你先幹一幹……』

『我並沒有怪罪你，』巴梭夫愁悶的說。『你所說的我不過覺得奇怪……』

他起來到門跟前去了。他不明白爲什麼在他背後都這樣惡意的沉默着，他覺得好像狠狠的碰了壁似的。

工廠裏的工程機械人員組織了晚會。巴梭夫很晚才回到家裏來，剛趕上把衣服換了換。倉卒的爲着這晚會買的鮮豔的領帶，匆匆的結到頸脖子上。他覺得這領帶不十分好，可是對他反正一樣的。走旅館門口過的時候，他在鏡子跟前站了一下，他不暢快起來了。他的衣服是可笑的，無味的，可是他即刻在啤酒攤上喝了啤酒，就快活起來了。他在海洋街買了一大朵花，插到自己的鈕環上。

在門口碰見了布朗尼。他驚奇的把巴梭夫看了一下，但是什麼話也沒有對他說。布朗尼的長靴，運動衣和白領子，使他那年輕的好看的脖子，顯得很美觀了。

房間裏好多人，發着香氣和食物氣。涅曼帶着煩惱的樣子，掠着鬍鬚，坐在棹子跟前，巴梭夫想着，最好利用機會再同他談一談艾巴特的建議。

姑娘穿着白衣服，往棹上擺着食具。她把腰一伸，用很快的頭部動作，把頭髮掄過去。巴梭夫覺得她的臉是認識的。他走到她跟前，伸着手，她說她自己叫辛霞。他才明白了從前不會見過她的。

他彷彿突然忘記了涅曼和艾巴特的建議了。坐到牆跟前，好從側面去看她。他下意識的去摸着下巴，觸着了領帶，驚慌的把手挪開了。

在技術學校以前，他還在船上當機械技師的時候，他從報上剪下了一張小相片，貼到自己的箱蓋上。那或許是女伶，或者是電影明星。弟兄們在相片下邊，在下甲板上寫了猥褻的話，他就去打

他們，彷彿他愛上了這女人似的。後來這相片在遇風暴的時候弄濕了，才把他擲了……

當穿白衣的姑娘把頭低着的時候，她就很像那相片上的人。而且相似的地方，不是臉的輪廓，而是在他的感覺的本身裏。他從她身上不把眼睛放下來，她也斜着眼睛向他那面望着，她的安閑的眉毛在移動着。布朗尼欠着身子，隔棹子握住她的手。她笑着把手掙脫了。涅曼對她直然的喊車霞。巴梭夫對布朗尼和涅曼懷着一種仇恨，這仇恨就好像在船上反對那些嘲笑相片的同伴們似的。

當大家都站起來，到棹子跟前來的時候，他下意識的在她的白衣後邊跟着，但是車霞右邊坐着涅曼，左邊坐着布朗尼。涅曼沉思的時時用嘴唇嚼着，自己倒着酒。布朗尼向車霞偏着身子，耳語着。他的長筒靴在棹子底下大聲的吱吱的響着。

晚會是最平常的晚會。最初是低低的談話聲和杯盤的相碰聲，可是逐漸的都高聲的說起來，都互相的聽不見了。女人們都拒絕着喝酒，都勸着她們。

涅曼慢慢的喝了一杯，把下巴放到寬寬的手掌上，同情的，溫柔的端詳着說話的人們。布朗尼把肥腩放到車霞的椅靠上，彷彿抱着她似的。她帶着好奇心，向周圍張望着，不大留心聽布朗尼說話。後來，忽然轉過身子，對布朗尼微笑着，彷彿請原諒自己的簡慢似的。巴梭夫覺得他們相互間非常親密的坐着，他們的膝蓋一定在棹子底下挨着的。他自己下意識的喝了好多酒，馬上就醉了，儘管看着她。有一次車霞凝然的，堅決的望了他一眼，彷彿命令他轉過身子，不要看似的。他把身子轉過去了。

不知爲什麼都站起來，碰着酒杯。那時他很快的入到另一個半明半暗的房間裏，摸着了領結，

就憤然的把牠撕掉了。鈕子落下來，在地板上滾着。他把鈕環上的花拔下來，捏在手裏。他頭發暈了，一陣的悲苦湧上心來。他安慰着自己，想着過六小時就到工廠裏了。關於艾巴特的建議，應該到黨部去。強迫的引起的這種思想，並不能使他輕鬆，於是這種思想就消失了。牟霞姑娘在隔壁房間裏，她有很快的殘忍的眼睛，蒼白的皮膚和女運動員的有力的肩膀。布朗尼向她偏着身子，想起這真是心裏難過呢。

當他回到公共房間的時候，桌子跟前只剩下涅曼了。一對對跳舞的人，在房間裏旋轉着。設計員貝沙斯和梅畏捷親切的交好着，喧鬧着。他們早已親近起來了，他們想接吻呢。牟霞安閑的把手搭到他們的肩上，他們吻着她。她對巴梭夫望了一眼，笑了一聲——沒有法子，這是老規矩。他慢慢的在室內繞着圈子，想往白衣服跟前走得更近一點。不知怎的，他們在附近的窗台上呢。牟霞的眼睛在睫毛下明亮亮的發着光輝。

『你是這樣的人呵，巴梭夫，』她用不大的聲音說。『涅曼對我談過你的。涅曼很少誇獎人的。他說你是一個挺不錯的工作人員。不過我所想像的你，却完全是另一樣的。』

巴梭夫吃力的說：

『我不知道涅曼指的什麼。我是一個平平常常的技師；好像布朗尼一樣的技師。』

牟霞搖着頭。

『不，涅曼知道的。他是很鹵莽的人，可是我同他很相好……你幹嗎剛才隔着桌子這樣的看我呢？我很難爲情的。』

當時很熱，她大概有點醉，慢慢吞吞的說着，彷彿疲倦了似的……

『我在輪船公司的無綫電台上服務的。實在說，我們也是海員，不過是服交通職務的罷了。聽說也要叫我穿海軍裝的。我穿着稱不稱呢，你想怎麼樣？……呵，關於你自己對我談一談吧！』

『我不知道談什麼呢，』巴梭夫說，『實在說，我是很平常的人。可是我們有極優秀的弟兄呢。比方艾巴特，他是阿什倍羅人……』

他很有興趣的同她談着。

她聽着，微微的偏着頭，突然好像小孩子似的拍着手：

『你的襯衫都撕破了，鈕子帶肉都撕丟了。哈哈，你呀，』她就用手到他脖子上動了一下。手是枯燥的，發熱的，他怕嚇着她，所以下一下也沒敢動。她用『你』（註）字稱呼他，——當然是自己不覺的……

『我整晚上都在看着你的，』他低聲說，『可是不敢到你跟前。這是生平初次如此的，實在話。』

『真的嗎？呵，可是我對自己說：他會來的。因此，我故意一個人坐到這裏，就是爲着這一回事呢。』

他偷偷的把門簾扯了一下。半護低聲說：『看見了的。』他們獨自留在半明半暗裏。街燈的斑

註：俄國習慣，第二身少數，均用第二身多數稱之，如「您」字，表示客氣或恭敬。而用第二身少數「你」相稱時，表示「親近」的意思。

斑的黃光，落到帘子上。他到她唇上吻了一下，可是她即時挪開了一點。

『涅曼關於工廠談的很多，』她說，『我想像着你是一個魁梧的，生產的狂人。可是你是這樣的人呵。一下子可鑽來親嘴來了。』

他請求着送她。牟霞搖着頭。

『不用的，』她說，『明天到無線電台來吧。我夜裏十二點換班的。』

霎時間他喪膽了。她滿不在乎的甚至緊緊的貼着他，怕衣服揉皺了，把牠整了整。她一從門廊後邊出來，就好像不想他了。在穿大衣的地方，設計員們都把她包圍着，爭着替她穿大衣。在臨別的時候，她甚至連抬頭望一眼都沒有。

巴梭夫在海岸上一直徘徊到天亮。從海上刮着冰冷的風，他的臉都發燒了。牟霞竟是一個討厭的姑娘罷了，——霎時間他又想到她了——但是，當他想起她的時候。溫存的心情就把他包圍着。她對一切人都是老老實實的，平平常常的好像同伴似的。她周圍的同伴們真是太糾纏她了。過後一定都說她壞話的，批評她外面的。第二天在工廠裏他躲避着參加晚會的人，怕人同他談起她來。

他好久的在黑暗裏，在空地裏徘徊了以後，才來到無線電台上。無線電柱子，在黑色的天空裏消失了，黃色的燈光，好像星兒似的，在上邊眨着眼。守衛的從崗樓裏跳出來，拉着鎗。巴梭夫背着風，在圍牆跟前站住了。半點鐘過去了。他不動一動的站着，他的手都麻木了。

牟霞在燈光照着的門口裏出現了。他的心麻木了，——大概她忘記了。他們彷彿偶然的路人似

的，向前走，互相迎着，默然的遇到一起了。周圍很冷落，衛兵的頭縮到皮襖裏了。牟霞把手伸到巴梭夫脖子上，把領子提了起來。他們站在帶刺的鐵絲網跟前的空地裏，他們好像馬上就要永別似的，擁抱得緊緊的。

『我自己相信你不會來的，』牟霞說着，離開了一點，輕輕的嘆着氣，『當我心裏非常想要什麼的時候，我總是這樣做的，爲着不使後來心裏難過。』

她拉着他手。燈光好像腰帶似的，投在他們的周圍，曳船的細細的笛聲，指示着往海裏去的路。巴梭夫說：

『你幹嗎這樣想呢？我愛你。難道你看不見嗎？』

『只有一天光景，巴梭夫，』她責備着說，『不，這樣不會有的。』

『那麼，會有的，如果我說的！現在我們在一起，我覺得非常好的。你聽着我吧：我們應當去登記結婚呢。』

牟霞笑起來。

『你活像司令官似的：一，二，一……！即刻就結婚起來了！我們連好好的談一談都沒有呢。』她在黑暗裏敏感的找着了道路，想距他更近一點，就靠到他胳膊上。可是他不能辨道路，貪婪的摸着她的手，妨礙着她走路。

『爲着你，我今天到工廠去好像病了似的，』他說着，『據說這樣一生有一次。』

在海岸上，他們在石欄杆跟前停住了。風在抖擻着槐樹的光枝，匆促的波浪，從碇泊場奔來，

碰碎到浴場的柱子上。下邊好像柏油似的黑水，呼呼的響着，撲到石牆上。牟霞把帽子好好戴了戴，她的眼睛亮晶晶的閃着光。當她剛剛把手抬起來的時候，他把她抱住了。但是她掙開來，把他拉到長凳上。她忽然談起工廠了。

『你是有很大才能的，巴梭夫，』她說道，『涅曼很器重你的。可是現在他不滿意你，我曉得。他說，你到處找着毛病，想去改正牠。這是惹人發惱的，後來……你擁護艾巴特的糊塗的建議，而去反對一切人。或許我鬧錯了，但是令我痛心的是你這樣率直，這樣純潔，可是人都幾乎把你當作陰謀家。涅曼說……』

『牟霞，我們別談這吧，』他快快不樂的說，『這完全都不是如此的。你不曉得，牟霞……』她默然的低着頭，用鞋後跟在沙地上畫着。在這種沉默裏，一種暗淡的東西從他們中間爬了過去，他的愉快也消失了。

『或者，最好你同大家一樣，安安心心的工作着吧，』牟霞老老實實的說，『你可以成大人物的。我是有才能的人，可是我一點成就也沒有，大概因為我沒有好勝心。可是對於你，我希望的不在少呢。你應該同大家一樣的工作着，可是……比一切都好呢！』

巴梭夫聽着，撫摩着她的手。他覺得她的話是奇怪的，這些話的意思他不大了然。她把手拿過來，盡力的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話上。焦燥包圍着他，他幾乎不加思索的說：

『我盡力的去安排這些。你別想這個吧。我愛你。』於是牟霞快活起來，就讓他擁抱着自己。『我的親愛的，』她溫柔的說，『唔，你說，我們將怎麼過生活呢。』

工廠裏常常舉行着結婚禮。巴梭夫在婚禮上拉着手風琴，望着新婚的夫婦。一對一對的新人，故意不露着艱難的樣子，使大家可以樂一樂。有時一結過婚，新郎對一切都冷淡起來，汽笛一響，即刻就溜了。這真是討厭。巴梭夫不惜與衆不同的。

牟霞下班以後，到他這裏來了。她隨身帶一箱子東西和一堆衣服。她很沉靜而且安閒，巴梭夫望着她，奇怪着一切都怎麼這樣快，這樣平常的結束了。牟霞開始洗起地板來。她把衣襟曳起來，活像工廠的掃地女工似的，從桌子下邊把紙烟頭掃出來。把頂棚下邊的蜘蛛網打掃了打掃，把窗棧掛到窗子上。

巴梭夫望着她的光腿，好像她的手腕似的小而且結實。有風的夜晚，在海邊上的時候，使他疲倦了。他成了畏縮的人了，用感激的眼光望着她。他們的共同生活的初期，他就成了這樣的了，牟霞當時很滿意。

『你的脾氣很好，司令官，』她說，『我覺得我彷彿從小就知道你似的。』

巴梭夫盡力的從工廠回來得早些，他們好出去玩。在電影院裏，他幾乎不望銀幕的——他喜歡從側面去看她。她端端正正的坐着，睜大眼睛，眼睛裏反映着銀幕上的奔馳的光線。他想着這位可愛的生之歡樂的女子，現在成了他的最親近的人了，可是他不能够把自己的永無滿足的願望和自己的在工廠裏的觀察告訴她，因為她願意同一般人似的生活着和無條件的信仰權威的。可是他總覺得同她在一起很好，不知不覺的時間就過去了。

有時客人來了。這些都是牟霞的同事或者同宿舍的朋友們。牟霞穿着白衣服，她有點變了似的，彷彿用露水洗了一樣。他偷偷的觀察着她，他愁悶起來了。

『我今天想開一開玩笑，』她貼到巴梭夫耳朵上說，『你忍着一點吧，親愛的。』

交通課的工程師易道明來了。他發着一股香水氣，在他的梳得光滑的頭髮上，落着斑斑的燈光。他很莊重，當大家都不作聲的時候，他才開口說話。牟霞瞟着姑娘們，掛着他的伸着的腿，從跟前過着。

『讓一讓，』她不拘禮的說，『不能過人的。坐到旁邊吧。』

她直然稱他叫若爾，當他快快不樂的聳着肩的時候，她也不介意。巴梭夫喝着茶，吐着烟圈。

『小牟霞，』他溫和的說，『爲什麼得罪人呢？』

當周都歡樂的時候，他自己覺得很暢快。這是值得犧牲一個晚上的。他倒想拉一拉手風琴呢，可是牟霞沒有把這樂器拿來，她說『這是小丑的音樂』。可是易道明却很會彈琵琶，——粉紅色的小指，靈活的彈着弦子。他彈着，把烟捲噙到嘴角裏，聚精會神的端詳着牟霞。姑娘們和唱着。優里優氣的麗沙對牟霞低聲說：

『你瞧，那小子發癡了。完全發癡了，好像托鉢僧似的望着你。我去告訴巴梭夫的！』

她哈哈大笑着，藏到牟霞背後了。

『傻瓜！』牟霞笑着。『呵哈，這樣的傻瓜！』

易道明由杯子裏喝了一口水，安閒的望着姑娘。『我偶然到這裏來的，』他的眼光似乎在申述

着，「我現在要起身走了。」他容忍的等待着靜默的時候。

「人生總有些奇遇，」他興奮的說，「今天我在街上走着，前面二百步遠一位女子在走着。整然的，輕快的步調。我覺得……我甚至於相信這是……總而言之，是我那時所想的那個人。我喊了她一聲，她扭回身來。你們想一想吧——那完全是一付陌生的面孔！」

姑娘們聽着，微微的張着口。牟霞和和平平的微笑着。

「這一切都是你現在假想出來的，你承認了吧！」

巴梭夫注意着談話，研究着易道明。回想着牟霞有一次對他說過易道明的。「我愛這人的自治的精神。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不去作非分的事。」

巴梭夫盡力的要了解牟霞所愛的是什麼。易道明的話裏有一句是可驚的：「我從來不信女人的。女人易變，誰要信她——就發狂了……」

「鬼曉得這是什麼意思呢？真下流！……最好是去彈自己的琵琶吧。」

開過晚會以後，當只剩下他和牟霞的時候，他想把那些令人不快的印象驅除了。她對着鏡子梳着頭，他望見了她的影子——蒼白的，疲憊的，不久以前臉上的那種活潑氣消失了。

「這是扯開和暗諷，」他親熱的說着，「這小子用卑鄙的話說的。他不是用我們的話說的，實在的！你不覺討厭嗎？」鏡中的人影，伸着懶腰，牟霞的影子甜蜜蜜的打着呵欠。

「他說的俄國話，巴梭夫。難道在你們的工廠裏說別的話嗎？」她嘆着氣，脫着衣服：「你想幹嗎呢？同他們一起很快活，我想多少解一解悶。你不能把他再教育過來的！」

正月裏，十隻油船在一天裏停着修理了。作坊的工作塞起來了。都說一部分工作要放到船員身上的。用句適當的話說，就是要用被遺棄的，在工廠裏到處閒散着的『船員們的力量』來修理的。這話不是帶着勇敢的，也不是帶着偏促的微笑說出來，——而是帶着當人們都好像要承認自己缺點的時候這樣的微笑說出來的。

在生產會議上，涅曼忽然宣佈說，一半船隻必需要撥到別的造船廠去。不能使人整晝夜工作的，這裏額外工作是無濟於事的。工程師們都面面相顧着，好像在說：覺悟了。經理的眼睛瞪着頂棚，他的臉，緊張的冷凝着，彷彿他費了好大的力量抑制着自己，把涅曼的話聽到底。後來他忽然喊起來。

『如果主任工程師此刻說出這些話來，那麼，工廠裏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就明白了！應該對這樣的胡說打擊的……』

涅曼手插到腰裏，惡狠狠的，冷淡的皺着眉頭。

『我做報告的。我有數目字的……』他大聲回答着，『吩咐人容易呢！』

這些人都這樣的吵着，似乎他們誰也見不得誰呢。可是巴梭夫曉得他們現在會商量好了去到過道裏吸烟呢。他想着牟霞。她將整夜的聽着窗外的脚步等着他的。他等到話聲停的時候，大聲的喊着，使得一切都扭回來了。

『我以為應該用壓力。緊急工作——就這樣的！幹嗎講廢話呢？』

涅曼不對着燈光皺眉頭了，他默然的坐下。工程師們一齊說起話來。當汽鍋爆炸時受傷了的組長吳倫，在椅子上勉強的轉過身來，對巴梭夫微笑着。當開完會的時候，涅曼叫巴梭夫在門口裏停住了。

『你可以在我的辦公室裏過夜吧，』他格外親熱的說，『那裏有兩張沙發。』

巴梭夫把頭點了一下，就轉回身來。他很想回家的。在碼頭上，在路燈的搖擺不定的光地裏，被摩托手車的笛子催着的黑色的人影在行動着。他下到油船的機器房裏，望見了從下邊看着他的裝置工人的仰着的灰塵的臉。組長喊着他：

『大概得一會就誤的吧？』他對那吊着的茶壺，咕冬咕冬的喝起水來。喝了水，揩了揩臉上的汗，望着巴梭夫。巴梭夫回答着：

『得一會就誤的。』

清晨的時候，他到涅曼的辦公室去了。那裏冷清清的。槐樹枝在藍色的四四方方的窗子上敲着。他躺到皮沙發上，在入夢以前，想了一小會半霞。風在烟筒裏響着，電車已經出廠了。這一夜她幾乎沒有睡着……

第二天晚上，當她下班回來的時候，他才見了她。他摟着她的後腦，碰着他的下巴，笑起來。那時不像她生他的氣呢。

『我給涅曼打了電話，知道你留下過夜了，』她說，『你曉得，涅曼生我的氣呢。』她聚精會

神的對他的手和黑漆漆的油污的指甲望了一下，把眉頭一皺就沉思起來。

『我問你在那裏就誤的久不久，可是他笑着說：「用多大時候，就坐多大時候。」我把電話筒擰了。照他的嘴臉上給他兩下叫他曉得呢。』

她的臉因爲心血來潮發暗了，成了悲愁的兇惡的了。『他不愛你的，』她繼續說，『那裏一切都爲了什麼都不愛你……或者都怕你，我弄不清。巴梭夫，我覺得你永遠不會成功的。幸福——是另外一回事！或者你現在也是幸福的。人家把你踢出去，可是你證這是緊急工作，於是就洋洋得意了。這裏真使人可憐，可恥得流淚呢。你別生氣吧……』

淚是確實在她眼裏流出來了，她把他手握得痛起來。他吃驚得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他已經覺得她的話是奇怪的，沒有意義的。

『小牟霞，』他勉強的快活着說，『小牟霞，別驚慌吧。誰對我過不去了呢？我也是好壞的人呢！』

他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撫摩着她的頭髮，可是她倔強的離開了。

『我覺得你是照着報紙過生活的，巴梭夫。別人不會這樣幹的。我願意你在人生裏有所成就呢。』

第二夜他沒有回家，後來第三夜又沒回來。當他回家的時候。牟霞去值夜去了。彷彿她過慣了，不覺他不在了。

『你的緊急工作拖延下去了，』她開玩笑似的說，『牠還剩有多少呢？我馬上就成了老太婆

了，司令官。」

正月底，油船都修好了。涅曼在積極份子會議上演說着。他說到夜間的失眠，供給的惡劣和精神的堅毅。他鼓舞的說着，好久的都對他鼓着掌。巴梭夫同艾巴特在旁邊坐着。

『我同涅曼和作坊主任格拉基都說過的，』他說道，『都反對。我們瞧一瞧積極份子怎麼說吧！』

艾巴特愁眉不展的縮着身子。

『算了吧，巴梭夫。涅曼說怎麼樣就怎麼樣。我算什麼呢？不值一提的小鐵匠罷了。』

『害怕了，』巴梭夫冷淡的說着，把他的手從自己肩止取下去。『你的性情真卑劣，艾巴特！』他向會場環顧了一下，考慮着出席的人有誰擁護他。組長吳倫用一隻腿跛行着，艱難的呼吸着，由坐位跟前過去。他莊重的，傲然的拖着自己的受傷的身子，彷彿被子彈打穿了的戰鬥的旗子似的。巴梭夫想着：「這個是擁護我們的。」

經理說着冬天修理的經驗，說着未來的航行的意義。他以後是輪到巴梭夫演說了。

巴梭夫盡力的說得簡短些。工廠可以節省不少的時間與材料的。大家都曉得那個建議，可是那建議放到主任工程師的皮包裹呢——應當從那裏把牠抽出來（他沒打算去觸犯涅曼的，但結果却是惡意的，挑戰的）。工廠裏有好的幹部和新的機器。如果人們學會了節省時間——用不着什麼緊急工作了。

機匠們都帶着靜止的微笑聽着。設計員們在耳語着。布朗尼冷笑着，動着嘴唇，準備着說話。巴梭夫坐下了。他忽然確確切切的明白他的演說是多麼不妥當。大家都想述說着過去的困難，述說着自己的成功。可是忽然有人說還可以作得更快和更便宜呢。

會場裏喧嘩起來了。吳倫勉強的站起來，大聲的喊着：

『他講事情的。應當解釋明白的，爲什麼都和他作對呢……』可是溼曼向吳倫欠着身子，對他耳語着。布朗尼開口了，一陣笑聲即時由會場裏滾過了。

『技師巴梭夫提議叫節省時間……至於那建議，那是不能實行而且很危險的。用輪齒鉗住活塞……當這建議到了作坊的時候，匠人們都搔着後腦窩。』

巴梭夫彎着腰，面色無光了。無疑的，大會準備開心的。心軟的把眉頭皺起來。喧嘩騰起了。一位設計員高興的看到了：

『想打消獎賞的！布朗尼，痛罵他們吧！』

巴梭夫喘了一口氣，站起來。

『你們同工人作對吧。不會了結的！……我們要達到目的的！』

對他的喊聲轉過臉的那些無所謂的好奇的面孔中間，他看見了幾付帶着毫不掩飾的，幸災樂禍的，顯然含着敵意的望着他的面孔。

『不願意擔心嗎，』他用全嗓子吵着，『躲到爛紙堆裏嗎！我們教育人是爲了什麼呢。』後來他即刻冷靜起來，興奮變成了冷淡。他對自己的舉動羞恥起來。他往門口裏走着，聽見

曼說：

『這已經近乎流氓了。要得懲罰他的。』

他回家了，坐到桌子跟前，頭俯到手上。他第一次覺到自己是一個孤獨的人。所有這些人——技師，以涅曼爲首的作坊的機匠們，都無疑的老老實實的作了不少的工。但是，不知爲什麼他們都倔強的擁護着工廠的陳腐的畸形的狀態和那全班人員的混亂的無意識的同樣錯誤的重演呢。巴梭夫覺得自己彷彿遠遠的走到前邊了，他回頭一看，這時才見到只剩他一個了。

牟霞看出來他倒靨了。她坐到他跟前，望着他的眼睛。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她問道，『你爲什麼不作聲呢？』

他喜歡起來了。述說着事情的經過。牟霞默然的聽着。她不發問題，也不難受。瞪着眼睛看着他，彷彿第一次研究着他的面孔似的。當他說到艾巴特拒絕演說，勸着他的時候，牟霞忍不住了。她拍着手，傷心的，惱怒的說：

『他自己勸着你，』她反問道，『難道真的嗎？不，你真是蓋世無雙的人！』

她笑起來，可是她的嘴唇抖顫了。後來她坐到他跟前，用手抓住他。她的臉變成懇求的，可憐的氣色了。她請求着，討好着和威脅着。巴梭夫從來還沒見過她是這樣的。

『巴梭夫，你別這樣幹吧！不標新立異，不驚天動地，難道你不能工作嗎？你夜裏作工——人都瞧不見你。難道別人都沒有得獎嗎？你不會取得那照理應屬於你的東西，不會同人相處。現在你又帶着這建議衝出來了。你使有權威的人物來反對你，他們要報復你的，你放心吧。你爲什麼害自

己呢，巴梭夫？不，你是古怪人，古怪人。簡直是一個古古怪怪的人！」

他想着自己的心事，疲憊的淡漠的聽着她。要使人相信自己的正直，需要很大的頑強，信心和對自己的命運的冷淡。於是——他磨苦着自己的女人。焦燥着，性急着。難道他願意在工廠裏同伙伴們的關係尖銳化嗎？甚至連支配着他的那種真理叫什麼，他都知道不大清楚。他研究了勞動過程，就得到不善用機械力和可以工作得更好的結論，僅此而已。

『你同我在一起很苦惱吧？』他沉思的問道。

『我不放心。我彷彿全不相信我們的來日。你這樣的古怪……』

六

開航以前，在造船廠裏停着好些新的摩托船：這是些一模一樣的預定的運石油的巨型船，狄塞爾式的推進機是蘇聯工廠的出品，照設計應該發展到一千四百匹馬力。但是當調整第一隻油船『德賓特』號的時候，試驗部總共只達到一千匹馬力。事情至此就停住了。

布朗尼在會議上作了報告。他詳細的說到一切的缺陷，發表着意見說，設計的力，一般是達不到的。他揚開尼梅洛夫斯基的教科書，讀道：

『航海發動機的力的限度，通常在設計馬力的百分之七十一—七十五之間……如果著名的工程師尼梅洛夫斯基如此統計着……』

大家馬上都同意布朗尼的話了，當第二隻油船表現了一千匹馬力的時候，一切都滿意了：再

多達不到的，顯而易見的事。

忽然間第三隻油船——『加馬利』號——出人意外的達到了一千三百八十四馬力，幾乎到了設計的馬力。在這隻油船上擔任調整工作的巴梭夫，用公文把這事報告給主任工程師了。他爲着確切的達到設計力，多請求了兩天，並且提議在已經開航的船上進行補充的工作。

把布朗尼叫到經理處了。他預感到令人不快的談話，就顧慮起來。碼頭上靠着油船『加馬利』號，縷縷的白烟，由巨大的烟筒裏吐出來，向橋杆上飛起來，——這是巴梭夫達到的設計的馬力，用自己頑強，威脅着他的——布朗尼的安寧與幸福。大概巴梭夫想往上爬，想得高薪額的。無論如何，他這時是被布朗尼所憎惡的。

設計員貝沙斯在食堂裏把布朗尼擋住了。

『聽到消息了嗎？』他問着，布朗尼在他眼裏看見了好奇心和鬧架的熱望。『加馬利』號的機器達到了設計的馬力。這麼一來，我們騙了輪船公司。呵哈，這結果多難爲情！』

當經理同涅曼爭論的那時候，布朗尼去了。

『你別辯解吧，』經理憤激的說，『你直截了當的說吧：欺騙公司的嗎？蘇莫夫斯基的錯呢，或者是我們的錯呢？』

『你問他吧，』涅曼指着布朗尼，冷淡的截然的說。『我把自己的意見已經說過了。』

布朗尼在路上趕緊把情況思索了一下，準備着辯護。他想起了調整『德賓特』機器的時候，所遇到的一切的缺陷。左發動機裝貨時旋轉了一百零五次，右發動機——一百零三。

『會有什麼欺騙呢，』他持重的說，『工廠匆促的出着貨，可是如何收領呢，你們自己曉得。發動機的馬力不同，這有什麼奇怪呢。』

『但是，他擔任使馬力達到了正常的……這位巴梭夫，』經理帶着突如其來的兇惡的口氣說。

『那麼，可以嗎？可以嗎，我說！』經理突然用手掌拍着桌子，眼睛瞪得圓圓的釘着布朗尼。『他寫着說，唧筒裏的壓力不足。爲什麼不足，這個……叫做……壓力吧？』

布朗尼低着頭，盡力的支撐着。涅曼機密的說：

『一切都不是如此的，伊凡。這裏巴梭夫有一件不漂亮的事，和人吵嘴的事情，伊凡……』

可是經理好像起火時那樣快似的，即刻就火消了。他少想了一下，忘記了把眼光從布朗尼臉上放下來。

『就這樣算了吧，』他神疲力倦的說，『如果需要的話，用船員的力量，再把「德賓特」號上的發動機調整一下。不要使油船開回造船廠來。』他慢慢的翻着文件，布朗尼輕鬆的向門望了一下。

『還有一件事，』經理忽然想起來說，『公司需要一位技師。派到那倒霉的「德賓特」號上的。他們請我們撥一個人去，似乎只航行一期，可是你曉得這有什麼意義呢？沒有法子——克服新的船隊。你推薦誰呢？』

布朗尼現在可惜沒有乘機溜了。但是經理沒有向他這方面望。經理在望着涅曼呢。難道涅曼會提議把他派去嗎？就讓這樣吧。他調整了「德賓特」號的機器，調整失敗了。現在他不便推辭了。

他心裏在找着推辭的理由：「他缺少實習……兩年前他肺裏發現了結核菌……老病的母親。神經衰弱……」

「我們不是技術學校，而是工廠，」涅曼氣憤憤的說，「我們能派誰去呢？」

他嘆了一口氣，望着布朗尼。「只得派黨員去吧。我們派巴梭夫去，」涅曼一字一板的補充着。

布朗尼悄悄的溜到門跟前，輕輕的開了門，盡力的不叫牠響。在門外他少站了一會，細聽着，臉色蒼白的微笑着。經理似乎沒有反對……

他抖擻了一下，往作坊跑去了。他歡喜得甚至連所受的痛苦都寬恕了巴梭夫。因為這位古怪人不打響的，不曉對於他——對於布朗尼，事情怎麼下台了。

*

*

*

*

巴梭夫用盡一切力量極力的裝着滿意的樣子。這是值得澈底了解這次調遣的需要和恢復他在工作上所具有的那種永久的鎮靜與光明磊落的心境呢。派誰到開航的船上去呢，——選着他了。如果不是他同主任工程師衝突，怕不會發生這事呢。那時或許派別人去呢，比方，派布朗尼去，當然，巴梭夫或許覺得不安和可憐布朗尼呢。

牟霞不去打斷他的話，聽他說着。手放到膝蓋上，從側面望着他。當他的話停了的時候，她彷彿從自己身上摔重東西似的，把頭抖擻了一下。

「一切都弄得多麼樣的糟，」她不緊不慢的說：「你要失敗的。」

他等待着反抗，責備，苦惱的辯解。這些都沒有……牟霞把櫃子的抽斗抽開，把衣服從釘子上卸下來。

『你應該準備一下，』她說，『我們想一想，應該作些什麼。』

她彷彿一點也不奇怪。她不注意他，不作聲的在廚房燒着水，放好洗衣盆。巴梭夫在旁邊站着，望着那真珠色的膩子沫，順着她的光脫膊流着。現在她是他的最親近的人了。當一切的成就，約定了新的失敗的時候，他跨上了生命的奇怪的階段。他使油船的發動機，達到了設計的馬力，就因爲這，他被迫離開工廠了。涅曼，布朗尼和其他好多人對他都成了外人了。萎靡不振的無能的人們，故意空想出一種成績的界限，好掩飾自己的無力。因此，他們利用着陳舊的過時的標準和正確的科學。他們聯合起來，嚷着假想的危險，狂憤的擁護着自己的安寧。

牟霞回到房間裏，坐到窗子跟前，沒點燈。她裹着絨頭巾，抖擻着肩膀，彷彿發冷似的。巴梭夫想安慰她和鼓勵她。實際上，他們沒有任何發愁的根據。在船隊上難道少內行的船長、技師、舵手嗎？牟霞想叫他出人頭地。人家把『德賓特』號的機器房交給他了。主要的——要明白這是必需的。總得有人在這些船上服務的，不是他就是別人。有什麼可惜呢？

『定居的生活結束了，』他快活的說，『我將去鑽洞了，去嚇鬼了。實在話，我甚至心滿意足了，牟霞。對於雜事，只因爲牠難，就值得推辭嗎？你將在電台上收我們的電報吧。我們將五天見一次面。是的，五天一次……』

牟霞默然的點着頭。在黑暗裏他沒看見她的臉。他想着在分別時用什麼使她快活起來。街上是

溫暖，槐花香，綻泊場上是蔚藍的空氣。海員們在海員俱樂部裏，奏着和合琴，同工業大學的女生跳着探戈舞。他想把辛霞帶到那裏去。月亮跨過了平屋頂，浮雲的輕影，從對面的牆上蠕動着。

『小辛霞，』他溫存的喊着，『你瞧月亮多好呀。呵哈，好月亮呵！』

辛霞慢慢的抬起頭來。水汪汪的亮晶晶淚珠，在她的頰上滾着。淚珠染濕了嘴角，落到胸前。她咬着嘴唇，用頭巾角搭了眼睛。

『你從來不愛我，』她相信的說，『我從來也不是你的親人。』

室內靜寂得連她的斷斷續續的呼吸聲和沙沙的衣服聲，他都能聽見。他到她肩上動了一下，可是她移開了。

『可是我不是因爲這個哭的……你不要想吧！我不過是可憐你，因爲你是倒霉的人。你爲什麼奮興呢，不是欺騙你自己和別人嗎？我對你從來都是不重要的。你把我們的生活變成繼續不絕的急性鬼似的，你這樣不舒服的過着，就活像過了期限的寓客似的……預備研究班……開會……睡覺……我們從來沒有過到人的生活。但這還不要緊，我對你也沒說過一句話。你這樣工作着！可是實際上你工作了嗎？你使集體起來反對你，人家極力的把你打發走。別人同貴重人物不這樣作的。我爲你是不走運的人，軟弱的糊塗人，對不起！把你從工廠裏開消了。這是侮辱！可是你心裏滿意的。如果你懷恨一下，或者罵一頓，那我也輕鬆些。將來別的騙子或一無所能的人去替代你，而且領着高薪水……』

她的眼淚乾了，可是嗓音還是濕潤的，抖顫的，她把心裏所積的一切話，都匆忙的在他面前吐

露了。可是他覺得，黑暗中在他面前的不是牟霞，而是一個糊塗的，冷淡的，潑辣的毫無關係的女子。他暴躁的大聲的嚷着：

『住嘴！』

她驚懼的望着他，手舉到臉上。或許她想着他打她的。同時她懷着奇怪的希望，觀察着他。他抑制着自己，端了一杯水，送到她嘴唇跟前。她喝了一點，把他的手推了過去。

『你說些什麼話，』他傷心的說，『把我打發走，這是不錯。還有什麼不了呢！一切事情都在於我惹人不安寧。工廠裏有些地方作得不好，我看到可以作得好些，作得更好些。大概不久每個工人對這些都要明白了。目前工廠裏都尊重着舊的標準。可是標準是人定的，從那時起，一切都起變化了。於是我就……』

牟霞細心的傷愁的望着他。親近的人對心中痛苦的人就是這樣看的。他說到半句就沉默起來，彷彿碰到牆上了似的。或者他們相互間實在從來不會親近過嗎？

『巴梭夫，你算了吧，』她簡短的說，『因為是最後一個晚上，親愛的……我還想對你說……這油船隊，甚至連水手們都從那裏逃跑了呢！他們遮藏着本事，偷着公文……你許不曉得這個。我們將來見面也很少了，很少了……』

她少少沉默了一下，賠罪的恐懼的微笑了一下。

『你曉得嗎？我很愛你，親愛的，你是這樣的，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很想過生活……你別生氣！』

奇異的冷淡，突然包圍着他。李霞的手指撫摩着他的頭髮，撩着他的臉。他覺着了她的濕潤的嘴唇，觸着他的頰，就迅速的站起來。

『唔，怎麼呢，我們用繩子是拴不到一塊的，』他冷淡的說，『你自己隨便作吧。』他就這樣的從家裏出去了，在陸地上的自己的最後的一夜，都在城裏徘徊過去了。

烏合之徒

綠水無窮無盡的沿着船邊嘩嘩的響着。雪白的層層的水沫，懶洋洋的滾着。無數的泡沫，撒到波浪上，無聲的破碎了。

法國的姑娘妮麗呀

賣着一束束的山茶花……

鋼甲板被太陽晒熱了。太陽粉碎到波浪裏，在擦得明光發亮的銅欄杆上發輝光輝。鬼曉得這歌詞有什麼意思呢！風不知從哪兒把牠吹來，彷彿甜漿糊似的，這些歌詞就貼到顧賽茵的嘴唇上了。要忘的時候——就哼起來。他躡到艙口跟前，向遠處望着。自捲的紙烟，落着白灰，——應當再下去到機器跟前去。周圍空空洞洞的。空氣在通風機的管裏，流的響着，波浪總在滾着滾着。昨天是那樣子，明天還是那樣子。

英國的老練的僕役呀

愛着她的藍眼睛……

顧賽茵沒想着歌詞。他想着航行終了的時候，能不能離開油船呢。裝病嗎？船靠岸時去打架嗎？不，這一切都不是好辦法。好好的離開也不可能。而且這裏沒有一個人可以令人相依為命的。在最初幾次航行的時候，他同全體船員都認識了，請他們抽着紙烟，打着牌。大凡人嚮嚮着的地方，人跡行動的地方，各角落裏都是煩愁在驅逐着他。最初幾次的航行，就這樣過去了，人們都消失了，自己的神祕的新奇，煩愁也成了家常便飯了。

水手長杜嘉洛在甲板上沒有終止的在忙亂着，他的充滿着遲鈍的老人的顧慮的眼睛，總是在尋找着要把一切都弄得有條有理的。他匆忙着，不答人們的問題。

顧賽茵試着同副舵手亞良丁去交好。他開始同他談着因為喝酒，把他由青年團裏開除了。可是女食務員魏啦由船橋上跑了過去。亞良丁低聲說：我們借用一下吧……瞟了一眼，搓着手，哈哈大笑起來。於是顧賽茵就沒有把話說完。

他試着去依靠着青年團團員們。他們都很親密，可是太不交際了。他們五個人：三個是電氣技師，一個是摩托手，一個是技師助手。這些都是復員的紅海軍，因為幹過軍隊，所以他們愛守紀律，愛服裝整潔，和慣於負責的人們所特具的那種從容精幹的莊重。顧賽茵很愛這些人，他在他們面前甚至有點獻媚起來了。其中一位電氣技師柯德尼詳細的問着他的不幸的酗酒。柯德尼的臉，表

現着鎮靜的嫌惡的神氣，彷彿他染着了什麼髒東西似的。他的好奇心跟着最後的一個問題消失了。

『你在工作裏去表現自己吧，』他教訓的說，『但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青年團——不是過庭。』

他環顧了一下，想藉故停止了談話。顧賽茵準備鑽到地縫裏去。現在他對青年團和團員們要躲避起來了。人們都不注意他的命運。好吧。他也不注意人們了。他們對他是漠不相關的。

到亞斯特拉汗的碇泊場，有三十八小時的路程。放空回來，三十小時。永遠是茫茫的大海，頂上是青天，有彈性的風。船長顧泰梭夫在艙裏看着厚書，愁眉不展的嘆着氣，用手帕揩着紅紫色的脖子。舵手賈次基把百葉窗放下來，把門用鈎子扣着。他常常帶着一股酒氣，可是他從來不打跛脚，從來沒有高聲說過話。他從來也不看顧賽茵的。

副舵手亞良丁，在艙裏打開話匣子。薩克斯蕭哇哇的叫着，提琴在拉着，木琴在響着。舵手亞良丁在吊鋪與櫃子中間的窄窄的過道裏，蹣跚着脚，練習着西歐的摩登的跳舞。

顧賽茵不看書，不買新的留聲機片，也不買淡黃色的領帶。他不敢喝酒。下班後，他在噴水器下，故意慢慢的洗着澡去消磨時光。隗子沫發着小泡，尖尖的噴水的細流，刺着肩膀，——苦的海水。檣杆上的信號燈，好像星星似的閃爍着，潤涼的黑暗，從海上漂來。他坐到艙口頂上，扯着嗓子，哼着不中聽的歌，幻想着：

「這一羣烏合之徒，只是想着到岸上如何逃跑。大概有好多不到航期終了就逃跑了。那時新的人來到油船上，就可以同他相好的。那時分成兩半，一同去值那狗夜班——在工作裏，在苦難

裏，在圍架裏都是分不開的。最好同友人去到海邊的花園裏，痛痛快快的用六弦琴彈一曲小蘋果，在月下跳一同舞。在壞天氣裏，在波浪顛簸裏，在寒冷裏替友人偵班。暢談，擁抱，臨別時緊握着手說：『我們的友誼天長地久。』不過此刻這只是一些幻想罷了。『德賓特』號上四十五個人——水手，摩托手，舵手——沒有真正的交情。」

舵手賈次基扶着船長的肘彎，在甲板上走着。眩目的，天真的微笑，掛在他臉上。只有他——只有助手賈次基會這樣微笑的。當他把那位姑娘擠在臥車上的時候，就是這樣微笑的。

『別介意吧，願船長，別放到心裏吧，』他勸着老頭子，『爲着一點不關緊的就誤，在輪船公司裏就引起騷擾的。該習慣一下了！而且，對你的批評是很好的，好朋友……』

你瞧，多麼親熱的一對呵——船長和第一個助手。可是過了一小時，賈次基又到甲板上了。這一次亞良丁陪着他。

『老頭子由無線電受到責叱了，』賈次基說着，把值班時的微笑收起了，『慈祥的老頭子，但是……怯懦，懶惰和優柔寡斷。闖下了禍，他盡力的把一切往我們身上推的。你瞧着吧。』

他們走顧賽茵跟前過，幾乎掛着他。助手亞良丁今天同人耳語着……不，在『德賓特』號上是沒有友誼的！有的只是友誼的詭計的表面——挽着手兒的散步，謙和的懇切和含着眩目的微笑，用惡毒的話當心的刺你。在這樣的機遇中，友誼是用不着的。

* * *

但是主要的，顧賽茵所倒霉的，是他有一個合不來的上司。如果有可能讓他選的話，那他一定

選賈次基或亞良了。主任技師巴梭夫比他們兩個人都壞，他甚至比『德賓特』號上四十五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壞。

巴梭夫每一次值班都下到機器跟前。他的樣子是永遠害牙痛人的樣子，眼白是紅的。他站着，微微的彎着腰，張着兩肘，彷彿長在那兒似的。技師們，小鐵匠們，摩托手們都會離開這凝然不動的人物跑光了的。他站着，暗淡的燈光從上邊照着，『德賓特』號上六汽鐘的狄塞爾式的發動機的狂暴的轟聲，全落在他的肩上。

謀班了的摩托手在上層鐵格子上出現了。他的手，順着扶梯的油污的欄杆溜着，腿睡得軟軟的打着響。當他下到底，轉了一個半圓的時候，主任技師抿着的嘴唇裂開了。

『睡好了嗎？不然再回去睡吧。我們沒有你也過得去的……』

機器的轟聲把他的低微的嗓音，完全吞沒了，但是話可以由嘴唇的動作猜出來的。主任技師從前是一個普通的摩托手。人都這樣說的。他對人或許可以客氣一點的。把他的眼白都燒紅了的失眠症，把他的心也確實燒焦了。

『狗仔子，』顧賽茵咕噥着，懷着憎恨，望着他的寬脊背，『還是黨員呢。壓迫者！』

顧賽茵自己從來是不誤班的。主任技師對他從沒有說過一次厲害話。可是他們互相躲避着，好像敵人似的，互相監視着。從前他們大概發生過衝突的。

巴梭夫在下班前，上到上側板上，到了電氣機跟前。這裏比較清靜，溫潤的酷熱。發電機在配電盤後邊柔和的嗡嗡的響着。巴梭夫隔着欄杆，彎下腰，細聽着摩托的音節。真是怪事——技師

們，摩托手們，電氣技師們，都不用招呼的從機器房的各角落裏來了。他們光着身子，穿着褲叉和油污的背心，順着扶梯上來。熱汗在他們的紅熱的臉上流着。先上來的人們，肘子支着欄杆，站在巴梭夫跟前。其餘的人在後邊站着。

『左發動機旋轉了一百零三次，』巴梭夫說，『右發動機一百零五。我相信都可得到一百一十次。』

同夥們都用肘子互相推着，裂着嘴。船剛出廠呢！這種吹大話把顧賽茵惹惱了。

『你爲什麼不叫得到呢，主任技師同志？』他挑戰的說。『這是容易事。一着手就成了！』他望着同伴們，期待着稱贊。巴梭夫平心靜氣的說：

『我一個人一點辦法也沒有的。這不是這樣的簡單。可是我們一塊兒來努力，這一定可以成功的。』

他興奮起來，抬起頭。

『摩托手對於這道理，不比我明白得壞。噴霧器癢塞了——此其一。這就是燃料到汽鑪裏輸送得不平均。活塞環不中用了——此其二。因此，混合物的壓力不足。登記處工程師接收了船，發了證明書。登記處工程師們是住在岸上的。在船上住的是水手們……』

顧賽茵忘了自己，走到前邊去，把胳膊彎放到跟前人的肩上。

灰影在技師的臉上浮動着。他慢慢的低下頭，彷彿要準備突破無形的阻礙似的。

『別的摩托手，對機器連氣也不敢出，因爲這機器是在岸上點驗過的。這樣的人此地不要的。』

讓他到駁船上去吧。這不是海員！你點驗機器不是一次兩次了，當機器把自己的力量一表現出來，連自己的證明書也唾棄了。對不對？」

他向寂然無語的同夥們張望了一下，他的目光消沉了。他揩了揩額顛，用腳踏了烟頭。摩托手們，電氣技師們，小鐵匠們都依次向門口走去了。顧賽茵想走不走的離開了。他面前是巴梭夫的脊背和汗濕的肩胛骨。如果他要回看一眼的話，顧賽茵就要抖起膽子說話了。可是巴梭夫忙着往機器房去了。顧賽茵看着他的理了髮的絨毛的後腦。他麻木的站着，回到了反抗冷淡環境的自衛的陣地：

『製造偶像的……死畜牲！』

顧賽茵沒有人可交談的。因此，他貪婪的聽着別人的話。他曉得，——在船上是不愛主任技師的。

『委員來管教了，』船長顧秦梭夫說，『今天他給政治副指導員說，貨可以裝得更快些。明天或許來監視我呢，我怎麼會知道呢？』

船長的眼睛裏，表現着病老的驚慌，賈次基的眩目的微笑，趕忙來救他來了。

『顧船長，親人。我們的尊貴的技師，今天有點挫傷了，』他用手指到額顛跟前指了一下，『這值得生氣嗎？』

顧賽茵所痛快的是因爲在苦境裏的不只是他一個人。同樣的不快之感，好像死牆似的，圍繞着他跟前的人。可是巴梭夫彷彿什麼也沒有看出來。在裝貨的時候，他時時在看着錶。他想去插手

呢，這位風火糊眼的可笑的糊塗蟲。這樣的烏合之徒，能有什麼結果呢？乾貨輪上的人穿得乾淨些，那裏工作輕些，停船的時間長些，那裏也比較常得獎。在油船下水的時候，那些在岸上遊手好閒的浪蕩鬼，都來到這裏了。他們有好多都是醉漢，病夫，一點沒有用的人。他們不管命令，在裝貨的甲板上抽着烟，走起路來懶洋洋的好像斑蠅子似的。今天摩托手郭若夫檢查了上油唧筒。他只是微微的把蓋子揭開，塗污了手指，這時他向顧賽茵瞟了一眼，就耍了一個極可笑的鬼臉。顧賽茵轉過身來。對他反正不是一個樣嗎？讓技師勞傷了吧，讓摩托手們都躲懶去吧，讓水手們都在甲板上抽烟吧。讓青年團的團員們開會，五個人去表決吧。油船不能完成任務，在這一期的航行裏，他是最後的一個人。就盡他去吧！

二

船又遲到了。冰冷的春季的北風，在船索上吹得響着，從浪頭上揚些泡沫，掄到甲板上。風從地平綫後邊，把雲幕扯起來，迴轉着，落着雨，遮蔽了半個天。

無錢電員在電報室裏艱苦的同睡魔奮鬥着，用拳頭揉着眼睛。他用海水到臉上濺了一下，坐到電機跟前，對着擴音器長嘆了一口氣。

『亞斯特拉汗，』他大聲的喊着，『亞斯特拉汗——碇泊場！爲什麼不來駁船呢？』

太陽在東方的錫板似的雲裏露出來。含雨的密雲，形成一個灰圈，捲在牠的周圍。放下來的小艇的雨布，在甲板上被風吹得大聲響着。

「亞斯特拉汗，」馬加洛夫說，「關於船到的電報，我們按時發了。駁船在哪裏呢？」
他由擴音器跟前轉過身子，低聲的苦悶的罵了一句。主任電氣技師柯德尼往電報室的窗子裏望了一下。

「打通了嗎，馬加洛夫？」

無綫電員默然的點了一下頭，取了耳機。他收起報來。

「如果是我的話，我把他們一切都開消了，」柯德尼愁眉不展的說，「把船長，把他的助手，把岸上的那些混蛋，都給他們開消了。把一切都開消了，重換新人！」

無綫電員俯在紙上寫着，伸着舌頭尖……

「回電說弄錯了，」他解釋道，「油船「加馬利」號把我們的駁船帶去了……你要把誰開消了呢，同志？」

「把一切人。這些難道算指揮人員嗎？盡是發瘋的殘廢人。我們要成了大家的笑柄了。」加馬利「號帶着駁船，省出了四點鐘時間。牠在海上趕上我們了。現在牠在我們前邊多走六小時了。這誰也不會擔心的。送信的，輪船上，值日室裏，都會笑話我們的。我們連一個錢的獎也得不到的，這是事實！」

馬加洛夫在電報簿的邊緣上，畫了一付歪斜的船帆和烟霧裏一個鈎鼻子的頭。後來，他吸着鉛筆，偏着頭，賞玩着圖畫。

「我對着擴音器幾乎亂吠了半點鐘，」他笑着說，「如果用得着的話，我可以對着通風窗裏亂

吠呢。滾他們的去吧！這裏誰尊重我的工作呢？一個月我們少運了差不多五十萬噸漚的貨，至多不少的。我有什麼辦法呢？」

『對的。』

『昨天裝貨的時候，沒有把壓艙水抽出來，就裝起油了。當報告給船長的時候，他好像女人一樣，就發抖起來。後來，我聽了賈次基對國防部運輸局的代理人的解釋。才知道全是抽水機的错误！……』

『糟糕，馬加洛夫。』

『沒有比這再糟的了！』

『政治部副指導員是不錯的人，』柯德尼說，『他簡直打算自己去拉貨呢。但是他不懂航海術，所以不敢干涉船長的命令。而且他是一個有肺病的人。我想他快死了。』

那時馬加洛夫畫了一個穿着潛水衣的潛水夫。他甚至自鳴得意的微笑起來，——畫得實在好。

『你曉得嗎，柯德尼？』

『什麼？』

『我們完全離開這裏吧，』無線電員降低了聲音，風味十足的舐着櫻桃嘴唇。『我知道我到哪去。到埃普倫(註)去。現在正在撈船的，在貝溜奇砂洲附近沉了的船。這就是工作呵！』

『不讓走呢，』柯德尼提心吊膽的環顧了一下，低聲說，『把油船丟開嗎？這麼一來，我們比

註：埃普倫(Epron)，是蘇聯專打撈船隻的一個組織。

非黨員先心怯了。不，你別來這一套吧……」

「那兒對你也有工作呢，」馬加洛夫泰然自若的繼續說，「我打聽了。或者輕視證件嗎？不，大概要把青年團的黨證扣留的。」

「別說糊塗話吧，」柯德尼裝着彷彿想離開窗子的樣子，但是沒有離地方。他偏促而又有興趣。馬加洛夫的提議，好像磁石似的吸着他。

「如果通過區黨部試一試，」他不相信的說，「不，不讓走的……」

「胡說八道！常言道，不是奴隸——就不是磕頭蟲。我知道的是這裏怎麼能勉強把我留下呢！」

「不，開小差是要不得的，」柯德尼堅決的說着，但是任何感情都沒帶，「或許事情還可以調整好的。而且，我在此是船委會主席……關於埃普倫你還是打聽一下，以備萬一起見，」他繃着臉微笑着補充說。

大聲的，凌亂的，被風聲掩去了的脚步聲，在甲板上響起來。那人繞過了電報室，向前欠着身子，大步走着，彷彿迎着迅速的氣流，要倒下去似的。

「巴梭夫，」馬加洛夫低聲說，「他沒聽見我們的話吧？」

「不曉得，」柯德尼離開窗子往後退着，「別鬧虛驚了。這不是青年團員的事呵！駁船來到
了。」

蒙着石油的褐色斑點的白綠色的波浪，彷彿落膽的機敏野獸似的，沿着碇泊場跑着。駁船欠着身子，吱吱的響着，謹慎小心的浸沒着陸而且鋪的側面，迎着波浪。黑黝黝的玩具似的曳船，把濕了的索環掄到水裏，震身欲墜的叫了一聲就走了，牠踏潰了波浪，後邊拖着——條發着水沫的鬚鬚的尾巴。

抽油的唧筒，在『德賓特』號的抽油部裏工作着。甲板輕輕的發着響聲，幾乎看不出來的浮到水平面上邊。巴梭夫站到欄杆跟前的船橋上，肘子貼到兩肋上，保持着溫暖。

『這海生得真是不成樣，』水手長杜嘉洛在旁邊站着說，『這裏海甚至生得十分的不方便。』他向前邊伸着大皮靴頭，那皮靴同他的腳彷彿由生鐵鑄成的一般。

『我們的海要乾了，養地了。你曉得巴庫的古處女塔嗎？由塔到海跟前現在得走兩分來鐘的路。相傳彷彿有一個魔王，把一個處女幽禁在那塔裏，她就憂愁死了。那時候塔在海裏。海退了，石出了。這裏也是如此的，在亞斯特拉汗的碇泊場裏，從前水是很深的。現在吃水二十呎的船，過了海豹洲，走起來就危險了。眼睛所望到的，周圍都是水，可是沒有航路……』

水手長的聲音是高大的，親切的，歌調的。巴梭夫帶着驚異的神情，向他那把帆布裝的領子都掙開了的褐色的大喉頭瞟了一眼，自信的說：『馬上我們把海底一挖——那時油船不用轉船就能開到亞斯特拉汗緊跟前了。』

杜嘉洛的鬍子裏微笑了一下，帶着溫情的憐惜向對談者望了一眼，慢慢的卸了帽子。風在他的卵形的頭蓋上，撩動着稀疏的揉亂了的柔髮。

『對你一切都容易，你無所不能的。只是你可以，有學問的人們在這些上面把心血都用盡了，可是都沒辦法。這原因是——有害的淤積，而且清流把你的工作要全毀了，砂把航路要塞起來的。不，照你那樣是不成的！』他勝利的完結了自己的話，端莊的，不贊成的又對巴梭夫望了一眼。巴梭夫不願爭辯。他慢慢的在船橋上走着。

在工廠裏，巴梭夫總算還有自己的人。在工廠裏有裝置工人們，有組長吳倫和小身幹的旋削工人艾巴特。在船上有好多部門，房間，機器。在船上有好多人和專業。可是在船上巴梭夫沒有自己的人。他又向周圍細看了一下，可是在他的眼光下，人們的面孔都苦悶起來了，人們的眼珠都縮小了，在睫毛下消失了。人們在他面前都萎靡不振的走開了，相互間都像極了。他們的執行，似乎都是假的，他們的正經——都是嘲笑的。彷彿在夢中似的，他們默然的在機器房的狹狹的過道裏走着，吞着熱空氣，隨便的到處坐着。默然的轉動着舵輪，隆起的肌肉，在他們的濕脊背上突起着。在換班前，他們集在上邊的小場子裏，聽着他的解釋，就好像對海外的怪物似的望着他。有時候他神不知鬼不覺的就冒了出來，看見摩托手顧賽茵躡着，搖擺着，哼着吊兒郎當的曲子，或看見摩托手郭諾夫和葛沙良談着話，在明亮地裏疲憊的睜着那有煤烟圈的眼睛。

『難道這算人嗎？最好叫他們滾蛋，招新的人來。』

『呵哈，親愛的！難道這算海員嗎？』

他們愉快的互相稱道着，彷彿就他們兩個是真正的海員，『德賓特』號上就缺少他們似的。他們互相欺騙着，欺騙着自己。實際上，他們對噸渥和發動機的迴轉早都不贊成了……

水從開着的龍頭裏，噴到甲板上，向四面八方的流着，發黑着，蔓延着塵芥。水手們在鋼板上滑着，用破布纏的抹地板的布帶，揩着甲板。杜嘉洛在他們中間走着，忙得好像穿梭似的。新刮了臉的水手郝魯列夫，腋下夾着六弦琴，耳朵後邊夾着紙烟，登到船尾上。他把前頂上的淡色的捲髮，從額上一掄，就彈起弦子來。

大夫問道，有何病……

七個人中唯有她心疼……

——噢咳，可愛的人兒呀！

巴梭夫到了船尾最上甲板上。機械的望着在波浪上打着圈子的海鷗。鳥如同紅白色的雪球似的落下來，用翅膀在水上掠了一下。水手郝魯列夫照那纏纏響着的弦子，最後的彈了一下，打着呵欠，淡然漠然的照巴梭夫望了一眼。

這裏，在單調的摩托聲之下，在機器房的門口裏，巴梭夫在想像着這個被地平綫的藍邊圍着的，渺小的，無色的，好像小眼睛似的小小的世界，在這裏每個人都安於自己的微賤，爲着他而鄙視着別人：「噢咳，親愛的，難道這算人嗎？」

巴梭夫在工廠裏算一個優秀的組織者，可是工廠在他以前就存在着，他走了以後還存在着，可是這裏一切却都得從頭作起來的。怎麼呢？他苦於無力了，苦於推動工作是徒勞無益了。可是冷淡起來，安心起來，閉門不出——他却是不能夠的。他的被疲勞擊傷了的頑強的腦子，創傷似的不絕的痛着：幹，把一切都改頭換面，靠岸時把人都留着，把發動機改裝一下，把迴轉速度提高起來。

四

顧泰梭夫站在自己的艙裏的窗子跟前，望着妻子往桌子上放着買的東西：一包雜誌，一瓶酒，咖啡。

城市的燈火，隔着半捲的窗帘閃爍着。有時密密的烟球把牠們遮着，彷彿雲似的落到地下，在城市的街道上爬着。『宋彩府上都問候你，』娜姐麗說，『還有鄧尼克和希莫琪同她的丈夫也都問候你的。你聽我說了嗎，顧泰梭夫？』

人聲和起重機的鐵鍊的響聲，從碼頭上傳來。細長的，毛毵毵的，好像蜘蛛腳似的影子，投到玻璃上。妻子所提的那些人，都是從前統計課的舊同事。

『真都是和藹可親的人，』顧泰梭夫感動的說，『問候他們吧，娜姐麗，問候他們吧……』

有人匆忙的從外面跑到過道裏，在門上敲着。

『這是誰？』顧泰梭夫問道，『幹什麼的？』

『裝貨一切都準備好了，顧船長，輸油管按好了……請讓裝嗎？』

『裝吧……』顧泰梭夫摸着門栓，在門跟前猶豫不決的站了一會。脚步在過道的盡頭走遠了。顧泰梭夫突然把門一開，跟踪喊着：

『等一等吧，好朋友。你問一問賈次基吧。他在值班的，賈次基，問他一聲吧。』

『是……去問一問賈次基，』送來一聲回答。

娜姐麗聚精會神的望着丈夫。少沉默了一會，她問道：

『賈次基是誰？』

『怎麼告訴你呢，』顧泰梭夫少思索了一下說，『賈次基是我的第一個助手。他很尊敬我，我們也互相了解的。他是能隨機應變，而且有很高文化修養的人。我覺得他是可靠的人。於是我們倆就在這神經病院裏相依爲命了。』

『我所以問的，』娜姐麗說，『是因爲我覺得你這裏並非一切都很好。經理處裏都談着「德賓特」號……你不過於相信人們嗎？』

顧泰梭夫對着門，後來又對窗子望了一眼。他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喪失了老年人的美觀。呈現了抖顫的痛苦的微笑，嘴角的皺紋，表現着侮辱與疲倦。

『我自己也有點不放心，好朋友，』他說着，神祕的把聲音降低着，『我有時覺得在我的周圍，的確有什麼事情在發生着。這些人……目前我瞧着他們和同他們談着話，我不相信他們會騙我的。可是當我一個人留下的時候……』

『別着急吧。當你一個人的時候怎麼樣？……』

『一切都變樣了。我並不是所想的那樣輕易相信的人。昨天我們發了無綫電，說天氣不好，因為誤點得太不像樣了。特別壞的天氣並沒有，——只是一點小風。賈次基勸說着，他從來愛打這樣電報的。可是這一次的結果却不好……』

娜姐麗火起來。

『你爲什麼同意呢，古怪人？這不大好吧，這卑鄙吧？你爲什麼同意呢！』

『嗤——嗤……請你別吵吧。唔，因為實際上不好意思不同意。鬼曉得因爲什麼誤點了！不知爲什麼在碇泊場裏好久的不來駁船。抽油機工作得不好。這不歸我管的……一般的說來，我們的一切都進行不起勁，一般的都消沉。幹部處匆匆的招募了船員。很不高明的船員。』

他沉默了一下，愁眉不展的用指甲搔着衣袖上的小斑點。

『一切都厭煩了，娜姐麗，尤其是經常的不安。招募了一些爛污，流浪漢，小酒店的老板。新的船，無數的機構，艙裏裝的是易燃性的貨物。覺得誰要喊一聲「火災」——那心都要炸裂了！政治部副指導員病了，賈次基自己推諉着，主任技師巴梭夫盡力推動着摩托手們。恰巧這位先生不喜歡我，不明白因爲什麼。我覺得我同一切人都很客氣，對每個人都是說的好聽的話。可是他惡狠狠的看着我，對於問題幾乎連理都不理，賈次基說他有神經病，可是這是不對的。或者他監視着我的……你說，關於我們有謠言嗎？』

在對面的鏡子裏，顧秦梭夫看見了自己的蒼老的和憂愁的面容。他忽然間對自己心痛的流眼淚了：因爲都欺騙他，加害他，對他放着流言，可是他什麼也不要，他希望一切都好。他不懂狄蓋

爾發動機和抽油機，他文雅，對待人不會嚴厲，這是他的錯嗎？

顧泰棧夫覺得他的心情溫柔起來了，這種心情只是當着妻子的面前才有的，而且這種心情從來是由他方面的輕微的自責和妻子方面的反對而結局的。

『我不會強迫人的意志，娜姐麗，』他開始抱怨着說。『當我對人讓步的時候，我就覺得滿意，同人衝突的時候，就覺得痛苦。對於不幸的人生，要……』

他等待着肯定他的性格，路綫的反駁，和從對自己的不滿裏把他解救出來。這以後，就如同小孩子在母親懷裏痛哭一場似的，就覺得輕鬆了。可是娜姐麗忽然忙着要走了。

『幾乎忘了，』她說着站起來，『拿在手裏，就拿在手裏了。乾乾淨淨的手帕，你拿去吧！』她撫摩着他的頭髮，吻了一下。她忙着要走，彷彿她怕他重說起來似的。

『無論如何，一切都會過去的，』她溫情的說，『請你值夜班的時候，不要忘了穿皮襪。夜間總還是冷得很。到時候了。你知道，我覺得你現在應該到船橋上去得了……』

五

日落前，政治部副指導員布列季斯出來到甲板上。因為酷熱與微恙，他的嘴唇都焦得好像乾了的黑創傷似的。他那消瘦的臉上的緋紅的雙頰在燃燒着，呈現着假活潑的氣色。他小心的對着自己的冰冷的手掌呼吸着，環顧了一下。

在海的邊際，在將沒的太陽的光綫裏，浮現着黃黃的海岸。海在發着眩惑人目的光輝，天在發

着透亮的藍色。砂燕好像黑色的電閃似的，在檣杆上的空中飛舞着。杜嘉洛在甲板上的起錨機跟前忙亂着，敲着手柄。

政治部副指導員幾乎站不住腳了。好像眩惑人目的海的光輝似的，對這石油氣和小手柄在鐵上敲的抖顫的聲音都討厭了。副指導員盡力的要想起來水手長的姓名，但是古怪的姓名由他的記憶裏滑走了。真不使得很！姓名都記不起，不曉得在船上怎麼好。他近乎失望了。病魔不能替他辯解的。他的，船上政治指導員的任務是完成計劃——十分真實的能完成的計劃。這任務是如此的平凡和真實，而同時又是如此的難以達到……多年指導的經驗，對於人的認識和善於說服人，這些在對他是新的環境裏，對他都不大有幫助了。偶然雜湊的資格淺的人們，新的不善利用的機器，岸上的設備的惡劣……最後是病魔，幾乎不會把他放手的病魔，——在他這一生重要的時期，一切的安排都成了反對他的了。他覺到他的力量是如何的低落，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

技師從機器房的門裏出來了。他向西方和向上對着有雲的天望了一下。他慢慢的觀望着，彷彿在欣賞着他面前的海闊天空的景色似的。副指導員彷彿怕他再回去似的，向他喊了一聲。

『你在這裏嗎？』巴梭夫驚訝的說，『你幹嗎出來呢？你發燒的，布列季斯。』

他走到副指導員跟前，伸着那污穢的手。

『我找過你的，』布列季斯活潑潑的說。他想起了關於船上的情況，最好是要同技師談一談。『你曉得，我對於船艙的生活真够了！』

當人爲一種煩瑣的思想所苦的時候，他一開口就談虧空來。據他的計算，『德賓特』號少運

萬多噸貨。上貨裝油時的耽誤，在途中的速度小，以致誤點了。在裝貨時，在第八十號碼頭附近，因為沒有及時將油船開動，就在黃泥海底上擱淺了。叫曳船時，費了一點多鐘，從砂洲上起旋，又費了一點鐘。

五花八門的原因，把布列季斯的心思弄亂了。沒有人有錯的，沒有人可以責備的，大家都同樣的老老實實的忙碌着。對於船長，甚至連看着都覺可憐，他那麼樣的焦急。可是誤點越誤越多了，小的原因積多了，造成了嚴重的虧空。

『這是誰的錯呢？』布列季斯說着，克服着咳嗽，『我們黨員們的錯。我的錯，——在這時候不應該病倒的，應當用兩隻眼睛來注視的……當然是我的錯！還有你，還有其餘的黨員們……應該奮鬥的！』

『我們這裏黨員沒有這麼樣多，』巴梭夫笑了一聲，『你和我，還有五個青年團的團員。這麼一來，我同你就是主要的罪人了。』

他用抖顫的嘴角，惡狠狠的苦笑了一下。看着他惡狠狠的咬着牙，毒惡的罵出來，或者憤憤的唾一口的。布列季斯難受起來了。

『我瞧你自己很苦惱的，』他溫和的說，『老實說，我沒有說你的……』

巴梭夫揮着手。

『朋友，你別忙，別自招吧。是我們的錯不是——關於那，叫別人去想吧。從圍裏捧出去，然後，』他無情的冷笑了一下，望着對方的眼睛，『派傑金的弟兄們來替代我們。不過我現在不想這

個。因為我們的機器是新的，裝貨設備都很完整。那麼，這是人的問題了。到航期完結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恢復起來的，我們還可以超過計劃的，不僅是彌補虧空而已。」

「你說的很好，」布列季斯焦急的說，「我不明白你希望什麼的。希望無計劃的自發性嗎？」

「我們這裏挑選了一批挺不錯的人，」巴梭夫不慌不忙的繼續說，「你瞧，他們的心裏和專業沒有關係的。他們冷淡得好像聖人似的，對他們就是一切都發火了——他們也不管的。或者柯德尼說得不錯，這不過是一羣烏合之徒。可是附近其他的船隻，天天都在完成着任務。比如「加馬利」號。那裏有好多復員的紅海軍，——這些優秀的弟兄們。不久以前，當我們的摩托手在碼頭上鋪子裏買麵包的時候，他們笑話我們的摩托手的。他們說，你們這些樹獼，情況真糟。無綫電員說，他們在那裏幾乎打起架來。這不錯。其次「加馬利」號上得獎了，可是我們得不了獎的。這不錯。總而言之，應當用各種方法，使我們的人覺着他們是壞而又壞的人。」

布列季斯微笑着，彷彿音樂師碰着不諧和的調子似的搖着頭。

「別忙，同志，你說的不是那回事。照你的話看來，一切事情都在乎自私和賺錢。可是這是不對的！好朋友，在前綫上我們拚命的打仗，爲着這我們沒有得獎。我們是爲了自由，爲了蘇維埃政權而拚命的。如果你願意的話，此地也是那樣的前綫，也是那樣的戰爭。我們運不到石油——就沒有汽油，就沒有機器油。就無法開拖拉機和飛機。你應該使他們明白，工作應當不要愛惜力氣。因爲你們的機器跟前分派的是誰？是自己的弟兄，是工人，分派的是無產階級者，而不是烏合之徒！就讓他是粗識文字的人吧，他用感覺會明白革命的話呢。應當發揮自覺心，而不是虛榮心……」

他打着寒戰，蹣跚着，蹣跚着痛苦。巴梭夫淡然漠然的聽着他。

『你所說的一切，我都曉得，而且他們大概也都曉得的。我有時候想着，運石油比在前綫打仗還難呢。他們知道國家需要燃料的，可是對於事情的責任，他們是覺不到的。他們在值班時睡覺，在碼頭上胡行亂爲。在上次航行時，一個狗東西把抹布都忘到注油機裏了。總之，當他們沒明白自己的恥辱的時候，我不能同他們談運輸的意義的！』

『你幹嗎呢，輕蔑他們的嗎？』

『不，我不輕蔑他們。當然，他們都是自己人。我同助手亞良丁所談的話是另一樣的。可是他們總是各色各樣的人，同他們相處是不容易的，我們的領導人也很複雜。』

『到處都複雜呢，』布列季斯冷淡的認可說，他把烟捲盒掏出來，摸索着洋火，『你聽着，巴梭夫，大概你是對的。如果能够組織競賽……』

『我們組織吧，』巴梭夫突然用愉快的聲調說。他微笑着，捉住副指導員的手，把洋火奪下來；『可是在甲板上抽烟是有害的。空中會飄起火花的。』

『呵，真鬼氣！……』副指導員揉着紙烟，惡狠狠的罵着。他的臉一直都紅到頭髮根了，『我怎麼會忘了呢！』

『比在前綫還壞嗎？』巴梭夫笑起來。

『不錯，也許是的！』

在靠船的時候，顧賽茵溜到城裏去了。他在約定的地方，遇着了仁妮。他請她去看電影，由那裏再去洗澡：他只有三小時的時間，可是他覺得他們還趕得及到咖啡店和運動場去，那裏正在進行比賽呢。仁妮却想去看工業展覽會。結果他們就這樣留到花園裏了。

在這清晨的時候，這裏沒有人。鳥兒在樹叢裏婉轉的叫着，白色的花瓣，從槐樹上落着。仁妮穿着黃色的短上衣，好像火似的，在太陽下邊照着，她顯得非常的可愛。她麻纏着他，叫他談油船上的生活。他望着她的鮮紅的嘴唇，想吻她的願望在苦惱着他。

『那麼，火車上的那位先生同你一起在船上嗎？』她問道。『唔，你們見面怎麼樣？他認出了你沒有？我想像你那時是多麼一付糊塗的嘴臉呵！』她笑起來。回憶到火車裏的故事，當時是太不妥當了。他催促起來，把手背到背後。這是一位真純的姑娘——可愛的，輕信的姑娘，粗野而輕率的同她談着話，他怕觸着她的手。他們愉快而活潑的聊着天，不知不覺的時候就過去了。

『自從我們分手以後，我常常想到你，』她毫不難爲情的自己承認道，『我覺得你有非常有趣的生活呢。在裏海的布爾雪維克報上我看了關於運石油的事。國內液體燃料的供給，全關乎他們的。一般的說來，事情進行得不好。可是有些船隻超過了任務的。你工作得怎麼樣，顧賽茵？我很願居到你的地位上。我此刻還是學生，我對於生活還正在作準備的，可是別人在旁邊生活着，鬥爭着呢。可是我已經想着活生生的事業，與人們接觸，責任。於是我常常想着你。我以為你很難

烈和堅定，你有不少的膽力。或者你命裏注定了要做一個有名的海員，我們這一帶他們是不少數的。我是浪漫主義者，顧賽茵，』她相信的，鄭重的補充道，『對這是不應當嘲笑的。』

顧賽茵驚訝這談鋒突然轉了方向了。姑娘對石油運輸和他的工作是有興味的，而且想居到他的地位上。浪漫氣質嗎？他們帶浪漫氣質嗎？他笑起來了。

『這是無味的談話，小仁妮，』他用大人對小孩子解釋他那糊塗問題的口氣說，『工作是沉重的，艱難的工作，而主要的是一切都是向毀滅的路上走的。油船沒有完成任務，機器的利用不夠，船上是一團七八糟。我們的指揮人呢，都是些爛污，可是船員們呢，還更壞些。都是些比其柯麥爾都是些烏合之徒……』

『比其柯麥爾？』

『唔，是的。這是一個英國字。在英文裏，這是失業的海員，是流氓。我們沒有失業的人，因此，這字用起來含有另一種意思。比其柯麥爾——這是遊手好閒的人，是混鬼。現在明白嗎？說句自己的話，我自己也帶一點比其柯麥爾，』他忽然親切的，滿不在乎的說，『我的聲望呢，吓！……難道我在警察署裏是有名的嗎？』

『呵哈，你說些什麼話！』她快快不樂的說，『你怎麼不知羞呢。』

她臉紅着見怪起來。顧賽茵咬着舌頭。

『我把你當作朋友談話的，』他催促不安的說，『我有點言之過甚了。一切都會過去的。現在我們照計劃落後得很利害了，可是我們如果要努力，把發動機調整一下……我們的左發動機旋轉

一百零二次，右發動機一百零五次……我相信統統可以達到一百零十次。」

他想起了主任技師這樣的說過，他不痛快了。「盡是吹牛，」他帶着習慣成自然的惡意想道。可是仁妮把頭一抬，微笑起來。

「你瞧，」她帶着妥協的神色說，「關於自己胡說八道的亂扯一通。當他把五分錢的銅板捏在拳頭裏的時候，我身上好像螞蟻爬的一般。又害怕，又快活。你那時是這樣的鎮靜呵！可是現在呢——一切都糟糕了。什麼比其柯麥爾呵。」

「不許開玩笑的！」顧賽茵洋洋自得的微笑起來，「關於發動機你聽一聽吧。如果能把速度提高到十三哩，我們要完成任務的。我們的技師是聰明的，雖然也是一個大賤貨。如果他一個人的話，當然是一點辦法沒有的。如果同我們的摩托手們一同幹的話——那是另一回事了。要想整頓發動機，應當在停船時工作，就是都不要上岸去。」

「真倒霉呵！」仁妮勇敢的接着說，「如果要的話，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也就說：我們一定幹。我們的摩托手們的事，是不大順適的。別的摩托手不敢到機器跟前，因為這機器是在岸上調整的。這樣的摩托手在油船上是要不得的。這不是海員！（「又是巴梭夫的話，」他很快的想了一下，可是已經不帶任何惡意了。）你對發動機的調整不是一次兩次了，那時牠叫你瞧瞧的。是這樣的事呵，仁妮。可是關於比其柯麥爾，你忘掉吧，因為我方才是說着玩的。」

旁邊坐着一位漂亮的，乾乾淨淨的姑娘，這樣的姑娘顧賽茵生平還沒見過的。在一分鐘以前，

被他的侮辱的輕蔑充滿了的她的眼睛，現在帶着探究的神氣望着他，彷彿在檢查他的話的莊重性似的。於是他對自己帶着這樣無恥的信心述說着的他所想像的這種勝利，實際上是難實現的，他突然就非常可惜起來了。

號 召

馬上由城裏回來的電氣技師們，又說他們同「加馬利」油船上的海員們見面了。

電氣技師們的面色是羞慚的，他們的雙頰都緋紅了。

「他們比我們晚開出兩點鐘，」柯德尼說，「他們說，先讓你們兩點鐘。到晚上你們等着吧，我們要趕上的。我們要把你們曳上走呢。」

「瞎扯吧？」

「就這樣說了：『對你們沒有什麼損失，可是對我們却很光彩的……』」

「『內燃的烏龜，』」馬加洛夫插嘴說。

「這『烏龜』是指誰的呢？」

「他們是說我們的。嘲笑我們呢，混蛋！」

「水手長說……」

「唉咳，誰說了，我睡棄他！」顧賽茵生氣的說，「弟兄們，實際上難道他們能趕上嗎？」

「不會的。」

「應當準備一下，」郝魯列夫搖着捲髮的頭，可笑的唧唧的叫着。「喂，船委會主席，給全體船員打一打氣吧！」

這一天，一切都照舊的過去了。換着班，無綫電收着氣象報告，上着政治功課。只是海員們必要的常常上到甲板上，由那裏向南方的蔚藍的海岸綫那邊望着。午後在那兒若隱若現的露着一個小點。這小點慢慢兒大了，掛在海天相接的地方，在那純潔的地平綫上，成了畸形的齒狀的東西。首先發現這個的，是在甲板上徘徊着找毛病的杜嘉洛。他扯長着嗓子，低低的囁着，下到下邊去告訴了自己的發現。電氣技師們在甲板上擦着電氣摩托的收電子。

「逼迫我們的！」杜嘉洛勝利的，裝腔作勢的報告說。「加馬利」來了。弟兄們，牠到晚上要趕上我們呢！」

電氣技師們跑到上邊了。杜嘉洛微笑着，跟在他們後邊。

「或許還是砲艦吧？」電氣技師假設着說。

「說的倒好！可是烟在哪裏呢？沒見烟。不，好朋友，不是砲艦。是摩托船。」

聞着的摩托手和水手們一個一個都上來了。都默然的從遮着的手下望了望，走開了。杜嘉洛來回走着，放下眼，照着平常的樣子，在船上的各角落裏望着，彷彿尋找什麼東西似的。可是有時他向遠處望着。賈次基站在舵手的船橋上，把望遠鏡放到眼上，望着走近的船。這船越顯得大了，好像從南方來的濕潤的呼嘯的風似的趕着牠。賈次基放下了望遠鏡，裂着嘴微笑着。

甲板上出現了新的面孔，匆忙的向地平綫找着輪船的黑影，用眼睛量着距離。默然的這麼樣作

着，彷彿出於無心似的，誰也不看誰，都彷彿盡力的掩飾着焦慮。

日落前，『加馬利』精力十足的走到右邊了，對『德賓特』顯示着白色的上層構造和船尾上的冒着烟的短短的烟筒。下班了。水手們出來站到過板上，停在欄杆跟前。摩托手都聚在顧賽茵的周圍。他站着，把重掂掂的手放到欄杆上，血管在他那凝然不動的黑黝黝的面孔上，在左眉頭上跳動着。

在船走成平行的時候。巴梭夫上到船橋上了。他把視線由凝然不動的顧賽茵臉上，移到那興奮的踏着脚的舵手亞良丁的臉上，移到聚在船橋上的水手們，摩托手們，電氣技師們的臉上。杜嘉洛的皮靴響着，由他跟前走過去，向通到船尾上的扶梯跟前去了。

『應當向「模範海員」致敬，』他狡猾的說，『我們抬舉他，對他讓路。一路福星！』他在扶梯上爬着，幾個好奇的人在他後邊跟着。

『不要的，算了吧，杜嘉洛，』亞良丁微微的反對着，可是水手長沒有聽見。他走到船旗跟前，把繩子放下來。成三次的把繩子抖動着，迎風飄展的寬的紅旗，聽從的順着旗竿落到他腳跟前。

從船橋上對『加馬利』甲板上的一切，都望得清清楚楚的。人影都不動一動的在那船邊上站着。別的人拉着索頭，在甲板上拉着。堅硬的索環，有彈性的整齊起來了。船尾上的旗子繼續飄揚着。——沒有人去把牠下來答禮的。

『真無禮得很，』回來了的杜嘉洛低聲說，『瞧吧，他們拉着索頭。要曳着我們走的。』

『加馬利』號的甲板上的人們，却是作着嚴肅的，深謀遠慮的事。他們把索頭拋到船外邊，索頭在懸着，搖幌着，在水上亂擺着。船已經向前開去了，露着圓圓的船尾。船橋上是一片靜寂。

『這樣無禮的人，』杜嘉洛搖着頭說，『我們同他們訂約往前趕吧？可是我們的機器不是那些機器呵！叫技師來說吧。真是古怪人！』

都對他回顧着，有些人開始微笑了。水手長的歌音發生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在旁邊站着的水手郝魯列夫，大搖大擺的走到顧賽茵跟前，到他肩上動了一下。

『接起曳索吧，顧賽茵，』他說着，環顧着，彷彿請別人笑的一樣，『你的機器反正一點也拉不動的。喂，顧賽茵，別失掉機會吧。』

顧賽茵好像被蜂子螫了似的，衝上去，揮着拳頭。他的臉都痛歪了。

『滾開，寄生蟲！』他往水手跟前走着，瘋狂的吵着說，『我把你喉嚨撕斷的！』

郝魯列夫往後退着，把手掌伸到自己前邊。

『你別隨便動手吧，』他低聲的快語的說，『我不過是笑一笑罷了。你們瞧見這神經病了嗎，弟兄們？』

好奇的人們，即刻就圍到他們的周圍吵鬧起來了。馬加洛夫的雀斑的圓臉，由顧賽茵的肩後伸出來。

『別打架吧，顧賽茵，』他氣憤憤的嚷道，『難道這算人嗎？你唾他眼裏——他會揩乾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亞良丁傲然的喊着，『別打架，弟兄們！』

巴梭夫很快的跑到在船橋上吵鬧着的一羣人跟前。馬加洛夫的高聲的孩子般的聲音，傳到他跟前來。

「我們爲什麼在碼頭附近擱淺了呢？爲什麼我們空船走八哩地呢？叫誰說吧！」

「在下次航行的時候，我們勝過他們的，」巴梭夫往無線電員跟前擠着說，「等一等，馬加洛夫。我回答你。」

現在大家都望着他，他緊張得剎那間聲音中斷了。「可別要塌台了，」他忽然想了一下。他找着副指導員，可是副指導員沒有在。他帶着很高的熱度，在艙裏躺着呢。

「你嚷什麼呢？」巴梭夫粗野的問道，碰到顧塞茵的遊魂不定的眼睛，就對他說，「明白的。這些海員們不把我當人待的。可是你笑話這個嗎？」他很快的轉過身來對着郝魯列夫。「那麼，你自己也承認是攔污了。」

「這樣的人我們多着呢，」馬加洛夫細聲的叫着，「他們什麼都蔑視的！我們因爲他們受罪
的！」

有一個人在巴梭夫肩後轉來轉去的轉着，熱騰騰的對着他脖子呼吸了一下。他相信的提高着嗓子。

「我們可以勝過他們的。讓他們現在坐第一把交椅，而讓石油港裏每一個賤種都來罵我們吧。我們總可以幹過他們的。第一件事情，要把發動機弄好。其次是節省停船時間……」

「可是什麼時候遊遊呢？」有人帶着笑聲插了一句。即刻都對他嗤起來。巴梭夫沒轉身。

「節省，愛惜每一分鐘的時間。舵手們要注意在裝貨時按時開船，不要擱淺。在途中修理副發動機。如果我們要想水在我們下邊沸騰，牠就會沸騰起來的！」

「在我值班的時候，不會擱淺的，」亞良丁突然熱烈的宣佈着。

「講那些廢話幹嗎呢，我們幹吧，」後邊的人們用不大的聲音說。

「我們幹吧？」顧養茵問着，不相信的望着鄰近人們的臉，彷彿還不相信突然就會這樣幹起來似的。

「唉咳，弟兄們，我們幹事吧……」馬加洛夫把帽子從頭上抓下來，把牠捏到拳頭裏，彷彿要打到地面上似的。

柯德尼啃着指甲，聚精會神的說：

「對他們宣佈競賽吧。」

「唉咳，太無賴了！或者一點也不成功的。」

「一定要宣佈的，」巴梭夫說。「我們發無綫電號召吧。可是目下事情不在這個。如果決定了，——所有機械人員在停船時都得工作。」

一陣短短的沉默。郭若夫手插在衣袋裏，望着平光的海面。摩托手葛沙良望着脚下，低聲說：「我的母親有病，怎麼不叫上岸呢？老的母親。不行……」

「可倒霉了！」柯德尼密縫着眼睛，惡毒的說。「她過去是健康的！這是你由無綫電知道的吧，是嗎？」

『滾到啤酒酒店裏去吧，沒有你，我們也幹過來的！』顧賽茵吵着，威嚇的望着摩托手。他興奮得剎那間臉色都變了，忽而發着光輝，忽而帶着威嚇，『誰在停船時上岸，誰是混蛋！』

巴梭夫說：

『大家都留下的，別擔心。誰都不甘心受侮辱的。誰要下船——那就少一點阻礙，有什麼了不起呢，』他向顧賽茵點了一下頭，就到機器房去了，可是馬加洛夫趕着他。

『巴梭夫，弟兄們都將在機器房裏工作，可是我怎麼辦呢？無線電室都有條有理的。』

『你在機器房裏沒有事作，你不是技師，』巴梭夫躊躇的說，『可是，鬼傢伙……目下事情不在機器方面的……你一準來吧。』

二

顧賽茵在黑暗中睡醒了。船艙的隔扇，被均勻的，單調的，彷彿血在耳朵裏似的嗡嗡聲震動着。他從床上起來，跳到下邊來。他覺得他就誤了，船停在碼頭上。可是窗子是黑暗的，空洞的，波浪聲和溫柔的風的嘯聲，由窗子裏送來。顧賽茵跳到過道裏，門把從跟前過的人幾乎都碰傷了。

『去吧，』巴梭夫關心的說，『我找你的。現在過了茹羅島了。該幹得了。』

他們由廚房的熱壁跟前過去，順着船艙，到了機器房的門口。巴梭夫在這裏停住了。

『差不多全體船員都集在那裏了，』他微笑着說，『這是很好的開端，可是對於調整狄塞爾式的推進機，這是完全用不着的。』

『怎麼用不着呢？』顧賽茵奇怪起來，『因為你自己……』

『我自己主張大家幹，這是對的。最好是如果初次成功，是用大家的努力得到的話，那麼每個人都可以自負，而且機器跟前就不會有袖手旁觀的人了。』

『對的，』顧賽茵贊同着。主任技師彷彿另眼看待他似的，避着別人同他商量着，他暢快起來了，『你這想的很對。只是工作對於大家怕不得够。多餘的人不開消嗎？』

『不久要開消的，』巴梭夫說，『可是我以為我們不應該有旁觀的人。』

人都集在機器房裏的格子上，互相談着，盡力的大聲叫着，要壓倒了機器的聲響。顧賽茵一看到這習慣不來的一羣人的時候，就催促起來了。他知道這些人，而且他認為有一半都是毫不申用的人。他們只會執行命令，而且從來都是盡力的想趕快下班。他們是需要不斷的監視呢。巴梭夫想同這些人來調整發動機的。

顧賽茵跟着技師，順着梯子下去，他覺着注視着他們的眼光，他就不好意思起來，彷彿他冒充了別人似的。

『你去換活寒環，』巴梭夫說，『你帶五個小鐵匠和摩托手去。當你抬起活寒的時候——千萬注意。』

顧賽茵的催促增大了：主任技師有兩位助手，可是不知道什麼原故，他對他信任起來了。當顧賽茵還是一個摩托手，而且從來沒有指揮過人的時候，他如何去『千萬注意』呢？

巴梭夫把指示盤的略圖放在手掌裏。船員們都集在他的周圍，顧賽茵也站了一會，不知道作什

麼好。因為機器的響聲，把技師的聲音遮住了。當灑散的時候，常常所發生的那種習慣了的憂悶的心思，又逐漸的支配了他：「主任技師要提高發動機的旋轉數，向什麼人報告，要得到酬謝。但是，這些對於他——對於顧賽茵有什麼相干呢？昨天他在船橋上不過是裝傻罷了。」

忽然間，他看見巴梭夫向他招着手，又覺到一般人對他注意起來了，他紅着臉，粗暴的把眉頭皺了一下。他用那看不見的眼睛，望着巴梭夫伸給他的略圖。

「你到這裏瞧一瞧吧，」巴梭夫喊着，用手指頭在紙上指着。「這是活塞的最初的節度。這裏是壓力不足所得的不正確的，歪曲的略圖。這是第五個汽缸的正確的略圖。你看見區別了嗎？那麼，我們在哪兒調換活塞環呢？」他把略圖伸給顧賽茵，把手放到他肩上。

巴梭夫的助手，技師查多洛夫從旁邊一看，就忍不住的告訴說：

「應該是在第三和第四……」

「不要你說我知道的！」顧賽茵妬嫉的怒叱着，「應該換第三和第四個，巴梭夫……」
在上邊的一層上，往預備的一個活塞上套着環子。一碼半長的筒形的活塞體，放在格子上，擋住了往作坊去的路。郭若夫，葛沙良和兩個小鐵匠，用力抬着活塞，好把環子套上。他們使勁使得臉都發紅了，都互相呼喊着，好像準備接合起來似的。

「弟兄們在研究體育的，讓起重機休息着，」巴梭夫開玩笑的說，「你到他們跟前去一下吧，顧賽茵。」

顧賽茵到上邊跑去了。在他走近的時候，人都把活塞丟開了，都直起腰來。

『起重機壞了，』小鐵匠亞庫包夫平心靜氣的解釋道，『大概是掛鈎脫落了。你看什麼呢？告訴我們叫在靠岸以前收拾好，我們就盡力想法……』

他溫和的微笑着，用手巾揩着那慈祥的寬臉。顧賽茵從來是喜歡這位率直的人的，可是現在不知爲什麼他發惱了。

『總之是太不經心了！』他氣憤憤的嚷着，心裏就想到了鎖鏈的絞轆。他們沒有讓步。

『應該上到上邊的柱子上，修理一下，』一點都沒有受到顧賽茵的話頭刺激的亞庫包夫說，『可是我怕斷了。』

其餘的人都沒有離地方，期待的望着顧賽茵。他也很不願爬上去修理起重機。那時只有用手去拾活塞了。可是他看見巴梭夫從下邊望着他，就慌張起來了。

『弟兄們，把鐵鈎掛上，』他精明強幹的說，『我馬上……』

要想到機器房的頂棚下的柱子上，得從外面的玻璃上爬過來的。顧賽茵到了外邊，上到船尾上。冰冷的岸上的風，在黑暗裏颳着。碼頭上的燈火，圍繞着船隻，反映到水裏，好似金花環一般。顧賽茵從開着的艙口裏溜進來，吊在兩隻手上，用腳在摸索着柱子。炭氣的機器的溫暖，把他包圍着。人們都站在下邊，仰着頭，望着他。顧賽茵在柱子上爬着，喘着，用手指抓住鐵鏈。上到起重機的滑車跟前的時候，他就把鐵鏈掛到小齒輪上，他就好像對着木桶似的，往下邊喊着：

『慢慢的拉吧。不動了嗎？……挨罰的！……』

巴梭夫在下邊站着，看着略圖，顧賽茵高興起來了，他覺得巴梭夫不看着他，彷彿對於活塞的

一切工作，都完全相信他似的。他順着鐵鏈一直下來了，下到格子上，對小鐵匠們就幫起忙來。

電氣技師們——青年團員們都從配電盤後邊出來了。目前的修理，他們已經完成了，——
『德賓特』號的發電所把他們當作模範，可是他們沒有走。

『怎麼辦呢？』柯德尼問着，咬着指甲，『這裏是最主要的部分。我承認我對於狄塞爾發動機一點也不懂。』

『應該領導的，』馬加洛夫擔心的說，『你應該做模範。』
柯德尼皺起眉頭來。

『最好你都來領導吧，』他快快不樂的說，『可是你只簡單的幫助別人，你就遞個工具也好。你拿這做個樣子給那閒聊天的人看吧。』

『難道他知道應該作工嗎？』普洛琴柯用眼睛把不知所措的馬加洛夫估量了一下，『呸，壞傢伙！』

柯德尼第一個到下邊去了，到巴梭夫跟前去了。

『巴梭夫，我們自己的活幹完了，』他說着，『來幫你忙來了。有什麼活，就給我們幹吧，隨便拾個什麼東西，反正一個樣……』

小鐵匠們都圍在拾起來的活塞的周圍，按着活塞環。顧賽茵覺得工作進行得很鬆懈，彷彿用慢鏡頭放電影似的。塞環套不上棒頭了，得用鑿子把棒頭剔一剔的。他聽見發動機的有力突突的聲音靜止了，汽笛在上邊叫起來。應該預備三個活塞的，可是他頭一個還沒有完成呢。他把亞庫包夫

手裏的工具奪過來，就工作起來了。明光發亮的鐵屑，在鑿子下邊亂飛着。

『輕一點，顧賽茵，』亞庫包夫簡短的勸告着，『別狠了，套環就晃蕩起來了。』

第二個活塞由作坊裏滾出來了，掛到鐵鈎上，吊上去了。顧賽茵攔起了工作，望着發動機跟前幹些什麼事。人們帶着起螺旋釘的鉗子，上到汽鐘上。他們謹慎小心的抓住熱烟筒，下着汽鐘蓋。

顧賽茵由他們中間看出了柯德尼，但是還沒來得及驚訝，馬加洛夫不知從哪裏冒出來了。

『還沒弄完嗎？』他用哭的聲音囁起來。『可是我們只剩兩點鐘了。咳，這些人呵！』

『如果你能幹，你快些作吧，』顧賽茵生氣的搶白着說，『請吧，我瞧一瞧看！』

鐵在他的鑿子下，吱吱的發響，他的汗淋淋的肩膀，蒙上了一層銀色的鐵粉。在衣袋裏摸着烟捲的亞庫包夫，把手一揮，拿起了最後的一個活塞環。

『到海裏再吸吧，不要緊，』他瞟着馬加洛夫，快活的說，『把大槌子遞給我吧，好朋友。』

當把活塞做完的時候，顧賽茵擲了鑿子，走到抽風筒跟前。涼風撩着他的汗淋淋的脊背，手在甜蜜的發痛着。此刻，當他把工作一做完的時候，彷彿都把他忘了。摩托手們把汽鐘的蓋子下了，檢查着噴霧器。一切人都慌張的不在顧賽茵之下，甚至他認為那些懶鬼和船上的多餘的人都忙起來。

『我賣了力氣，作了活，可是難道這有誰注意了嗎？』他想到，但是這種思想已經不是好像從前那樣的刺他了，而是成了討厭的，嫌惡的，舊瘡痂似的，要用指甲把他揭去了。他抖擻了一下，就跑到發動機跟前了。

起重機的滑車在頂棚下慢慢的轉動着。做好了的活塞，在空中浮動着，吊緊的鐵鏈，在發着響聲。人們在下邊移動着，拉着起重機的絞輪，好像車夫趕着馱東西的牲口似的。

汽塞在汽缸的口上停住，開始往下放起來，牠終於下到汽缸的脖頸裏了。顧賽茵用手握住那入到鑄口裏的活塞環。當最後的環子放下去的時候，他直起腰來，揩了揩手。

『蓋子，』他指揮着摩托手，『第三個活塞作完了，巴梭夫。』

巴梭夫照他那發着一片澎湃的生氣的臉上望了一下，就微笑起來。他帶着急躁的心情，注視着他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尤其注意到人們臉色上的那種表情。那種懶惰的麻木，好像從他們的臉上消失了，換了焦急和熱烈的好奇的表情，這種表情是當人們第一次把心放到莊嚴的事業上的時候才有的。可是他擔心起來了。這只是好奇的一片澎湃的生氣——是鮮艷的，可是不堅實的火，牠準備在初次的失敗上要熄滅的。

巴梭夫不願意去想這種可能的失敗，不願意相信這種驚人的澎湃的生氣，會從顧賽茵臉上消失了。當報告裝貨完畢的汽笛響了以後，巴梭夫平心靜氣的走到開動了的斜面機跟前。

全體船員們都聚集在計量器前邊。顧賽茵站在氣力起重機跟前，把手放到舵輪上。他的信心突然消失了。速度表或者照舊表示一百次的迴轉吧？全體船員都沒登岸了，有好多人不換班的已經工作到第二班了。顧賽茵頭一個喊着競賽，鼓動着弟兄們。現在都要笑話他了……

信號從舵手室裏響起來了。巴梭夫扶着整速輪，看着指針。顧賽茵嘆了一口氣，閉起眼睛。

『開開吧，顧賽茵，』巴梭夫的聲音響起來。

顧賽茵聽見機器的載重的最初的響聲，鼓了鼓勇氣，就到配電盤跟前去了。信號針指到『慢倒』上，後來又指到『慢進』上。船轉動着離開碼頭了。

顧賽茵忍不住了，由針盤轉過身來。——「唔，不成功，有什麼辦法呢。我也同大家笑話呢。」怯懦的思想，在腦子裏閃了一下。可是後來除了摩托的逐漸強大的聲響以外，他把一切都忘記了。

速度表的指針，在刻度上很快的爬着。牠不停的跨過數字『一百』，就向前爬去了。

『一百〇五……一百〇七……一百一十……』

周圍的人都興奮的喧嚷着，後邊的人們，想看得更清楚些，都用脚尖站起來。發動機關足了馬力在響着。

『一百一十二，』馬加洛夫對着顧賽茵的耳朵，勝利的喊了一聲，『唉咳，瞧吧，顧賽茵！』

『是的，』郭若夫大大的拉長了聲音說着，用狡猾的微笑把鼻子皺了一下，『巴梭夫，現在可同『加馬利』號比賽一伙吧！』

顧賽茵上到甲板上，坐下休息起來。碼頭上的燈火，退到黑暗裏了。風把一片一片的烟擲下來，亂投到甲板上，掛在船口的腳踏板上，好像一片灰布似的。

顧賽茵望見主任技師從機器房裏出來，在從門裏透出來的燈光裏站着。

「他跟前來不來呢？」顧賽茵扭過身來想道。他覺得，如果現在巴梭夫來到他跟前，同他談起話來的時候，那一定就發生一種很重要的事情的，他在船上的全部生活就會改變了。腳步聲在他

後邊響着，他打了一個寒顫，覺到巴梭夫的手放到自己的肩上了。

『今天旋轉了一百十二次，』巴梭夫用日常的深謀遠慮的聲音說着，『弟兄們都在飯廳裏誇張着，他們一點也不會料到呢。不過這只是一個開端。應當使發動機保持着這種狀態。這更艱難呢，這裏我們可能的失敗呢。我想要說的是必需經常不斷的注意，更其要在停船的時候在機器房裏工作呢。』

『噴霧器常常被塞住了，』顧賽茵用同樣冷淡的沒有表情的口氣應答着，『現在很黑，看不見烟是什麼樣的，從前是黑的——好多煤烟，可是現在彷彿是乾乾淨淨的烟排洩出來了。』

『烟——沒要緊，』巴梭夫沉思的說，『烟，這就是烟罷了！』他笑起來，『你現在去上班了吧，顧賽茵？』

『我就去，』顧賽茵一邊起，一邊說着，『我少歇了一下。』

特別的事情一點也沒有發生。他們交換了事務上的意見，準備分手了。——大概因為沒留意，巴梭夫對他稱起『你』來了，不錯，這是他下意識的說出來的。因為巴梭夫只有對青年團的團員們才稱『你』呢……

『我還想謝謝你的，』巴梭夫突然說，『如果不是你的幫助……我一個人什麼也作不成的，』他簡單的補充着說。

『還有什麼可謝呢……』顧賽茵茫然的低聲說，『難道是我一個人嗎？』他瞪着技師的臉，但是那位不忙着走，伸着手。

於是顧賽茵模糊的所期待的那件重要的事情，就突然在這裏發生了。他抓着技師的手，用這樣大的勁握著，簡直把他的手指都握得粘到一起了。

「呵哈，巴梭夫，」他親切的低聲說，「好朋友！」

三

由無線電給油船「加馬利」號發出去的電報上，這樣的寫道：

「我們號召你們作社會主義的競賽，來完成運輸計劃。倘蒙贊同，請即示知。

船委會主席柯德尼」

當無線電員按着電鑰工作着的時候，船委會主席自己在他背後踏着腳。

「或者人家連話都不願同咱們說的吧？實際上，我們這方面太無賴了。因為我們的虧空還沒有彌補呢。」

馬加洛夫把發報機的電門關起來，在椅子上扭過身來。

「那麼，我們非正式的趕他們，他們將要迫不得已承認這個的。反正不是一個樣嗎？我們號召他們，我們——「德賓特」號上的四十五個人。這不冠冕堂皇嗎？競賽真是好事情呵！現在我已經不能安安靜靜的等着給我們派駁船了。我今天在碇泊場裏似乎把這些冷淡人們的神經頗有點損傷了。但是駁船却及時派來了。」

「我們趕上去嗎？」

「一定的。你曉得，柯德尼，當我們討論到全體船員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錯了。你記得你說過：「烏合之徒」嗎？」

「我似乎記不得了……」

「唉，不要玩滑頭吧！我那時引誘你到埃普倫去的。你真是忘性大，柯德尼！」

「過去的事……」

「說的倒好！摩托手們在靠船時是怎麼樣做活的，你聽見了嗎？這已經是一種新氣象。最有趣的是這些沒有指揮人的參加幹成功的。這怎麼樣開始的，你不記得嗎？」

「顧賽茵開始的……」

「過去的青年團員。可是爲什麼他是「過去的」呢，你知道嗎？」

「好像因爲鬧酒被開除了。實在情形不知道……」

「不行的，柯德尼！我們自己關在閱覽室裏，對於人完全不知道。競賽沒有我們在內，盲目的開始了的，我們只是附和他。」

「你昨天還想領導呢，」柯德尼挖苦道。

「算了吧……應當清算了這種糊塗的關門主義，應當同人們在一起工作。那時或許我們領導呢。」

「公開的會議多一點，」柯德尼說，「祕密少一點。主要的是應當各方面工作。我們在電氣設備上是有條有理的，於是就以爲做了榜樣了，都說——我們是模範。這是不值錢的，馬加洛夫！哪

兒工作進行得壞，我們應當到哪兒工作。如果不會調整發動機，拿工具來，把人組織起來，把目的指示給他們。組織人，這是難事，馬加洛夫。這是難事……」

「加馬利」船上沒有忙着答覆。晚上在吃晚飯的時候，馬加洛夫跑到辦公室裏了。

「請船委會主席到電報室裏去，」他帶着勝利的心情宣告說，「快去吧，柯德尼！」

電報室內擠滿了人。這裏有水手們，電氣技師們，抽水夫和摩托手們。甚至連舵手亞良丁也來了。都悄悄的說着，幾乎是耳語着，彷彿去請船委會主席的那位在這電報室裏，躲在發報機的配電盤後邊似的。顧賽茵微微的張着口，聽着電輪的細微的敲聲和擴音器的嘯聲。

「這是你現在傳達的嗎？」他低聲問着，「他現在說話嗎？他答覆些什麼？」

「滾你的去吧，」馬加洛夫沙着聲音說，「我弄錯了！」

輕率的答覆，終於從海的邊際傳來了：

「如果你們不是開玩笑，我們就同意。我們的條件：額外運輸兩萬五千噸油，縮短停船時間，途中完成修理工作。完了。」

電報室裏喧嘩起來了。電報在手遞手的傳閱着。亞良丁搖着頭。

「如果我們彌補了虧空，那倒是不錯的。額外運兩萬五千噸。對不起，——這是做夢。」

「但是，這是他們的提議，」柯德尼把眉頭一皺說，「這對他們不是做夢。」

「我們的機器是別樣的。」

「機器是一個模子鑄成的。我們的腦袋是別樣的，就是這！」

「關於腦袋的話，請讓我說吧，」沉默到現在的抽水夫普洛寧出來說，「你們曉得誰調整了加馬利的發動機呢？」

「我哪會知道呢？」

「可是我知道。我們的技師巴梭夫調整的。因為他從前在造船廠裏工作呢。」

「你弄錯了。不會有的事！」

「不。這我確確實實的知道呢。是他自己。」

顧響茵勝利的微笑着。

「昨天我們把左發動機的旋轉數，提高到一百一十二次，」他說着，環顧了一下，「都瞧見了吧？巴梭夫說，統統可以得到一百一十五次呢。」

他從桌子上抓起電報，很快的出去了。水手郝魯列夫帶着惡意的冷笑，用眼光送着他。

「挖地呢，」他說着，對亞良丁擠着眼，「現在應該想法去巴結技師了。去諂媚誣陷人的人了！可是爲着要流氓他受裁判了，你曉得嗎？」

「爲着鬧酒，」柯德尼愁眉不展的改正着說，「爲什麼瞎扯呢？郝魯列夫，你的舌頭齷齪得好像拭甲板的抹布似的！」

* * *

顧響茵把巴梭夫房輪的門開了一點。主任技師用拳頭支着太陽穴，在桌子後邊坐着。

「牙痛的嗎？」顧賽茵當心的把門關起來問着。

「不，牙好好的，」巴梭夫伸着懶腰說，「你這是想什麼心眼呢？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夜裏沒有睡，這就睡不着了。」

顧賽茵坐到椅子邊上，把電報展開來，可是不知爲什麼又把牠收起來了。

「那麼，你是發悶了，」他同情的說，「我早已瞧着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千頭萬緒的都往腦子裏鑽着，」技師用煩悶的聲音回答着。他抬起頭來，不知是笑自己呢，也不知是笑顧賽茵的問題呢，突然的笑了一聲。『我把妻子留在岸上的，』他突如其來的補充了一句。

「大概是年輕的女人吧？」顧賽茵咬着牙說。

「年輕的……因爲我也不是老頭呢。你曉得嗎？對我說話不要太客氣吧。我們不是在上班呢。」顧賽茵心滿意足的四平八穩的坐到椅子上，蹣着腿。

「真悶煞人了，你想想吧，」他淡然漠然的說，「航期完了的時候，要在家裏住一住呢。還沒有小孩子嗎？將來小孩子也有了。」

「一切都不是這樣簡單的，顧賽茵。」

「難道調理不好嗎？」

「調理不好的。人家把我派到這裏。她對這個不如意，顧賽茵。」

顧賽茵停止微笑了。

『噯咳，生活呵！關於我自己我告訴你說吧，』他情不自禁的衝口說出來，『老兄，我認識了一個姑娘。她非常的可愛，我告訴你說吧，她真是一個心愛的人。專門學校快畢業了。一個月總共只見兩次面，這怎麼能去結交呢。有時候我們夜裏靠碼頭，不然就是清晨她沒有工夫的時候我們到了。我不叫她到碼頭上來——突然我們要誤點了，或者我不能下船怎麼好呢。弟兄們在碼頭上都是愛嚼牙巴骨的，都奚落着人說：你發悶嗎，不叫送一送你嗎，七長八短的嚼起牙巴骨來。隨隨便便的可以得罪她的。我在花園裏遇到她，我們有絕妙的談話呢。她對海員們的生活，以及我們爲什麼不能完成運輸計劃，都很有興趣。我覺得她有求於我，彷彿期待着我就成大事似的。她說，你熱情而且堅決，你有不少的膽量。』

『聰明的女人，』巴梭夫說，『你怎麼回答呢？』

『當然要胡吹一陣的。我說，我們要成大人物的，你等一個禮拜吧。可是結果我們同她什麼也不會成功的。岸上有不少的人。有的是熱情而堅決的人——你只要挑選好了。當我目下在海上的時候，或許她已經找到人了。而且她自己是善於作莊嚴的事情呢。她在建築的實習上做過監工的。她說，李工們都非常尊敬我，實在的！我聽了她的話就傷心起來。巴梭夫，我們的道路是不同的。』

『聽了你的話，那麼一切海員都應該當光身漢了，』巴梭夫微笑起來，『這是荒唐話。柯德尼有女人和小孩子，水手長的小孩子都上學了。而且都是多麼可愛的小孩子呵，你最好瞧一瞧吧！』

『你把自己忘了吧？宣傳去吧！』

巴梭夫站起來，在艙裏來回走着。

『我開玩笑的，顧賽茵，』他賠罪的說，『我沒有妻子，我一個人。你開過我的牙，我很可笑。我開了一陣糊塗的玩笑，對不起……』

『那麼，你騙了我吧，』顧賽茵拉着長腔，用舌頭舔濕了自捲的烟捲說，『唔，不要緊，開開玩笑精神些。』他把電報展開來。『你看一看「加馬利」的覆電吧。』

他忍耐着，技師把電報看完。

『額外兩萬五千噸，』巴梭夫說，『責任真重。但是，我想着這我能擔負起來的，當然，如果我們動員一切方法的話。』

『什麼方法？』

『航行的速度和裝載的工作。或許還有別的方法。』

顧賽茵沉思起來。

『不能夠把「德賓特」的載重力增加嗎？』他問道。

『不行的，顧賽茵，「德賓特」不是橡皮船。』

『你別開玩笑……我們在碼頭上裝了多少燃料？預備燃料作四趟航行用嗎？』

『唔，作四趟的。而且這是易燃體呢。』

『如果預備一趟航行的燃料——那麼我們就可以帶三百多噸貨。』

『呵哈，鬼傢伙！』巴梭夫進退兩難的叫了一聲。『對的！我沒有想到這一層。幹嗎我們帶四趟的預備燃料呢？』

『不曉得。規矩是如此的。大概預備世界陸沉時用的吧。』

『唔，這是吹噓的。不應該運壓艙水，而應該運貨的。怎麼沒有一個人想到這一層呢？』巴梭夫站住了，『不能再取下一些別的東西呢？』

『在繩索庫裏有好多鏈子，預備錨和各種的破銅爛鐵，』顧賽茵沉思的說，『然後只剩下機器房的倉庫和作坊了。如果把船上一切的破銅爛鐵都收起來，這有五十噸重。』

『一總豈不是要剩出三百五十噸嗎？』

『可不是，』顧賽茵喜笑顏開了，『可是你說過，彷彿不能增加載重力呢！』

四

『德賓特』號的第二付發動機調整了以後，到亞斯特拉汗碇泊場的距離，三十小時就趕完了。可是在碇泊場裏發生了意外的障礙。船到的時候，拖船只帶了兩隻駁船來，第三隻駁船發生毛病了。

馬加洛夫在無線電報裏徒勞無益的累壞了聲帶，叫着碇泊場的差遣。——『派預備駁船到亞斯特拉汗，』——接着就是單調的冷淡的回答，這使得無線電員的無力的憤怒發作了。

裝了油的駁船往北方開去了。卸油的橡皮管在『德賓特』船上伸着，好像鐵鑷色的巨大的象鼻子似的，懸在甲板上。海鷗在油船的上空裏飛舞着，互相奪着銀色的小魚。船跟前的綠白色的海水，往地平線盡處發着藍光，同玻璃般的青天融成了一片。值理的海員們，意志消沉的在甲板上蹣

着，往北方望着，新的駁船一定要從那裏出現呢。

舵手賈次基等悶了，跑去找船長去了。

『你想想一下吧，』他到了辦公室的門口裏說，『這一趟我們在路上節省了五小時……應該在輪船公司面前獻慇懃吧，一定的！』

顧泰梭夫坐在桌子後邊，用小匙子在玻璃杯裏攪着。他在船上的明光發亮的茶壺的肚子上，照見了自己的面影，那面影成了凹不像的腫腫而扁平的了，兩頰的地方是兩塊很大的紅腫。他同助手談着話，總是斜着眼睛望着茶壺，沒有力氣使眼睛離開那妙不可言的面影。

『給輪船公司發一封無線電報倒不壞，』賈次基繼續說，『就讓這樣說吧：』在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的基礎上……』

『拉倒吧……』顧泰梭夫帶着嫌惡的心情說，茶壺上的面影抖動了一下，蓋上了一層小皺紋，『製造假電報……可恥呢，賈次基！』

『我的好朋友，這完全是真理，』賈次基微笑着，『爲什麼不利用這個呢？我們早已都焦急着我們沒有得到好批評，可是現在你却說——』拉倒吧……』但是，隨即便吧。』

『我誰也不願欺騙，這些電報也够我受了，』船長好像突然壯起膽子大聲吐露自己思想的人似的，說得一句比一句起勁了，『最後你要明白，這些浮誇的報告——不過是虛僞，卑污，難堪而已！競賽不過才開始，而我和你這裏都不相干呢。你要明白！』

這好像從來在他不大發怒的時候似的，顧泰梭夫焦躁的等待着反駁，這些反駁好像擁護他，證

明他的發怒是正常的。可是賈次基不作聲，他的臉表現着恐懼與溫柔的躊躇。

『我沒想到你會發出這些謬論來，』他傷心的說。『我盡力的把事情說好些，或者說話有點過火了。輪船公司管理處，對於航期開始的失敗，非常的焦慮。我聽說已經把一位船長免職了。我坦白的告訴你說吧，我不願意要別的船長來。』

『你說——免職了嗎？』顧泰梭夫反問道。

『我想着有點心痛，會把你……純潔的勤於奉公的人，可欽可敬的人！我對你有無限的深情，我坦白的說吧。』

『好朋友，難道我看見嗎？』顧泰梭夫低聲說，『你相信，我非常尊重你的關懷，可是這些報告使我不安。似乎我們近來太濫用報告了。因為，如果說良心話，在好多方面都是我們自己的錯。比如在碼頭附近攔淺到砂洲上……是誰的錯呢？而壓艙水的故事你記得吧？有什麼可說呢！』

賈次基剎那間心平氣和了，坐到桌子跟前。

『不錯，不錯，我同意，』他寬容的說，『誰沒有錯呢？可是現在彷彿轉變了。主任技師不讓聞人上岸，檢查着發動機。他無權不叫人休息，可是對於這個，應當把眼睛閉起來的。』

『他報告我了。』

『大概是惡狠狠的瞪着你的。大概說：我輕視你，可是不得已才來說話的。別介意這個吧，他是一個古怪人。比方，我千方百計的使他明白我不是他所想的那樣的老頑固，而絕對是自己人。哈哈。自然，也的確是如此的。好願船長，競賽對於我真是新的啓示。是改造任何人的絕妙的萬應如

意油。把人類道德的一切遠射砲都開動起來了，甚至如這樣永久不變的東西，如「光榮」和「勇敢」。實際上說，「號召」是一種舊玩藝，可是好看的有力的玩藝。我以爲是對的，現在我們人的臉上都表現着一種新的有意味的神色。總而言之——我贊成。」

顧泰梭夫默然的聽着。一種模糊的被動的精神狀態把他支配了，這種狀態當他同助手談話的時候是常有的。他只能注意着對談者的思想的突變，在這些突變的背後，彷彿在無窮無盡的螺旋裏似的，他自己的感覺喪失了。

「轉變起來了，你這樣想嗎？」他沉思的說。

「無疑義的。應當盡一切的可能去作，好開展勝利。有好多是關乎岸上的組織的。差遣是有自己的所好呢，如「加馬利」船。模範船先得到一切呢。那麼，應當給「德賓特」號創造模範船的聲譽。如果給輪船公司打電報去，我所說的……」

「怎麼呢，我不反對。我們來起草吧，」顧泰梭夫贊同着，他覺得他後悔地熱烈了，他想趕快讓步，以便在助手面前消除自己的過失。

「寫一封簡短的有價值的電報吧，」賈次基說着，掏出了筆記本。「在社會主義競賽和突擊的基礎上，我們提高了商業的速度……這樣寫老實些，而且沒有任何的麻煩。對嗎？」

他寫完了電報，把牠遞給顧泰梭夫。走了一圈，在窗子跟前站住，用腳跟沾着搖擺着。船長皺着額顛，看着電報。

「好吧，」他最後說道，「這樣的確是很有價值的。」

『還有一件事，』賈次基打着呵欠說，『有人提議取消對發動機用的四趟燃料。巴梭夫以爲如果從油船上除去了多餘的燃料和各種的破爛，就可以把船的有用的載重力增加到三百五十噸。想的不錯。我想先提醒你，請你不要反對。』

『對不起，』顧泰梭夫吃驚起來，『你想不要預備燃料嗎？』

『只留一趟用的，顧船長……』

『對不起，這怎麼着呢？』

『唔，我知道，』賈次基冷笑了一聲，『你最好告訴我吧：爲什麼我們預備四趟燃料呢？』

『以備萬一呢。爲什麼。大家都是這樣作的……』

賈次基打了一個呵欠。

『一趟航行的預備燃料，甚至比暴風雨天氣裏所用的還要多，』他溫和的說，『一趟三百五十噸——這一個月就是三千噸，而一期就額外省出約兩萬噸。顯而易見的事。』

『可是不危險嗎？』

『一定是危險的。冒險去得郭鐸揚的獎賞和感謝吧。呵，說妥了嗎？』

『大概算說妥了。』

『巴梭夫說，如果動員一切潛伏的方法，大可以超過計劃的，』助手沉思的說。『他好像是對的。總之，他已經發掘了一種方法了。大概這位下流的怪物，要大大的斗起來了，你瞧着吧。』

最後的一隻駁船，遲了兩點鐘才到。拖船的推進機鼓着水沫，把牠拉到『德賓特』跟前，汽笛尖銳的叫了一聲，就寂然了。愁眉不展的睡醒了的穿着皮襖的人們，在駁船的甲板上不慌不忙的周旋着，解着輸油管。海員們從油船邊上望着他們。

『官僚們，喝墨水的老鼠們在碇泊場裏坐着呢！』馬加洛夫生氣了。『我們損失兩點鐘，他們是不在乎的。這樣我們什麼也不會成功的。應當打擊他們的……』

『我們給裏海輪船公司經理遞呈子去，』柯德尼深謀遠慮的說，『他會叫他們努力的。』
『顧賽茵對說話的人望了一眼，疼癢的把眉頭皺了一下。駁船上的人們的遲緩的動作和他們的冷淡的面容，使他難忍的動氣了。』

『你們從來都是這樣走路的嗎？』他向下邊喊着，『喂，你們這些從戰鬥艦上來的人！』

『別挖苦他們，』柯德尼勸說着，『他們將會惡意的因循呢。』
但是顧賽茵並不甘休。

『去告訴你們的不稱職的上司吧，就說我們要控訴的。我們會找到管理處的！』

『你白罵的，』從下邊回答道，『我們都是小人物。』

顧賽茵離開了船側。無目的的縮短停船的時間和節省時間，可是這些努力的結果，都會隨隨便便爲着岸上的差遣的不注意所斷送了的。『德賓特』船上的海員們都關心着競賽的勝利，可是這勝

利同差遣，同駁船上的穿着毛皮衣的人，同碼頭工人都有關係的，於是顧賽茵盡力的不看駁船上所發生的事情，盡力的抑制着在他心裏沸騰了的悶氣，這悶氣實際上說，比那無處發洩的氣還難受呢。

從碇汨場開出來的時候，他的氣少少的平了一點——『德賓特』走了十二哩了。後來是值班，值班比較平安無事的過去了，——發動機沒有減少旋轉數，燃料供給得很確當。那個人的思想，總是在不斷的刺激着他：或許這些都是徒勞無益的吧？

下了班，吃過中飯以後，他睡覺了。可是醒來隔着窗子他望見了濃密的乳白色的霧。

霧從來是會把顧賽茵的心裏充滿了苦悶和從他心底裏掀起了煩愁的。他出去到甲板上，橫杆上照耀着的燈光，好像蒙着一層白綢子似的，發着暗色。噪音和足音，隱隱的響着。走到跟前的馬加洛夫的聲音是發啞的，他的臉是發青的。

『你聽着，我們的上司們幹嗎呢，』馬加洛夫說，『真糊塗極了！可是霧呵，起霧了！現在一定要誤點呢。』

顧賽茵無論對馬加洛夫的愁悶的面容，無論對他的話，都不覺得奇怪。在這樣的霧裏會有什麼好事情發生呢？他吸了一口濃濃的空息的空氣，往船外唾了一口微甜的唾沫。

『你聽着，電報發了，』馬加洛夫說，『在競賽和突擊的基礎上……』賤種們要投機了！

『滾他們的去吧，』顧賽茵冷淡的說，『霧好像熔岩似的起來了。我聽見速度也減低了。』

『真倒霉，』馬加洛夫說，『有什麼機可投呢！呵，我走了……』

顧賽茵一個人留下了。周圍的一切都慢慢的，無聲的蠕動着。片片的灰霧在甲板上爬着，掛到船口上，順着扶梯爬着，扶梯發着一股微濕氣和還帶有窒息的好像廢瓦斯氣似的。

「德賓特」的汽笛，用那感冒似的聲音，短短的叫了一聲，迎面來的船，細細的對他回答了一聲，綠眼睛在霧中眨了一眼。顧賽茵蹲下去，用兩手抱着膝蓋。

「糟了，」他低低的說，他的聲音微弱而且模糊，「用自己的電報把競賽弄糟了……賤種們，賤種們！在岸上也是這樣……」他焦躁的在腦子裏亂翻着最近幾天以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希望着找到那在腦子裏充滿了的最壞的事情，他決心失望了。

「霧就擱了，很很的就擱了……仁妮也不到花園裏來了。霧和很晚的時間——她無論如何是不來的！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我幹嗎服從她呢？……可是巴梭夫在鼓動着。當岸上有小舖子，而且都互相蓋着找不到邊的時候，他希望什麼呢？……報告，報告……或許巴梭夫什麼也不希望呢，他好像亞斯特拉汗的差遣一樣，好像賈次基和亞良丁一樣，不過更狡猾些呢？……碼頭近了。那裏是島，現在有燈光了……現在喝一口啤酒也好！正是時候……」

他走到船邊上，手放到欄杆上，臉對着那從霧中迎面浮來的碼頭的燈火的紅光。他這樣的站着，不斷的吐着甜唾沫，濕氣使他打着冷顫，一直站到那船跳板發響的時候。那時他下到碼頭上，輕鬆的揮着手，不回顧的，好像永遠離開了油船似的走了。

值班的人們，在甲板上踱着，互相呼喊着，他們顧不到顧賽茵身上。一小時以後，從「德賓特」船上來到啤酒酒店裏取暖的海員們，看見了他。小鐵匠亞庫包夫也在裏邊，就是顧賽茵教他用起重機

的那位——沉靜的，人都不注目的人，他禁烟只是因爲買了紙烟，把紙烟分給別人的原故。他一瞧見顧賽茵在旁邊桌子跟前坐着的時候，就呵哈了一聲，拚力的跑到他跟前，想把他拖到碼頭上去。但是甲板水手郝魯列夫緊緊的把小鐵匠的衣袖拉住了。

『請你別去吧。現在這位突擊隊員會顯一顯身手呢！』他幸災樂禍的說，『你坐下吧，我說！』顧賽茵用那炯炯的瘋狂的眼睛，向周圍望了一下，盡力的捉捕着滑過去了的鄰人的眼光。他躺到椅子上，面前排着空瓶子，滅了的烟頭，粘在他的下垂的，冒着沫的下嘴唇上。酒保們早已心神不安的在小桌周圍繞起圈子來了，而對面的一位偶然的酒友——短小的，蓬首的，恐懼的，微弱的人，——恭順的密縫着醉眼，打算溜走了。

顧賽茵突然跳起來，把瓶子從桌子上揮下來。他踉蹌的踏着彩色的碎玻璃，向門口走去了，一隊白衣的酒保，威嚇的揮着白方巾，迎面向他撲來，但是，在門口裏他用手掌把一個人推了一下，那人呵哈了一聲，頭就碰到門框上了。顧賽茵跳到街上就跑了，聽見囂子在後邊叫着。郝魯列夫在啤酒店裏笑得東倒西歪的拍着自己的膝蓋，亞庫包夫把錢向酒保們攙着，懇求着不要鬧事。

顧賽茵已經不像在海上當斜陽西沉的時候，細聲的溫柔的哼着了。酒醉的喘息，啞着嗓子，拳頭在頭頂上舞着，他好像火車頭的汽笛似的大叫着。過路的人都拐到街心上，在電影院門口的路燈下，一位少年大聲的叫起來。——比其柯麥爾！……匪徒！……流浪漢！……

在十字路口，顧賽茵張着手，擋住一位驚慌失措的女子的去路。

『可落到手裏了，馬露霞！……』往那蒼白的年輕的臉上一望，忽然不知所措的，傷愁的微笑

了一下。『怕什麼呢，難道我遭你了嗎？唉咳，你呀，可愛的人兒！……』

他的憤怒突然消失了，變成了軟弱和溫順的煩愁。在花園裏他倒到長椅子上，把襯衫的領子撕了。樹木慢慢的自左向右的浮動着，樹幹沐浴在下沉的濃霧裏。

「現在當然是改不過來了……」他艱難的轉着舌頭說，「現在都來裁判吧……好像那時的……好像那時的……在閱覽室裏……顯而易見的，巴梭夫來裁判的。當然的！呵，怎麼呢，裁判你們的吧，難道我反對嗎？請吧！」他抬起頭來，細聽着汽笛的叫聲。『德賓特』在叫呢……唉咳，大嗓子的傢伙呵！一起錯就走了……沒有我。最平常的事。」

他覺着左拳頭裏陣陣的發痛和發濕，彷彿把什麼活的粘東西捏碎了似的。他把血染黑了的手掌，放到眼跟前。

「我這是在哪裏？……酒瓶子……」

頭痛了，要發嘔了。遠遠的汽笛聲又叫了一聲，顧衞齒的脚都發冷了。

「我幹嗎坐着呢？再坐一會……再坐一會，」他數着片刻的時候，苦痛的伸着腿，「如果此刻起來，就可以走到……唉咳，我糟了！」

最後，他從長椅子上爬起來，站起來，兩條長腿踉踉跄跄的走着，盡力的抑制着發嘔。

「應該到跟前去呢，」他大聲的說，「找巴梭夫去……悄悄去。他曉得我的毛病的。」

食品店附近的屋檐下，站着兩個人。波浪在碼頭跟前的石頭上沖激的響着。

「你說他往花園裏跑去了嗎？」巴梭夫關懷的，生氣的問道，「你們不能止住他嗎？假英雄！」

「我們沒來得及，他好像瘋了似的，」亞庫包夫辯論着，「連那些酒保們都躲開了。他把一個人推的可不輕呢！他的勁……」

「瞧着吧，無論對誰，一句話都不准說，」巴梭夫提醒着說，「這不是他在走的嗎，你瞧。」

那人由吸油所跟前走着，四方形的黑影，投到柏油路上。他走着，彷彿偷偷摸摸似的，同時打着跛腳，用腳在摸索着。遠遠的聽見他的艱難的沙沙的喘息聲。他望見了屋檐下邊的人，就站住了。

「巴梭夫，」他低聲的喊着，「我不能到油船上去了吧？……我——明——白！」

「你應當到我的房艙裏去，」巴梭夫嚴厲的說，「用點勁，別踉蹌吧。你在前邊走。」

他們相似的在碼頭上走着。亞庫包夫爲着顧面子，退後了一點，裝着整理皮鞋帶子。他可憐顧賽茵的。值班的人影，在甲板上的船跳板跟前，發着黑色，紙烟的小光旋捲着，亮起來。

顧賽茵挺着身子，在船跳板上走着。到半腰裏他失掉了均衡，呵哈了一聲，用那隻割破了的手，抓住欄杆。船甲板上的人都笑起來。

「醉死了！」一個人的聲音說，「瞧見了嗎，弟兄們？」

巴梭夫上到甲板上，站住。

「郝魯列夫，」他叫道，「到這裏來！」

水手走到跟前，把手背在背後。

『要什麼？』

『有命令的：裝貨時有吸煙者，解除工作，交法庭辦理。你這不是頭一次了……』

『我熄滅了，』郝魯列夫匆匆的唾到烟頭上，彎着身子，躲着臉說，『有的人你追究，有的人鬧酒你瞞着，』他用抖顫的聲音說，『這是不憑良心的！』

『爲什麼瞞着？』巴梭夫懶洋洋的說，『明天我遞報告，每個人都領受自己的吧。明白嗎？』

『我已經熄滅了……』

『可是他已經清醒了……』

『最後一次了，巴梭夫，實在話……』

在住人的過道裏，都空無人跡了，只有從下邊的辦公室裏傳來了人語聲。巴梭夫進到房喻裏。

顧賽茵坐在桌子後邊，兩手抱着頭。他輕輕的搖着頭，彷彿忍着難耐的痛楚似的。他的襯衫塗着一層粘污，貼到身上；一撮濕頭髮，在後腦上躡着。

『有誰看見你了沒有？』巴梭夫問着，『你臉上有血的。這從哪來的？』

顧賽茵抬起頭，哭起來。

『我是賤貨，巴梭夫，』他用低聲的，清醒的聲音說，『我把自己的生活毀了，把船也玷辱了。你爲什麼把我引到這裏來呢？』

他打着冷顫，撇着嘴，把淚抹在臉上。巴梭夫嘆了一口氣，坐到吊鋪上。

『你聽着，別哭了，』他忍不住的說，『你到處弄的都是血，還有……你大概嘔吐了吧？去』

吧，去到洗臉室裏洗洗吧。」

他站起來，打開櫃子，抽出了一件乾淨襯衫。顧賽茵把頭放到龍頭下，用手拭着臉，大聲的鼻子出着氣，發着抖。水順着他的光胳膊彎流着，擊到地板上。他羞慚慚的把胳膊彎往回收了一點，睜開了一隻眼睛。

『把你這襯衫脫了，』巴梭夫指揮着，『現在把我這一件穿上吧。呵哈，你這壞傢伙，真奇怪！發酒瘋了。還有什麼樂趣呢？在這時候，正是非常需要紀律的時候！……給你手巾……難道你是同志嗎？你是糞土！』

『罵吧……怎麼呢，罵吧，』顧賽茵措了臉，換了襯衫。坐到椅子上，手放到膝蓋上。過節似的乾乾淨淨的襯衫，在他的脊背上鼓着，他的臉也逐漸的，羞怯的發起光輝來……

『一切都不知怎的湊到一起了，你明白，』他沙着聲音說，『官僚們坐在碇泊場裏，我們的也好……他們打了電報：「競賽，快些替我們捧場吧。」可是這時霧就……』

『總而言之，你滿口是荒唐話！你不過是一個墮落的典型，是流民！再來一點的話，你就會連船都玷辱了的。偶然發生的嗎？』

『現在已經要結束了，巴梭夫。這再不會有的！你一個人也別告訴。對不對？』

『不知道，』巴梭夫想了一下，『我告訴政治副指導員的，告訴布列季斯的。不過，他是好人。我想着會調理好的。』

顧賽茵嘆了一口氣，對窗子望了一眼。

『船已經開頭了，』他輕輕的說，『開頭了……』

斯泰漢諾夫(註)航行

『德賓特』的閱覽室裏，上着政治課。這裏聚着沒有值班的機械人員，電氣技師們和水手們。賈次基也來了。他帶着聚精會神的嚴峻的面孔，屹然不動的在旁邊坐着。人們都坐在長桌子的周圍，布列季斯坐在桌頭。

巴梭夫在機器房就誤了。當他進來的時候，室內靜悄悄的，揉皺的報紙，手遞手的傳閱着。巴梭夫趕得及在第一頁上看見了一張大的照像——寬檐的煤礦工人的帽子，長橢圓形的臉……

『今天我們看舊報，』政治副指導員對他扭過身來，『我因為有病，曠課了，』他賠罪的補充着說。

註：斯泰漢諾夫(Stakhanov，一九〇五年生)是蘇聯頓河礦區中的一位礦工，鑒於礦產量低落和管理及分工的無方，曾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夜間至礦坑中，用自己的新方法工作，結果在一班的工作中撞得了一百零兩噸煤，打破了過去一班僅七噸煤的紀錄，而成爲斯泰漢諾夫運動的肇始，及風行於全蘇聯各地的各國民經濟部門中。這個運動的要點，就在於適當分工，善於利用新技術，及在工作學習及提高技術能力等。

『標準的百分之一千二百，』馬加洛夫說，『真了不起！』

『我不明白，他這是怎麼做出來的？』顧賽茵羞辱的說，『他是神話中的英雄嗎，怎麼呢？』

『按他的照片是不大像的。你許更有勁的。』

『你讀一讀吧，馬加洛夫。』

巴梭夫站到牆跟前，習慣成自然的注視着在座人們的臉。這不妨礙讀報，而甚至更能幫助對讀報的理解。

『……八月三十日，斯泰漢諾夫的突擊隊，組織上重行編排了一番，用採煤錘一班採了一百五十二噸……』

舊報，巴梭夫已經看過牠的……摩托手葛沙良張着嘴聽着。他臉上現着一種神祕氣味的驚訝，這神氣是當兒童們聽故事的時候才有的。在山嶽那邊，在溝壑那邊，所發生的這件事，對他還是奇蹟。柯德尼望着同伴們，聚精會神的啃着指甲。關於斯泰漢諾夫的文章，他已經看過了，現在他正在賞識着這件奇事對別人所發生的效力。顧賽茵仍皺着眉頭，小血管在眉毛上邊有彈性的跳動着，皺着栗色的額顯的肉皮。自然的，他已經在想着能不能『組織上把「德賓特」船也重行編排一番呢。』

……水手赫魯列夫用那睡意朦朧的眼睛望着頂棚。頂棚下是吸煙的絞繞的灰煙，剝落的顏色，廣埭網裏的電燈。赫魯列夫大概在想自己的什麼心事呢——想着剛才開頭，得些時才停船的，他馬上要值班的，值狗夜班的。

……助手賣次基離開一切人，獨自在那兒。他用心用意的聽着，雖然他不向旁邊看，可是注意着他們呢。難道你了解賣次基嗎？礦工斯泰漢諾夫的簡短的歷史，巴梭夫是記熟了的。在「夷爾米諾」煤礦上，全體人員輪流的受着技術訓練，企圖着組織突擊隊，而且照自己的方法安排着突擊隊。對於勞動過程的精密的注意，在那裏每一種動作，每一分鐘都計算着的。

大概這是不容易成功的。巴梭夫想起了工程師涅曼和旋削工人艾巴特，尼梅洛夫斯基的教科書和發動機的調整。其餘的工程師們和官僚化的管理人員們，攔阻着斯泰漢諾夫的道路。人家用書裏邊的引證或者把他打倒的。

……斯泰漢諾夫同一些高貴的管理當局，進行着巨大的和艱苦的鬥爭，那些管理當局們頑強的死抱着陳腐的技術的標準。

實際上也就是如此的。落膽的管理人員們咆哮着，職工長們都嘲笑著：「嘴上的乳臭還沒乾呢。」把舊書和標準都搬出來了……一班採七噸煤——這是到頂了。這個不安分的人和他的突擊隊想要什麼呢？最好藉一個漂亮的口實把他開消了。

「做不到的，」巴梭夫氣憤憤的想着，他覺得，當他被迫離開工廠的時候，縹緲的勝利的預感，使他克服了失望。

布列季斯好好的把報紙疊了起來。

「斯泰漢諾夫運動，」他慢吞吞的說，「這首先是徹底的利用技術運動。這運動是從下層開始的，——管理部是不相干的。斯泰漢諾夫運動者——這是技術熟練的，知識充足的工人，想把生產

向前推進。資本家們是見不到這樣工人的，顯然的，這樣的工人只有我們有。」

柯德尼偏着那聰明的，有點像猴子似的臉說：

「斯泰漢諾夫運動者，我們還不多，——可是技術熟練的人，我們已經有了。如果他們會按照斯泰漢諾夫的方式組織工作，國內一切都足够了，就用不着去計算毫末了。每一個斯泰漢諾夫運動者所生產的東西，比他自己所能消費的多得多。這就是說，還沒有改組的其餘的工人們，部分的要依賴斯泰漢諾夫運動者而生存的。有良心的工人怎會讓自己依賴別的工人生存呢？結果是一切人都應該本着斯泰漢諾夫的精神去工作，自然是依着自己的聰明才力的。」

「對的，」馬加洛夫說，「應該這樣的。」

賈次基站起來，走到棹子跟前，微笑着，美麗的眼睛發着光輝：

「柯德尼同志說得非常的對，」他對政治副指導員說，「斯泰漢諾夫運動剛剛開始，可是已經具有一種大眾的基礎，而且無疑的要風靡全國。柯德尼真精幹。」

「弟兄們長成了，都會思索呢，」布列季斯老老實實的說，「政治經濟學不是白讀了的。」

課上完了。有幾個人在閱覽室裏圍着無線電員，他在用飛快的奔放的筆畫，在繪着東西。在紙上出現了很長的一串手車和一個戴着寬檐帽子的人。好像從來似的，畫的出現非常的神速，彷彿在銀幕上映畫似的。說話之間，就由馬加洛夫的手下跳出了小駁船，駁船上邊出現了數目字二五〇〇〇。疏疏的幾筆畫成的輪船，出現在紙邊上，水汪汪的碎波，在牠的防波堤下旋捲着。

在吃中飯的時候，水手加普申到了飯廳門口了。

「『加馬利』號來了，」他急躁的通知道，「唉咳，走得真好，同志們！」
有幾個人把匙子和叉子擲了。別的人慌張着，熱湯燙着。

所有的沒有值班的人，都集到『德賓特』的過板上和甲板上了。因為船是迎面來的，那船和他們中間的距離很快的消失着，就覺得『加馬利』是用砲艦的速度開駛似的。

舵手亞良丁，擠到水手們跟前，他們在過板上，看着油船往跟前走着。他盡力的裝着怠慢的，發悶的樣子，可是他的眼睛焦躁的發着光輝。

「你最好同他們通個報，馬加洛夫，」他對無線電員說，「最有趣的，打聽一下，看他們的速度有多大。」

「方便不方便呢？」馬加洛夫疑惑起來。

「有什麼不方便呢，因為我們同他們競賽呢。」

兩隻船走平行了，『加馬利』船的甲板，對過板上的人們揭開了，甲板上的欄杆跟前，人們都凝然不動的在站着。船尾上的旗子忽然抖動了一下，就順着旗杆落下來了。過板上的人羣，都稱贊的亂嚷着。

「瞧吧，旗下了，」加普申勝利的說，「把我們當人待了！應當答禮吧。」

他望着亞良丁，那位點着頭。加普申跑到船尾上。那隻船正在揮着帽子，牠已冒着灰色的烟遠去了。馬加洛夫從電報室裏出來，走到亞良丁跟前。

「十二哩。」他幻滅的說，「這是他們從前載貨的舊速度。我想着在中間他們有什麼新的成就呢。他們竟安於守成了！」

「昨天我們開十二哩半，」亞良丁顧慮的說，「現在空船我們開十三哩。老實說，我們的航行好像要走運了。」

「還不曉得呢。應當利用潛伏的可能。」

「什麼樣的可能呢？」

馬加洛夫謙遜的玩弄着腰帶。

「沒有去上過政治課嗎？可惜！我們談過斯泰漢諾夫運動者。潛伏的可能——這是指機械所能給與的那一切，如果這機械落到老練人手裏的話。就拿「德賓特」的發動機來說吧。這些發動機當出了工廠的時候，得到一百次的旋轉，而且汽缸的壓力不均。用船員的力量調整了以後，發動機就得到一百一十二次的旋轉，現在只有左邊第五個汽缸少有點壓力不夠。巴梭夫說發動機還沒徹底被利用，牠的力量還可以提高。這就是潛伏的力。巴梭夫說……」

「別這樣喧嚷吧！你聽着吧，馬加洛夫……」

「唔？」

「關於斯泰漢諾夫，我自己多少讀過一點的，我自己想同巴梭夫談一件事情。」

『這有什麼呢。去拉住他說好了。』

『關於那額外兩萬五千噸，我反對過，他不會爲這氣我吧？你想怎麼樣？』

『小事。他不是驕傲的人。』

『你聽着，馬加洛夫，』舵手不知不覺的動氣了，但是他竭着全力裝着不在意的樣子。『你在那裏工作，盡力的把事情弄好，多少你已經有點成績了。在航海上你什麼也不懂的，可是在輪船指揮的本身上，也有潛伏的可能。局部的講起來，我生了一種不壞的理想……』亞良丁繼續說，『就是說，往亞斯特拉汗碇泊場的路上，我們要繞過茹羅島，把牠留在左邊。這樣，我們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因爲直綫是在島的那面的。可是那裏水淺，吃水二十呎的船，無論如何是過不去的。可是，當我放空回來的時候，我們的船總共吃水六呎深，如果風平浪靜的天氣和艙裏沒有壓艙水的話。可是我們總是仍舊繞圈子，走外邊走，在這層上，我們至少損失四十分鐘。』

『海峽裏水有多深？』

『至少有七呎。如果放空和不帶壓艙水的話，一準能通過。時間上可以節省四十分鐘。這就是潛伏的可能，』舵手勝利的結束着說。

『爲什麼那裏沒有人走呢？』馬加洛夫奇怪着，『因爲這是很簡單的。』

『不曉得爲什麼……都害怕。我想同巴梭夫談一談，如果他同意的話，我們會說服船長的。』

亞良丁請馬加洛夫抽了一枝烟，就跑去研究地圖去了。馬加洛夫雖然裝着冷淡的樣子，可是他喜歡這個提議的。他惆悵着，甚至有點發愁了。如果這提議出自巴梭夫，出自政治副指導員，或者

出自托摩手的話，那更爲明白了。馬加洛夫憎惡起亞良丁了，他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都是和那爲着競爭而團結起來的集體作對的。亞良丁從來是孤立的，有點鬆懈的樣子。可是簡單的改變一下路線，幾乎就可以省出一點鐘的時間來！馬加洛夫忍不住的要把這事情告訴青年團的團員們了。

晚上船員們都在艙室裏聽無線電。柯德尼在那裏，普洛岑柯和顧賽茵也在那裏。他們一點都不起勁的聽了馬加洛夫的話，——可以看出來他們同意他的對於亞良丁的本能的敵視。

「當我們開始的時候，他袖手旁觀着，」顧賽茵發氣的說，「可是現在當沒有他就緒了的時候，他就挽起袖子鑽來戰鬥了。他只是要擺樣子的，而對於我們，這是光榮的事業。呵，去他的吧！」

「但是，這提議是有用的，」柯德尼萎靡不振的說。

「就讓是有用的吧，沒有我們也會想到的。」

「玩留聲機，這是他的事，」普洛岑柯微笑着，「可是我們要幹活的。呵，滾他的狗蛋吧！」巴梭夫進來，坐到同伙們跟前。在這以前，他克服了失眠症，睡了幾點鐘，那時他不是高興，可是他似乎特別的安靜，細聽着由無線電機放送來的遠遠的音樂，囁着，盡力的揣摩着曲調。

「唉咳，馬加洛夫，你真是一個頂呱呱的無線電員！你有沒有手風琴，能拉一陣也好。」

馬加洛夫用開心的微笑回答着，可是即刻就神祕的噤舌起來，降低了聲音，開始述說起亞良丁的提議來。青年團的團員們都望着巴梭夫，他心滿意足的抽着烟，爽快的自在的聽着。

「亞良丁提議由海峽裏走嗎？」他最後說，「這有點可疑的。我以爲那裏的水沒有八呎深。」

『我也就說這有點瞎扯，』馬加洛夫爽快的接着說。他高興着現在一切都了然了，他以為與集體船員作對的亞良了的提議，竟是一個失敗的虛構。『他不過是廢物而已！』

『想顯一顯身手，可是沒有成功，』顧賽茵說。『最好把他弄遠些……』

『把誰？』巴梭夫問道。

『舵手。叫他不要亂鑽好了！』

『你發瘋了吧！』巴梭夫奇怪起來，『別人提議事情，你却嚷起來了！一定要討論討論的。』青年團的團員們不作聲了。馬加洛夫就地轉動着，不知所措的張望着。

『你自己說的。我對於航海不熟悉。亞良丁是舵手，他更清楚些。我們同船長商量一下，考察考察路錢，想一想。我實在不明白，你有什麼不如意呢？』他帶着已往的沮喪，向四周望了一下，但是望見了不滿意的面容，於是突然就停止微笑了，他的眼睛也發呆了。

『你沒有感覺的，』顧賽茵氣憤的低聲說，『你難道沒瞧見這是什麼鳥麼？當我們下手幹的時候，他嘲笑我們說，額外兩萬五千噸——這是做夢。可是現在他打算招搖和取巧呢。我以為他是器量小的人……』

『唉，這些口角，』巴梭夫皺着眉頭說，『這裏都不是外人，我對於亞良丁知道得不比你壞。可是他最能手，他此刻還在船上，誰也無權阻止他來參加集體工作的。將來他要作壞事的話——我們制止他，或者把他摔出去！現在他幫助我們，我們推開他——這是害自己的。』

『不對的，弟兄們，』柯德尼愁眉不展的說，『我們又開始關門了，創造高貴人的小組織了。』

我們已經談過這個的。馬加洛夫，你自己說過的，我們同人們在一起工作太少了。爲什麼要重演錯誤呢？」

「他對我太不對勁了！他有點像局外人……」

「我以爲，或者把他從油船上趕走，或者吸收他和利用他。不應該叫他當局外人的。」

「從來是如此的，」巴梭夫緩和的繼續說，「最初你一個人工作着——都阻礙你，嘲笑你，百般的證明着你幹的是糊塗事。如果你走的是正確的路，堅毅的達到了目的，人們就逐漸的同意你，而且願意幫助你了。吸引人們自己方面來，——這是一半事業。主要的一半——大概……你去同政治指導員談一談吧。我說得不好，我算什麼宣傳員呢！」他帶着微笑，自己把自己的話打斷了。

「好了，說那麼多幹嗎呢，」顧賽茵鎮定的嘟囔着，「如果他幫忙的話，我們說謝謝吧。不對嗎，馬加洛夫？」

「不錯……」

在最末一班前的時候，巴梭夫上到舵手橋上，想按着地圖看一看預定的路線。

海是風平浪靜的。寬闊的平滑的波浪，在自己的浪脊上，載着浮動的繁星的映影。橋的欄杆很溫暖，微微的有點露濕和輕微的顫動。如果不是船的這種微微的抖顫，那就覺得這船是一下不動的在停着，而海好像河似的往風颳的那方面，往浪滾的那方面流着。

巴梭夫低聲的唱着，往下邊望着。在上甲板上的小艇跟前，發着女子衣服的白色。笑聲和假裝

生氣的聲音，傳到他跟前。

「別洩氣……」

「這她是同誰呢？」巴梭夫想着，想起了女食務員魏嫩的小臉，想起了她的小鼻子和磁器色的兒童額顱上的淡眉毛。春天水手們爲了她吵過嘴，和在船員中間關於她散佈着謠言，這一直到政治副指導員布列季斯在會場上把他們奚落了一頓才止。她對一切人都是同樣的慇懃，可是無論同誰都沒有好久的停留到甲板上。

「魏嫩找到人了，」巴梭夫突然苦痛的思想道，「大概她很愛上了。怎麼呢，這是明白的事。因爲甚至連白癡——只有我……」他把自己的思想打斷了。「這倒不錯，周圍是這樣的黑夜，他們站在那裏擁抱着，誰也看不見他們。我也有過這樣的事呢，可是不是真實的，因爲好像中斷了似的，一切就這樣簡單的完結了。有什麼可惜呢？」

他走到甲板室跟前，極力的思索着新的路綫——亞良丁的提議。但是他帶着顯明的幻覺，望見了牽轆的手，甚至連在自己肩上的這手的重量都覺着了，她的臉就好像發光似的，從黑暗裏露出來了。

「覺得我從來是愛你的，司令官……」

他向上望着那滿撒着燦爛星砂的黑天，咬着牙。應該即刻着手作事的。他走過了船橋，繞過了甲板室。水手加普申在一付預備的羅盤針跟前站着，彎着腰，望着盤面。他寫着，他專心營志的連腳步聲都沒聽見了。

『你研究羅盤針的嗎？』巴梭夫問着，他的聲音帶着一種交際的口氣，他曉得這口氣是他從來叫人作正經事的時候用的，『我自己早就打算研究航海的，可是總是找不出時間來……事情是很正經的……』

加普申打了一個顫，就轉過身來，不知所措的微笑着，但是一知道是巴梭夫的時候，即刻心就放下去了。

『不，我不是研究的，我是注意着路程的，』他用神祕的快語說，『不過請你靜一點。別叫他聽見了。』

『誰？』

『值班的舵工。』

『你注意着路程的嗎？』

『我現在解釋給你聽，』水手慌張着說，『我只寫……好了。』

『你瞧瞧吧，現在船斜行了三度。這是他，是舵工在抽烟的。我已經寫了四頁了。這裏還有很大的傾斜——還有五度和五度多的傾斜呢。如果把船行的路綫劃到地圖上的話，那就是一條彎彎曲曲的路綫。我注意着路綫已經是第二天了……』

『這些傾斜大大的縮減了速度嗎？』巴梭夫很起興味的問道。

『小聲一點，他聽見的……怎會不減少呢！你提高了發動機的力，可是目前舵工卑污的工作着，這一切都歸烏有了。當我值班看舵的時候，我瞧出來了。後來上政治課談到斯泰漢諾夫和談到

潛伏的可能。我以為直航綫和不帶傾斜，這也就是潛伏的可能。今天我值班看舵的時候，達到了最小的傾斜——半度的傾斜，不會多的。現在我記載了別的舵工的工作，明天給他們看看他們是如何駛船的。真不知恥！」

『你的記載都整理好了嗎？』巴梭夫很快的問着。

『完全弄好了。當我監視着傾斜的時候，我甚至連時間都寫着的。』

『那麼，我們把他們的工作列一個圖表，我們召集船員來討論一下。這是很大的潛伏的可能，你是對的。』

『對嗎？』水手喜歡起來了，『我們督促他們吧，巴梭夫！』他對羅盤針瞟了一眼，打開日記本，『又斜行了。斜了兩度半……你自己瞧瞧吧！』

『我看見的，』巴梭夫笑了一聲，『只是我的問題就誤了你的事。我走了。』

這次簡短的談話，彷彿一股風兒似的，把他的意識吹動了，他恢復了那種堅定的平衡，他過去是被別人的幸福的奇觀，由這平衡裏驅逐了的。

「又是一種發現，」他帶着愉快的驚異，想着同水手談的話，「這樣簡單的，每個知道直綫比曲綫短的人都明白的事。舵手們，船長們和水手們，都曉得航行的傾斜。可是這却是一個舵工發現的。」

在『德賓特』的全體船員大會上，確定了第一次斯泰漢諾夫航行的計劃。實在說，會是完全没有開。也沒有主席團，也沒有報告人。人們下了班，來了，又走了。閱覽室裏的抽烟的烟氣，熏得陰暗起來了，政治副指導員布列季斯甚至連秩序都沒有打算恢復。當喧嘩加強起來，人聲融匯成雜亂的興奮的轟鳴的時候，他輕輕把眉頭皺起來。他坐着，不左右張望，也不改變姿勢，他沉沒在凝思裏。只有他不時的發出的簡短的解釋，證明着在注意的聽着，而且在這喧雜裏，他輕而易舉的瞭解了一切。

好像從來似的，也沒有發生衝突。水手加普申將一張紙在桌上展開，那紙上用鉛筆畫了一條波狀的曲綫。加普申紅着臉，拘束得拙笨的陳述着他自己在那一付預備羅盤針跟前的觀察。周圍在笑着，大家一齊都說起來。柯德尼密縫着眼睛，在人叢中找尋着舵工。

『你們都曉得這是什麼呢？』他嚴肅的開始說。『彼得和伊凡，拉一塊大木板。彼得累壞了，脊梁骨累斷了，而伊凡在鼓着頰出着氣。不好，舵工同志們，從我們這面看來，甚至太不體面了！』

『這都是瞎扯的，同志們，』憂鬱的聲音說，『他自己睡在舵輪跟前的……他開船時也傾斜呢！』

『不，不是瞎扯的！』

『爲這他得挨打的，』一個人的小心謹慎的聲音說。

顧賽茵的頰抖動了一下，自己的沉重的身子，從長凳子上拾起來。

「這是誰說的？」他大嘆了一聲，「唔，你出來說吧！」

「安靜一點，弟兄們，」政治副指導員不變姿勢的說，「你們是在哪裏呢？……加普申說事情的。舵工們應該努力，不要抹殺了船員們的成績。最初我們去監督他們。」

「對的，監督他們！」

「是的……去監督舵工們。」

「續繼開會吧……」

助手亞良丁帶着自己的平常的怠慢的愁樣子，倒到椅子上，仰着頭，眼睛被烟薰得密縫着。但是他不停的望着門。船長忽然來了，忽然又出去到船橋上。巴梭夫在機器房裏就攔住了。亞良丁擔心起來了。難道都把他的提議忘了嗎？可是船長來了，歎着氣，同政治副指導員坐在一起，疲憊的微閉着眼睛。賈次基到了門口裏，用好奇的，銳利的眼光，向大會望了一眼，大概是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微笑着。巴梭夫最後一個來了。他弄得很髒，看來很疲倦。因為睫毛上落着煤烟，他的眼睛就彷彿陷到眼眶裏了，這使他的樣子顯得變悶，可怕。可是他微笑了，一直到亞良丁跟前去了。

「請坐吧，巴梭夫，有坐位的，」亞良丁說，在椅子上移動着，「我怕你不來了……」

他變了自己的平常的自信的音調，即刻就對自己生起氣來。「他還想着我是巴結他呢。同他在一起，好像他自己似的，應當簡慢些，粗野些的。這樣才顯出他是有權威的……」

巴梭夫坐到椅子邊上，無精打采的把手搭到椅子背上。

「都在準備修理燃料唧筒的，」他向旁邊望着說，「這是剩下的最後一付了。」

亞良丁表現着注意的臉色，他自怨着，找不出答話來，可是同時他得意着他同技師坐在一塊，而且當着一切人他同他們談着話。

『關於新路綫怎麼樣呢？』巴梭夫對政治副指導員喊了一聲，『你們三頭在那裏討論着，為什麼不作聲呢？』

船長顧泰梭夫擔心的手忙腳亂了。

『實際上，我們沒有得出結論呢。海峽的深度，似乎吃水七呎深的船，即空船，是能通過，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這路綫這樣少有人研究過……你覺得怎麼樣，賈次基？』

『我沒有參加三頭會議，』賈次基說着，微笑着，『可是我的意見，我已經告訴過你了。可以通行的。』

『我知道可以的……可是責任大着呢，』顧泰梭夫拉長着聲音說，『別人都存着戒心，可是我們去鑽。如果警戒到那裏走，那就是危險的。不危險嗎？』

『危險，這太過甚了。有一點兒危險——這是對的。』

『都瞧見了吧？有危險，怎麼能夠呢？』

『只有魚浮的時候才沒有危險呢，』顧泰梭夫，賈次基過於溫和的微笑了一下，『不能請馬利船長給我們開一條路綫呢。』

僵局似的死寂，支配了會場。好多人都低着頭，掩住了微笑，咬着嘴唇。巴梭夫咳嗽了一聲，皺起眉頭，望着舵手：連賈次基自己也似乎對自己的話奇怪起來。他帶着望不見的和愉快的躊躇，

向周圍張望了一下。

『我想說的是應該去冒一下險，如果這是合理的，而且是合乎目的的話，』他毫不侷促的說，『在海峽裏，我們幾乎節省一小時，——由新路綫每一程約省出十萬噸哩。如果我們採用這一點，我們是給別人開闢了道路。總而言之，我贊成！』

『那就請你看一看地圖吧，顧船長，』政治副指導員說，『你似乎沒有反對，我記得……』船長快快不樂的用那虛腫的手掌支着頰。好像從來似的，因為別人勸他，他難受起來，他很想同意着，把這事情結束起來。可是同時他又怕負責任，這責任他可以不擔負的。

『好吧，就這樣吧，』他終於用堅決的聲音說了，這聲音是非常軟弱讓步的人常有的，這樣的人，知道自己的軟弱，盡力的在自己周圍的人們面前，要把這軟弱掩起來，『我自己把船往海峽裏開。究竟危險似乎不大吧？』他半說半問的結束了，彷彿等待着別人來肯定這最後幾個字，好永遠放心似的。

亞良丁滿面光彩了。在最後的一分鐘裏，他的面色改變了幾次，忽而發愁的擔心着，忽而嘴角的皺紋又展開來，高興着。現在他對巴梭夫身語着，無力遮掩自己的愉快了，也忘了自己故意要擺着相野和怠慢的架子了：

『這是真正的合理化人的提議。對嗎，巴梭夫？』

*

*

*

*

在靠岸的時候，從油船上卸下了一百噸左右的無用的重東西。這裏有錨鏈和錨，預定冬季修理

用的發動機的重零件。預備燃料只帶够一週用的。這些使船的有益的載重，增加了三百多噸。

機器房裏裝理好了燃料唧筒，刷清了噴霧器。滿身髒的，蓬首的顧賽茵，跳到甲板上，把無錢電員叫到跟前。

『你給我受點勞吧，』他侷促的說，『我今天由這裏出不去了，你瞧瞧……總而言之，你應該給一個人打個電話。』

『明白了。你今天不逛了，』馬加洛夫笑起來，『你現在活像兒童畫片上的吃人的玩藝。她叫什麼名子……你那位人？』

他由顧賽茵手裏接過了一張紙，把帽子挪到後腦上。

『我告訴她，說你發惱了。或許她同我去逛一逛呢，怎麼曉得呢！』

『你不會要無賴吧，馬加洛夫？』顧賽茵帶着疑惑的神氣問道，『叫你好看的，你瞧着吧！』

在船到以前，發了關於準備斯泰漢諾夫航行的電報。碼頭工人和吸油所的人員，都被通知了。吸油所工作得很順手，貨物十足的裝起來，輸油管在發着響聲，『德賓特』的高大的船身，慢慢的沉入水裏了。

船長和助手們，從能手橋上注視着裝貨。熱烈的，微帶着勝利的準備的忙碌，打動了顧泰俊夫的心。在海上他看了最後一號的報紙，被光榮圍繞着的斯泰漢諾夫的形象，呈現到他面前了。可是顧泰俊夫總是怕着什麼。忽然恐懼起來了，好似突如其來的什麼東西，抓住了他的心。在船上作出好多新事情，這新的局面，同他的嗜好舊制度相矛盾了。

在大會上，都勸他走海峽走，他同意了，因為他覺得冒險性不很大，而周圍都討論着斯泰漢諾夫的勇敢的合理化。但是他上到船橋上，一想起在碧流洲附近砂灘上擱淺的「高加索」號，他的信心就消失了。在甲板上拉着上鏽的鎖鏈和繩索，從機器房的貯藏室裏，把很重的筒狀體的東西搬出來，這種東西的用處，只有技師曉得。當巴梭夫站在甲板上督促着工人的時候，顧泰梭夫平心靜氣的想着這一大堆的重東西，有多麼重呵。可是技師一去到機器房的時候，那時顧泰梭夫突然就感到不安起來，——無論如何，到現在總沒有人這樣幹過。如果在海上突然需用着預備的東西，或風暴起了的時候，燃料不夠可如何是好呢！

顧泰梭夫很願同他的第一個助手談一談，他甚至同他談過幾次了，可是賈次基少回答，顯而易見的他很消沉。他的面色發白了，兩頰顯得老腫了，從前顧泰梭夫是沒有覺着這個的。而且賈次基發着酒氣，他的眼睛陰沉沉的，有病的發着光。

「你怎麼了？」當暫時的只剩他們兩個人的時候，顧泰梭夫問道，「你是有病的樣子。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頭痛……」

「盡是酒杯子作怪的。你最好丟掉吧，實在說！」

「算了吧……叫我到電影院去吧，怎麼呢？你聽着……他們都很年輕的。或者我想着是這樣的嗎？我說的是在甲板上的那些人。」

「不算太年輕的。巴梭夫有三十來歲了……那不是他在站着呢。」

『不，他是小孩子……不過是一個精明強幹的小孩子罷了！』

『我不懂。』

『也不需要叫你懂的。你是老頭子了。』

『你最好躺一躺吧……你怎麼了？』

『沒關係。你瞧一瞧亞良丁吧。』

第二個助手上到船橋上，站住換着氣。他望了望錶，就幸福的微笑起來。

『三小時裝了七千噸，』他精神煥發的通知着。『真不錯，顧船長，碼頭上從來還沒有這樣工作過呢。我跑到吸油所裏想謝謝他們，可是他們笑起來了。他們說，我們今天給斯泰漢諾夫運動者工作的。在海裏表現你們自己吧，這就是一切的感謝。但是，我們應該往深處開一開了，這碼頭水很淺，顧船長。』

『怎麼呢，我們開吧，』船長同意道，『你覺得怎麼樣，賈次基？』

『我不知道……你看得更清楚。』

『開吧，』船長決定了，突然快活起來，『好朋友，請你去用起錨機開十碼。你說，一切都進行得挺好嗎？』

『特別好，顧船長！』

工人們在碼頭上抬起了輸油管。撤到旁邊去的輸油管，在繫船樁上邊懸掛着，流着黑色的石油。『德賓特』的起錨的電氣摩托，在發着響聲。船慢慢的沿着碼頭滑到深水裏就停住了。現在只

按上一根輸油管，裝最後的一千噸貨。天黑了。顧賽茵上到甲板上，坐到扶梯的台階上。他低聲的哼着，用抹布揩着臉和光胸脯，用鼻孔插着新鮮的海風。從城裏回來的水手們，在船跳板上走着。馬加洛夫也在他們中間。他走到顧賽茵跟前，行着舉手禮，皮鞋後跟碰得響着。

『任務完成，』他帶着開玩笑的神氣說，『她吩咐叫向你致敬。她懷着無限的深情，談着關下。我甚至連淚都落下來了。』

『別裝小丑吧，』顧賽茵把眉頭一皺，『她說了什麼？』

『不，實在的。看來她是在迫切的等你的，因為當我說了你忙的時候，她的聲音就中斷了。有趣的，她是什麼人呢？』

『不是你的腦袋所能想的事……唉咳，鬼氣……真悲哀，馬加洛夫！』

『有什麼悲哀呢？我告訴她說，我們要作斯泰漢諾夫航行的，她就開始打聽着，好像她快活起來了。而且好像她喜歡我的聲音似的。結果，被別人從電話室裏趕出來了。真可愛的姑娘呵！』

『你懂得的多着呢……』

在碼頭上站着的工人們，把輸油管關起來，拉住了輸油管的起重機的鏈子。裝貨完畢了。『德賓特』的金屬的聲音，震耳的吼起來，一切聲響，剎那間都沉沒了。後來吼聲中止了，短短的低吠的回聲，遠遠的 answering。

『三小時零十七分把貨裝完了，』馬加洛夫望着手錶說。『碼頭工人真能幹！我們從來還沒有裝得這樣快呢。摩托手同志們，現在只看你們所開的運數吧。』

顧賽茵跳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快活的笑起來。

「現在燃料唧筒修好了。在路上我們至少要開十三哩。够不够？咳咳，我們今天開跑步吧，馬加洛夫！光榮的開跑步吧！」

四

將近午夜的時候，賈次基由艙裏出來了。他過於牢穩的在溼潤的鋪板上走着，由上甲板跟前走過去，靠着吊艇柱，仰起尖尖的下巴。

新月在天邊的暗藍色的雲裏，發着光輝。碼頭燈火的抖顫的紅光，沈沒到海裏了。

賈次基呵哈了一聲，打着呵欠，聳了聳肩，鞋後跟的聲音嗒嗒的響着，就走了，他走過了當他到跟前給他讓着路的值班的人，走過了通到船橋的扶梯，走過了甲板室，往下去了，——又是那頂上帶着滑車的，變得好像問話符號似的吊艇柱，月光照着的溼帆布，帆檣上的燈光，海邊的燈光。

「監獄！」賈次基大聲的說，他自己的聲音使他抖顫着。「逛完了。想不到艙裏去嗎，賈次基？」

乳白色的帶灰塵的電燈，在過道裏的頂棚下亮了，門板在發着白色。聲音在下邊響着。留聲機在靜寂裏由亞良丁的艙裏甜蜜的哼着。舵手用皮鞋跟着搖擺着，鑰匙串在響着。

「你在跳舞的嗎？」他咬着牙，低聲說，「跳你們的吧，白癡們！可是你們總是在監獄裏……」他對值班的轉過身來。「郝魯列夫嗎？」水手把身子一挺，模糊的現在黑暗中。

「到跟前來。你那裏事情怎麼樣？」賈次基打着呵欠問道，「悶得很，老弟。」

「當然的。值夜班——簡直同狗一樣。」

郝魯列夫逡巡着，想仔細看一看舵手的臉。

「怎麼樣，你對工作滿意嗎？」賈次基怠慢的問着，「我們的變動很大——我們要得獎的。你高興嗎？」

「當然高興，不然該怎麼呢……」

「那麼，就滿意了……」

「怎麼說好呢……」

他們的面孔，在黑暗裏模糊的發着白色，他們的聲音，當心的互相的捉摸着。

「我們出了些名人。你喜歡這個嗎？看了報，可以這樣想道，一個韃靼人顧賽茵完成着任務，而別的人就這麼樣，是垃圾。」

「這有什麼可說呢。太侮辱人了……」

「老弟，你永遠不能成名的。你不是那材料。像無綫電員那小子，那是另一回事了。」

「唔，這個還要瞧一瞧看吧！昨天他們的發動機搗蛋起來了。燈滅了……我一切都看着的！」

「真能幹，你真聰明。油船上幹些什麼，你應該一切都曉得。今天發動機，可是明天還有什麼東西搗蛋的。那時我們會把一切都弄妥貼的。」

「如果在大海裏失事……」

「嗤！……你說這什麼話？誰在下邊站着呢？」

「水手長，他聽不清。」

「好吧。人家教你——只會損壞。你明白，現在一切都是靠着我們嗎？我們的船長是空架子。」

「小老頭，」郝魯列夫往跟前挪着，嘻嘻的笑了一聲。「我一切都看着的。你別疑惑吧，賈次基。」

「真能幹。必要時，我同你談一談，」賈次基說着，望着海裏的遠遠的燈火。他拐回頭來，把已經走過的路，又走了一遍。

有一道門，微微的開了，一個蒼白的圓頭的，由門裏伸着。頭不動一下的在伸着，眼鏡的鏡片，在閃着光輝。

「願船長！」賈次基愉快的喊了一聲，「難道你還沒有睡嗎？我苦惱得很，好朋友！這裏發痛，」他把手掌放到胸上，「一條很大的毒蟲，大蟲……牠有時在咬着我，就是這傢伙呵！可是你怎麼不睡呢？」

船長從門縫裏擠出來，撫摩着頭頂。

「我看鷹之歌（註）的，」他說着，溫柔的微笑着，「你記得這作品嗎，好朋友？……」生來是鷹的，不能飛」……這裏邊對於有翅膀的有多麼驕傲，對於那些不能飛的有多麼悲苦呵！」

賈次基哈哈大笑起來。

註：鷹之歌係高爾基所作。

『我的知心人，這都是些無稽之談……可是你沒有睡覺，我倒很喜歡，』他用鞋跟站着，搖擺着，帶着醉意的溫柔，噉着嘴唇。船長離開了一點，鼻孔在抖動着。

『你喝醉了，賈次基，』他發愁的說，『你什麼時候才完結呢？把帽子好好戴一戴。』

『醉了，當然的，醉了！在監獄裏你還叫我幹什麼事呢？只有喝酒和研究古典作家了。到我房裏去一下吧，顧船長，去一分鐘也好！這樣可怕的夢……在這裏你不給我行點好嗎，不給我盡一點小小的情意嗎？這樣的苦悶……我現在去把我的房門開開……監房似的房艙。因為我們是在監獄裏呢。你別張望吧，一個人也沒有，只有咱們倆！從你的臉色也看出來你是在監獄裏的。你是仁慈的人，是不幸的人，而且你不能够由這裏走開的。難道能鑽到水裏去嗎？』

顧泰梭夫跟着賈次基入到房艙裏了。小桌子上放着墨水瓶和精巧的古鐘，——明光發亮的小輪子，均勻而微小的舞蹈着，磁質的小擺，鼓動着彈簧，耍着鬼臉，在擺架上搖擺着。綠燈光從燈罩下放出來，脚下鋪着鬆軟的小地氈。發着酒精氣，香水氣，蜜味的烟草氣。舒適，溫暖，美觀。可是賈次基癡癡的咬着白牙，說着煩悶，失眠和可怕的簡短的夢。

『除你以外，我這裏一個人也沒有。我想叫你一個人明白我。比方，如果布列季斯勸告我，有什麼意思呢？他教訓我，說我是將要滅亡的階級的殘片。當這殘片真厭惡人，無益的東西，並且可以把手割掉嗎？哈——哈……把這殘片摔了，別叫礙事，現在摔他媽的吧！』

賈次基把眼睛睜得圓圓的，帶着半諧謔半真誠的瘋狂，踏着脚。他那歪臉上的每一條筋肉，都在抖顫着。後來，他就像演了一齣戲似的，揩了額顫，微弱的疲倦的微笑了一聲。

『可是不想叫人把我摔出去，這就是難事！』他繼續說着，神祕的降低着聲音，『老德國人說，「梅茵咖啡什麥赫特米爾諾郝宰爾古特（註）」。』你說叫怎麼辦呢？』

顧泰棧夫沈重的倒到安樂椅上，把手放到肚子上，嘆了一口氣。

『你說的都是無稽之談，』他躊躇的低聲說，『誰要把你摔出去呢？一般的說來……如果你後來找不到位置，那你爲什麼還喝酒呢？你臉都發白了。』

賈本基在室內踱着。

『你告訴我吧，有時候你不覺得你老了，老透了嗎？不是衰弱了，不是的。而是老了，在我們城裏，你老得就好像波斯城牆的生着苔蘚的石頭似的吧？你看見了多少輩的人生活着，死亡着，你同他們在一起體驗過他們的每一種錯誤，每一種糊塗事。發現了新大陸，建築了金字塔，出版了法典。新大陸上移民了，開墾了，無聊的旅行家眺望着被打碎了的石像。在古墓地上和古戰場上建築了屠獸場和公共廁所。人們匆忙的生活着，好像他們要完成什麼奇蹟似的。你試一試去改變他們的信念吧。他們從路上把你推開，連頭都不扭的前去了。可是不干他們的事呢，你呢，你怎麼呢，你的狀況如何呢？你老了，一切對你早都討厭了。還有什麼辦法呢？你跑到西比利亞的大森林裏去，那裏的狼一定會把你吃了的吧？或者你假裝着你相信今天的太陽，而且同那些要重新改造人生的人們一道走嗎？人家在陣列裏給你一個位置，都恭維你，歡迎你。可是這是很痛苦的，很厭倦的，

註·這是一句德國話 *Main Kafe Schnecht mir noch zehr gut!* 意譯爲：『我的咖啡的味道，嚐起來

還並不很壞。』

而主要的，你周圍的人們，都不是手執着玩具的馬刀在鬥爭的。他們拚死命的戰鬥着，把犧牲的人尊之爲英雄。不願露真面目，你就得到火坑裏鑽。可是你呢，你只爲了保全自己的一條命，才裝模做樣的，鬼曉得你爲什麼把這條命總看得比一切都寶貴呢。你扮演着滑稽戲，你好像舉着錘子的小丑似的，緊張得紅着臉，咳嗽着。遲早你的紙做的錘子被發現出來，那時帶着侮辱，把你從舞台上摔下去，剝奪了對你的恭敬，那一切就完了。常言說，演的戲連燭錢都不值。況且，你曉得更清楚，這事情遲早會發生的……」

顧泰梭夫苦悶的望了望錶。已經不想睡覺了，但是覺得彷彿有一種麻木，有一種淡漠，把他壓到椅子上似的。

「我不懂你扯些什麼，」他低聲說着，生氣的端詳着對談者的臉，「這是一種諷喻！這是你自己說自己的嗎？」

「諷喻！正是諷喻呵！」賈次基狂喜的接着說，「我們的一切情況，都在這一個名詞裏。相互間小心謹慎得甚至用諷喻來談話。呵哈，從前的人真聰明，真混蛋！可是，你對這些怎麼想呢？」

「我想着，你不過是喝醉了……這樣的思想，使健全的人都會戰慄起來。發臭起來的。」

「真的嗎？」

「是的。我們對於過去不敢這樣說的。這一切彫刻家，武人，甚至煉金丹的人，在他們自己是對的，他們比我們都高尚得多了，因爲他們相信，他們探求。如果沒有他們，怕我們不知道現在所知道的呢。」

『可是他們腐朽了！』賈次基喊了一聲，『唔，他們爲什麼痛苦呢？他們使誰幸福了嗎，把誰和解了嗎，他們自己享福了嗎？荒唐！』

『呵哈，你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懂的！』

『你好好想一想吧，顧船長。百年之後，你死後，一根釘子也不留了……但是，過去的都滾牠的蛋吧！關於這，我現在難道還提了嗎？我希望着，你明白我嗎？』

『也是，也不是。我只是明白你憎惡那些人，憎惡在下邊的人們。你憎惡他們，因爲他們年輕和準備犧牲自己，因爲他們幸福和聽着音樂。他們的幸福和他們的對於未來的信仰，對你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這未來裏，是沒有你的位置的。你過於是局外人了……可是你的假裝是奇怪的，賈次基。你在大會上的態度如何呢！你甚至有點欺負我，可是我不生氣。有時我甚至討厭我自己……你怎麼能有這樣思想呢？將來有人用指頭指着你喊道：他是假裝的！』

顧泰梭夫最後的一句話，幾乎是低聲說出來的。他的臉發白了，額上出着汗。賈次基用腳跟站着，搖擺着，咬着牙。對方的每一個字，就好像看不見的針刺着似的，使他發着抖。

『我一點也不怕，』他粗暴的好像刀割似的說，『要想考查我，他們的聰明不夠。可是你別出賣我，我的知心人，我們同你緊緊的連絡起來。我對你比較技師巴梭夫更親近，更了解的。別擺手吧！』

賈次基沿着房艙的對角綫踱着，在屋角裏靈敏的轉過身子。他的影子有時在他脚下縮成一團，有時伸開來，投到艙壁上。

『我鄙視他們的裁判，』他模糊的囁嚅着。『他們不能鑽到我的腦褶裏的。可是，如果他們一聽得的話……』

他走到桌子跟前，慢慢的把黑色的暖水瓶的塞子打開。當透明的液體在玻璃杯裏咕嚕的響了一下的時候，他打了一個冷顫，一口喝乾，用手掌掩着嘴唇。搯了一小塊麵包，擲到口裏。

『你聽着，够了，』顧泰陵夫微微的抗議起來，『實在的，我現在走了！算了吧！』

艙裏更強烈的發着一股酒精氣。下邊的留聲機，最後的呵哈了一聲，發出了一聲戰慄的聲音，就寂然了。賈次基麻木的站在桌子跟前，長指頭插到頭髮裏。

『那麼……我想告訴你一些什麼。你別想着我是懺悔了，或者是我怕自己的思想。不是的，不是的！讓你知道這個吧。你一個人知道。我相信在根本上我們所想的都是一個樣，雖然你引證着古典的作家。這變着……你想像一下吧，有一次我自己幾乎犧牲了。你不信嗎？……我不開玩笑的。而且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是一九零六年的事了。你瞧吧，我甚至連日子都舉出來，——我老實說的，並不是諷喻……那時代真壞得很。體面的商人，娼賭魔窟的老板和米哈爾·阿罕格爾同盟（註）的光棍們，都在街上毆打着工人和學生。那些無論如何都不信仰的孤獨的痛苦的人們——都在家裏自殺了。從前那些穩健的談政治的自由主義的辯護士們和牙醫們，都躲到幕後，甚至為窮困所迫，都帶着神祕的悲哀的面容。真是討厭的悽慘的時代呵！你記得嗎？大概你也坐過吧？唔，唔，我當

註：米哈爾·阿罕格爾同盟，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後黑色百人團所組織的祕密恐怖組織，專對付革命者及工人，並迫害猶太人。

然是說笑談的！可是這一場風暴，不是開玩笑的把我捲去了。把我投擲着，旋轉着，我處在無底深谷的邊緣上。用小手指的指甲掛在谷邊上……我不明白那時是什麼東西鼓動着我去鬥爭呢。是冒險的渴望嗎，是口令，暗號，衣袋裏的武器，樓頂上的武器等等的浪漫風味嗎？或者只是對於易感的人們的時代精神——有力的因素呢？我想這兩者都起了相當的作用。

「……那時我在海軍學校畢業了業，在克朗什達特的砲台上服務的。夏天砲台上騷動起來了。巡洋艦「格洛莫白」號，從遠東回來了。那正是在對馬島（註）戰敗之後，水手們凶惡得好像鬼一般——成羣結隊的走着，在十字街口集會着，用拳頭向軍官們威嚇着。這些大半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水手們，工兵們，作坊的技師們。從表面看來，他們都不特別相信我。可是我總覺得這些愉快大膽的人們，只是爲着刺激神經和解悶才集會來的。都說着，威嚇着，可是後來都同意——發動還嫌早。我那時很喜歡這事。雖然我自己也假想着我是一個叛黨，我藏匿了武器，可是我心裏總相信什麼也不會有的，不會發生事故那是最好的。雖然那事件當然不妨礙驅逐海軍將領，佔領軍艦和打着紅旗攻彼得堡去，——暢心吧！……」

「有一位地雷工兵，他的外號叫土老客，他使我有點吃驚。他大概是組織的靈魂——大身幹，滿臉麻了，小小的鷹眼睛。有一次傳令兵謝尼頭上裹着傷，來到會場上。一位軍官竟用熱茶噴他一臉。土老客一聽說，臉發白得好像死人似的。」「讓我是個混蛋吧，」他叫着，「他們出不去夏天

註：對馬島位於日本及朝鮮間之日本海峽，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後，俄國艦隊曾在此島附近全軍覆沒。

的！把他們的奴才種子都連根拔了的！謝尼，叫瞧一瞧！」傳令兵把繃帶解開，臉發紅得都起泡了。引起了什麼變動呵！我的心都跳起來了。使我迷惑的這一幕劇，同那刺激神經，已經毫不相干了。應當是這樣不幸的，——此公覺着對我有一種特別的同情。他同我談着，幾乎親切的微笑起來：「你是他們營壘的人，可是此刻你是我們的人了，是脫逃的人了。因此我就愛你如同兒子似的。」這樣溫存得使我肉麻，可是當時有什麼辦法呢？那時或者我同組織斷絕關係吧，可是自尊心在我心裏作怪起來——浮淺的，幼稚的自尊心。如果大家突然以爲你是害怕了怎麼好呢？夏天就這樣過去了，實在說，我那時是幸福的。新的局面，有袖章的海軍裝，海軍士官的短劍，這一切，我還沒來得及討厭的。大街上的帶音樂的咖啡店，風雅的花枝招展的女子，「史特列娜」的吉卜賽女人。美麗呵！夜間在海灣裏划船，馬淇潭上的白夜，真珠的……萬慮俱忘的輕鬆，酒醉的暈眩，前途事業的幻影。這怎能置身物外呢？有一次，傍晚我回家了，在桌子上看到一張字條。「鬼把和尙趕走了，來到這鬼地方！」我明白發生什麼重要事故了，可是總不相信有危險。我記得，當我出門以前，我刮了刮臉，帽子裏洒了香水。想開完會到花園裏或者到咖啡店裏去。這事從來總是甚至帶着挑動的勁兒發生的，——從會場裏一直就到酒店去了。很遠的路程，十分鐘走到了。顯然的，這我是祕而不宣的，有時我自己對這不自然的混和物甚至都嫌惡着……可是喜歡牠。

「我來到了。土老客在門口迎着我，抱着吻了三次。他低聲說，「同志，在斯維堡的軍艦上暴動了。把軍官們都淹死了，把海軍旗都下了做包脚布了，都往克朗什達特進發的。有電報呢！」屋裏擠滿了人——全部組織都在這裏。熱得好像在澡塘裏似的。做着懷的帆布的水兵服，紅臉，疲勞

過度的嘔噁子和絕望的糊塗的狂喜。我聽見傳令兵謝尼——他從來是如此沉靜的人——喊道：「弟兄們，我們的苦難現在受盡了！把惡魔們都投到水裏去！」可是土老客溫情的對他說：「謝尼，期待着吧，我們不分手的，」於是帶着快活的微笑對我說：「可等到了。」

「我坐到屋角裏，等待着，有人更细心的忽然想起來：發動還嫌早呢。於是，那時大家都好像從前一樣——都幸福的很有異致的，而不是可怕的……可是，結果却相反。土老客說：——明天我們發動，我們援助同志們。誰愛惜自己的狗命，最好他滾開，不要沉思吧。事情是嚴重的，弟兄們……表決吧，誰贊成呢？……」

「誰也沒有走，誰也沒有阻擋地雷工兵。大家都沉默的舉起手。我望着別人，也舉起手來。這時我喪失了自主的能力了。後來討論了暴動的計劃。大概我也參加了，提供了意見。土老客對我說：「明天打四次鈴的時候，從砲台裏出去宣誓。盡力的把砲鎖破壞，」我同意了。

「當入脖子上帶上繩結，馬上要被絞死的時候那樣的感觉，我體驗了。你曉得，這一切都是滑稽，——應該只用腳尖站起來，好自由的呼吸。可是忽然間脚滑了，繩結勒緊了……實際上是完了！」

「我想起來第二天我怎麼樣了。拿去打靶了……騎馬的中國女子馬柯……葉尼賽人的祭典。可是發生過什麼事情呢。無論葉尼賽團的軍官的面貌，無論他們的名子，我都想不起來了。有一種蒼白的影子……我的靈魂好像得麻痺症似的，非常神速的一半靈魂就麻木了。可是我清清楚楚的想像到我在砲台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大概一個官長把我放下去，我幾乎嘴都不會張了。土老客彷彿在

猜想我的心。走到跟前，來到旁邊，抱着我。「唉，親愛的，明天好多人就完了！別想這個吧……」怎會不如此呢。我到街上去了。這是什麼鬼玩藝？花園裏奏着音樂，「鬥牛士」……你明白嗎？」

賈次基清脆而活潑的笑起來，輕輕的照船長的膝蓋上打了一下。顧泰梭夫抖動了一下。

「快些說完吧，」他惡狠狠的低聲說，「你怎麼會幸免了呢？暴動以後你脫逃了嗎？」

「哼——哼……不完全如此的……」顧船長，我述說了我的心情，可是沒有談事實呢……你想着我膽怯了嗎？嚇得屁滾尿流，禱告上帝了嗎？不，不是那樣的，不是那樣的！那時候我實在是幾乎鎮定的。我站着，聽着這該咒的音樂。我站着，心中看見——跳舞的！天是清明的，綠白色的，明天是晴天，是有風的天氣。我想着，我明天差不多是要被打死了，怎會還有閒情顧到這些呢！他們在那兒的大會上接着吻，喜歡着，等待着什麼。難道是死嗎？不，當然不是的！或者他們都相信會活命嗎？也不是。那麼，他們是喜歡着他們死了以後所來到的那東西呢……我自己對自己說道，比方要佔領了砲台，軍艦和兵工廠吧。把軍官逮捕了，衝到彼得堡去，武裝了人民。下去我就想像不出來了。因為我要死了。我怎樣能够喜歡那不相干的和從來不會看見的東西呢，我是一個活人，昨天我還是有無限前途的人。紀念會的席上我的鬼影子在坐着呢！……」

賈次基抓住了船長的凝視的眼光，把眼睛轉到一邊去。

「顧船長，我活得不少了，我的頭髮都蒼白了。可是我不說我活够了。最好是那時把我裝到帆布袋裏，投到馬淇潭底裏去。第二天就許把我忘掉了。難道會有好心腸的人在祕密報紙上寫一小篇

關於死英雄的文章嗎！哼！「死英雄」，這個字糊塗得就好像所謂藹然可親的死屍似的……你願意做藹然可親的死屍嗎，我的知心人？我崇拜監獄！……你望什麼呢？不贊同嗎，怎麼呢？」

「你的經歷還沒有說完，」顧船長用抖顫的聲音說，「請繼續說吧！」

賈次基把手指折得響着，轉過身來。

「我不明白你想要什麼的……而且，真鬼氣！你想要事實嗎？請吧！他們在規定的時間裏進攻了，殺了衛兵。奪了鎗械，企圖着衝到砲台裏去。機關槍迎着他們……他們撲到兵工廠去……葉尼賽團的兵士們，把他們包圍了……他們沒有子彈。開槍了。他們的人數並不怎麼多……到夜裏一切都完了。你還要什麼呢？詳情我記不得了，對不起……斯維傑的軍艦並沒有開來。是誤會呢，是挑撥呢——不得而知……一切都非常迅速的完結了。死屍裝到小火輪上運走了，馬路洗乾淨了……」

「賈次基，可是土老客呢，」船長用微小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道，「請告訴我，他怎麼樣了？」

賈次基站起來，前後的躡着，醉冷的縮着身子。

「你怎麼突然提起他來呢？你也好奇嗎，你曉得……什麼和怎麼樣，」他停住，側着身子望着，不知是微笑呢，是要鬼臉呢。『絞死了！你想知道詳細嗎？可惜記不清楚了。』

顧泰梭夫一下不動的坐着，喘着氣，臉上起着紅潮。

「你沒有全說完，賈次基，」他帶着優柔寡斷的人大膽起來，要吐露實話的那種迅速說，「別說了吧，別再多說了。我聽說過這段可怕的历史……那裏有好細的，這你很知道……你……」

『癡愚！』賈次基咬着牙，全身抖顫着。『好傢伙，你想什麼的……不，實際上你是發瘋了！你聽着……』

『爲什麼，爲什麼你談這些呢？』顧泰梭夫手抓着椅子柄，鼓着勁，起身說。『什麼鬼東西把我同你拴到一起了？我不同情你。你這些思想和你同我的接近，真使我發嘔……呵哈，爲什麼我不能夠剝露你……和我呢！』

『好朋友，這值得痛苦嗎？』賈次基說着，伸着手，愉快的，親切的微笑了一下，『你也有難言之隱嗎？我知道這的，知道的！我們牢穩的而且緊密的連繫着呢……不過，爲了上帝，緘口吧！我們有壽呢。因爲就是此地也常有不壞的時光呢……甚至不算十分壞的……現在我們在這上邊競賽吧，我來處理這個……一切歸我來處理，顧船長。不過要緘口！如果你試一試……』

他沒有說完就跟着船長走了。他臉上詭媚的——溫柔的氣色，很快的變成了威脅的鬼臉。可是船長突然軟化起來，不知怎的狼狽起來了。不久以前所起的情火，連影子也沒有了。

『我自己心裏也懷着同樣的回憶……或者更壞呢，』他悲哀的低聲說，『我自己也忘不了，我也同你一樣，自己對自己辯白。可是，不要說這些吧。你聽見了沒有？永遠再不要……可是說，——不，我誰也不說的。誰也不……』

五

關於斯泰漢諾夫航行的消息，傳遍了碼頭上的一切街巷。油船『德賓特』號往海裏開走了，直

到早晨，關於牠連一點消息也沒聽到。六點鐘的時候，當輪船公司營業課長打無綫電問速度的時候，牠回答了。可是無綫電員泰魯莫夫在電報簿裏寫了未曾見過的數目——十四哩。這似乎太多了，好像弄錯了似的。輪船公司裏叫着電話，匆匆的 answering。泰魯莫夫決定考查一下，於是又叫起『德賓特』號了。他把放送氣象報告的時間都就誤了，沒有發的電報，在他桌子上都積成堆了。他接着電鐘，一直工作到沙沙的單調的無綫電聲音回報的時候：『一切均好。速度十四哩半。』在少停了一會之後，斷斷續續的好像罵人話似的響亮的一聲：『九十九。』無綫電員哈哈大笑着，把身機擲了。在無綫電愛好者的國際語上，這數目字的意思是『滾你的蛋吧。』馬加洛夫快活的要起流氓呢，或者是真正生氣他叫了四次無綫電呢。

『你明白嗎，牟霞，』泰魯莫夫說，『他們把過去一切的速度都壓倒了！』加馬利裝着貨開十二哩，這就算走得不錯了。他們是什麼呢，是會魔法的人嗎？』

牟霞慎重的回答道：

『我們別忙着高興吧。他們還沒有到碇泊場呢。速度當然是不小，可是……還應當鞏固這勝利呢。到現在他們是常常落後的，』她補充道。

但是馬上裏海的布爾雪維克報的編輯部，打電話問『德賓特』的速度了。牟霞用怠慢的口氣，對着電話筒說：

『最後的消息——速度是十四哩半。不相信嗎？那你就到中央無綫電局叫你相信吧……是的，是的，恭喜……最好不要在碇泊場就誤他們。一有新消息的時候，我們每次的都通知你……』

八點鐘的時候，泰魯莫夫和牟霞都換班了。他們一塊走到十字街口，好像從來一般，他挽着牟霞的臂膊，他倆都沉默着，好像早已互相習慣了的人似的，毫不介意這沉默。牟霞忽然問起來：

『關於「德賓特」大概會登報的吧？你想怎麼樣？』

『那一定的。』

『可是相片呢？』

『誰的相片？』

『他們的……斯泰漢諾夫運動者的。』

『可是他們有四十五個人呢……優秀的份子大概照下來的，不是一切人都照的。』

『瞧吧，他們都成名了……你聽着，泰魯莫夫！……』

『什麼？』

『我看報上說斯泰漢諾夫在去年惹惱了什麼經理人員們。難道這是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可是你爲什麼問呢？』

『真有點古怪……唔，再見吧，泰魯莫夫。』

『再見吧。你真奇怪吧？你的眼睛都變大了……瞧着吧，別跌到電車底下了……』

*

*

*

*

清晨的時候，泰魯莫夫又同『德賓特』通起報來了。夜裏油船不會減低了速度。到亞斯特拉汗的碇泊場的距離，牠走了三十一小時。駁船隊在海豹洲附近等待着牠。早晨的風，健旺起來，波浪

也起來了。把最後的一隻駁船，勉強的拖到跟前。雖然如此，三小時貨就卸完了。油船已經開回頭了，大浪匆匆的由北方向牠追來，威脅着使牠慢行。

白天是另一班在無線電台上值班的，泰魯莫夫晚上來值班的時候，看了看電報簿。關於斯泰漢諾夫航行的消息，一點也沒有記載。十二點過後，『德賓特』就該到的，可是在八點鐘的時候，無線電員聽見牠的呼叫了。

『我們在茹羅島的之字形的航綫上。過兩小時即到。請通知裝卸碼頭。』

『這怎麼一回事呢？』值班的奇怪起來，『因為，如果他們現在到了茹羅島的之字形的航綫上，那他們頂多只剩三點鐘的路了。或者是無線電員鬧錯了吧！』

『給差遣處打電話吧，』泰魯莫夫笑起來，『誰也沒有鬧錯，一切都對的！』

『這是不會有的事。我自己駛過這條綫，我曉得！』

『你不曉得他們的新航綫。他們走島的另一面走的，走海峽過的。這條路短得多。』

『可是那裏水淺。』

『有八呎深。他們放空回來，沒有壓艙水。而且他們把不用的重東西都卸了，減少了吃水量。他們一切都有計算的，別擔心吧。』

『呵哈，真能幹！也真難怪在碼頭上那麼多人都談着他們。現在在馬哈其—加拉，在亞斯特拉汗，在克拉斯諾沃德斯克……都要曉得他們了。』

『他們裏邊有一個人我知道的。這就是無線電員馬加各夫。他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完全是一

個小孩子……是一個快活的人……」

「可是我曉得他們的船長。還可以，沒有一點特別的地方。是一個老頭。他愛說「請吧，好朋友……」」謝謝你，好朋友……」是一個心平氣和的人。」

牟霞默然的咬着嘴唇，聽着這談話。她從早晨起，就不作聲了，大家也都不注意她。她突然做着傲慢的樣子，對泰魯莫夫說：

「碼頭上大概有好多看熱鬧的人。如果我們去瞧瞧，好不好？」

「好吧，泰魯莫夫同意着，『我帶你去。』

「我很想逛一逛，」她匆匆的補充說，『多好的風呵！』

他們隨着馬路，往石油港去了。牟霞那時下意識的數着他的手指，默然的用肩膀緊貼着他。泰魯莫夫低聲的探討着說：

「什麼叫斯泰漢諾夫的方法？合理化，合理的勞動的組織，徹底的利用生產技術的方法。我覺得，只要有機器裝置的勞動，都可以採用這種方法的。爲什麼不把牠用到無綫電交通上來呢？我一分鐘拍一百多字，而且很快的找到電報掛號。可是還不只此呢。如果把發電機調整一下，消除聲的背景……你覺得怎麼樣，牟霞？」

他們繞過了工廠，難忍的海的光輝，刺激着他們的眼睛。一座鋼質的巨物，在海灣中間轉動着，微黃的上鋪的船榜，在水上高聳着。一團一團的泡沫，在船尾沸騰着。

「這是……牠吧？」牟霞站住問道。

『就是牠，斯泰漢諾夫運動者！快些走。』

『不，等等……』

有些什麼人興奮的談着話，揮着皮包，由他們跟前過去，到碼頭上去了。泰魯莫夫聽到了半句話『……航運任務的百分之一百二十……』

牟霞把手掙脫了，用睜大的眼睛，望着碼頭。

『從這裏看得很清楚，』她低聲說，『我不到前邊去了。』那時他就帶着驚奇和若干希望，對她望了一眼，因為他想起了這位巴梭夫在『德賓特』船上的……這哪樣，牟霞不願意見他吧？

泰魯莫夫把錶掏出來。

『現在整整十點鐘。這次航行，他們六十三小時趕完了。他們走近了的時候，我總要跑去看一下的。你在這裏站一下，牟霞。』

他揮着手，由山下往碼頭上跑去了。牟霞一個人留下了。

六

『德賓特』在十月份裏，從亞斯特拉汗碇泊場運了十萬噸油。在第二旬裏牠超過了『加馬利』號，而且在亞斯特拉汗綫上的運油中，居了第一位。但是在該月二十日，『加馬利』已經順利的行駛了自己的第一次的斯泰漢諾夫的航行，緊緊的追上了『德賓特』，又爭奪起第一把交椅了。

現在競賽在船上成了習慣了。大的獎賞，報紙上的記載，船隻的號召，都成了家常便飯了。機

器房的緊急工作停止了，日常的修理，現在作起來，毫不覺得吃力。甚至船員的開會，也都很和平——新的提議都平心靜氣的討論着，不引起疑惑。

可是在十月底，有一次又是在早晨上政治課的時候，布列季斯咳嗽着，臉色發白着，用手掩着臉。摩托手們從坐位上跳起來，束手無策的在周圍踏着腳。布列季斯抬起頭，吃驚的望着自己的塗着血的手。

『課上完了，』柯德尼愁悶的宣佈着，『都可以走開吧。』

可是沒有一個人走，大家都聚在病人的周圍，望着他的臉。顧賽茵把手帕遞給他，蓬亂着頭髮，失望的向周圍望了一眼。

『糊塗事，』政治副指導員低聲說，『你看我幹嗎呢，顧賽茵？我們還奮鬥的，老弟。叫巴梭夫去……』

都把他扶到房艙裏，放到吊鋪上，他那瘦骨嶙嶙的身子，在吊鋪伸了一個懶腰，眼睛望着頂棚，就不作聲了。

巴梭夫來了。他吩咐叫給病人拿一杯水來，坐到病人的鋪邊上。

『過兩小時我們就到碼頭了，』他說，『我去叫救護車來。』

『不用要的……』

『隨你意吧。那我就把你扶到電車上……你自己去找這位人吧？』

『呵哈，算了吧！』政治副指導員艱難的在鋪上翻着身子，吸了一口空氣，『巴梭夫，我曉得

這是要發生的，可是沒想着這麼樣快。況且，一切都有自己的時候的。到航期終了還剩兩個月。這並不算長。到春天政治部就找到人了。可是這兩個月……我想挨過這一個航期。」

「別發傻了。你想死到海裏嗎？我們不是醫生，布列季斯。我們馬上就把你侵蝕了，如果我們還沒有把你侵蝕光的話。明天都又忘記你病了，又要忘記應該愛惜你了。這裏不是療養院。」

巴梭夫把病人的冰涼的手，在自己手中暖着，撫摩着牠，握着牠，好像緩和着自己的不隨意的糊塗理由似的。

「丟開油船——這不是如此簡單的。州委不能即刻就找到代理人的。」

巴梭夫默然了。

「你怎麼不作聲了呢？」布列季斯微笑了一聲。「最初政治部你得擔負起來。這好像白天似的那樣明白。當然，誰也不能勉強你，」他匆匆的補充着，「你有權推辭的。那時……一切都會依舊了。」

「我算什麼政治工作人員呢！這是你鬧笑話的吧？」

「那就沒有什麼可說了。我躺着吧。實際上說，我犯不着上岸的。對於害肺病的人最重要的是清潔的空氣。可是在海上，這東西足夠用了……去燒壺茶吧，巴梭夫。」

巴梭夫好久的在忙着弄茶，壺蓋在響着。他臉上起着紅潮，甚至連耳朵都紅了。

「停船的時候，我們來得到區委裏去的，」他終於小聲的說了，他彷彿說着已經決定的事情似的，「如果那裏不反對我暫時來候補的話，那你現在就應當留到城裏了。」

他們都默然了。布列季斯喝了一口水，把鼻子皺了一下，失錯的微笑了一下。

『你現在在咒我的吧，承認吧？可是你是一個好同志。我總是非常想活着，巴梭夫。』

『哪的話！』

『只希望這裏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我有時覺得，我們這裏並不太順利。指揮人……事情是這樣的，我近幾天把電報簿翻閱了一下。船長的這些電報……這些電報是別人口授的。你曉得是誰口授的嗎？』

『我曉得。』

『呵哈！我早就細細的觀察着，可是什麼具體的事實也沒有。不是什麼都沒有嗎？』

『什麼也沒有。』

『用兩隻眼睛瞧着吧，巴梭夫……況且，當你瞧着的時候，你有你自己的關懷——比如發動機。你曉得，我再留一趨吧，怎麼樣？或許最好是我留下吧。』

『唔，想開了！難道你想着我同你是不能替代的嗎？如果你死在此地，死在船上，有什麼益處呢？』

『好吧。我希望着集體吧。你看最後幾次課上得怎麼樣？不發言的人剩下的完全不多了。如果要不是病……這誰在門口走的，巴梭夫？』

『弟兄們。都是關心你的。你最好睡着吧，布列季斯。』

『真可愛的人。真是可貴的人，我告訴你……好吧，我睡一睡，今天上岸去。我真想病好』

了……回到船上來呵！」

在停船的時候，布列季斯下船了。大高身幹的，難看的他，放下了尖瘦的肩膀，在碼頭上走着。風吹亂着他的淡色的頭髮，把他的長大衣襟在腿的周圍捲着，好像在嘲弄他的虛弱似的。一羣海員在他後邊跟着，互相推擠着，想扶着，油船上的人們，在船上對他揮着帽子，望着他。

在船上都沒有忘了他。閒暇的時候，都在辦公室裏，在閱覽室裏回憶着他，憐惜着他，在碼頭上打聽着他。可是不久在『德賓特』船上所發生的事件，把人們對他的注意力轉移了。後來，水手們回想着上次的航期，盡力的恢復着事件的首尾一貫的連繫，都說道：『這還是在布列季斯當政治副指導員的那時候的事了！——這是那時候的事呵！——』

在黎明，在離開碇泊場以前的時候，船長突然得到命令，叫往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去。馬加洛夫把電報拿來。他站到舵手室的門跟前，發着抖，用拳頭揩着眼睛。

『你願意不願意呢？』船長快快不樂的說着，推着電報，『把一切都丟開，到鬼地方去吧。他們克拉斯諾沃德斯克那裏有什麼東西，不曉得。聽說——是輕油。』

狂風吹着電報紙，把馬加洛夫的襯衫吹得鐘一般的鼓起來，撩動着船長的皮襖襟。天很快的亮了。

『他們那裏是不了解我們的情況的，』船長訴苦着。『我們的甲板上有電氣摩托和別的一切東西，技師說，只要有一星火花，這是電氣摩托所常有的，就會爆炸起來的。我請問你，誰負責任呢？……』

『他們請求叫確定執行的，』馬加洛夫提醒着說。『轉達吧？』

『等一等，好朋友。我說，誰負責任呢？自然是船長了！他們只編計劃，寫命令，可是船長去執行吧。拒絕吧！我們就說，船隻不經特別檢驗，就改變裝貨種類，我們不能夠。讓他們指派委員

會，編定條文，那時候就讓揮發油也好，請裝吧。」

『那麼，就轉達吧，就說我們拒絕了吧？』馬加洛夫轉過身來，對着門問道。冰冷的風使他打着寒顫，他想走了。他根據經驗，曉得當船長一談起責任與岸上的上司的時候，是很難打斷他的話的。『我去轉達吧，願船長，別擔心吧！』

『別忙，你幹嗎呢？』船長驚訝起來，慌忙的回顧着，找着急電。『不能這樣即刻……因為會引起責難，說什麼破壞計劃，這的確……賈次基在哪裏？』

『在艙裏睡覺的。』

『去叫醒他去……或者，不，不用的，最好去把技師叫來，好朋友。我們想一想。』

太陽從海面上浮出來了，捲雲的下邊緣在太陽上發紅了。船的白色的上部變成桃紅了，火一般的旋捲在水上舞蹈着，甲板室的電燈消失了，變成了小小的白點。

濃重的暗藍色的密雲，從北方浮動着，把好像灰色的烟一般的蓬亂的雲片，投在自己的前邊。同樣的從北方，好像反映着天上的景象一般，海在驅逐着匆匆的小波浪，起着光亮的白沫。灰色的烟圈，從『德賓特』的烟筒裏飛出來，風把烟捕住，揉了揉，投到甲板上。

『人們來了，』顧泰梭夫說着，緊緊的裹着皮襖，『實實在在的人，深謀遠慮的人。風雨表下降了。』

風在船橋上襲着他的臉，掀動着衣領，冰冷的手爪似的擦着他的脊背。小艇的雨布在下邊被風吹得拍拍的響着。舵工隔着窗子，回看着船長的脚步，搬動着舵輪。

「現在航期可快完了，」顧泰梭夫順着扶梯下着想道。「還剩有多久呢？十一月，十二月……不，十二月的半個月。十一月有幾天呢？」

技師出來迎着他，行着舉手禮。他的被風颳了的臉，通紅着，覺得成了發腫和生氣的臉了。他默然的向旁邊望着，好像不願意開始說話似的，愁悶的把下巴藏到提起來的帆布的海員制服的領子裏。

「他不喜歡我，」顧泰梭夫帶着煩愁想着，「賈次基是對的。爲什麼我只叫他來呢？應該把賈次基叫醒的。同他談什麼呢？……」

「你沒有睡，那正好，」他用慫恿的口氣低聲說，「你瞧見險象逼來了嗎？現在你等着風暴吧，那至少有十級！可是這時還要改變航綫呢。你聽說了嗎？」

「無線電員對我說了，」巴梭夫回答着，他回顧了一下，好像要找無線電員似的，沒找着，就又望着水在出神。

顧泰梭夫覺得自己有點受侮辱了，可是同時有種什麼東西在吸引着叫他繼續談話，想利用這位包藏禍心的人。

「我實在不知道現在怎麼辦才好，」他儘可能的溫和的說，摸着技師的手，彷彿想要把他往自己跟前拉似的，「一方面，都曉得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油是輕油，應該用選擇發油的船去運。可是我們的甲板上有摩托，都不管命令，到處吸烟。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如果拒絕了，那就是破壞了他們的運輸計劃。不，這是我不能作的。」「真糊塗，」船長自己想，「這好像他在勸我破壞計劃，而

我拒絕了似的。我在他面前好像半吞半吐的說着似的。呵哈，真卑污呵！難道我是半吞半吐嗎？」我不同你商量，不願回電的。雖然我相信你會同意我的……（「當然，我是半吞半吐的呵！」）我們每個人不但對我們的任務負責任，而且要對整個的運輸計劃要負責任，因為首先我們是覺悟的人……總而言之，我想，應當確定執行，到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去。」

巴梭夫默然的低着眼，好像在思考似的，顧泰梭夫焦燥起來：技師如果突然說這不是他的事，或者什麼也不回答，那真太難爲情了。可是巴梭夫突然環顧了一下，好像確認周圍是沒有人的。顧泰梭夫不自禁的也環顧了一下。

「去年油船『游擊隊』號燒了，」巴梭夫低聲說，「你不記得這是怎麼發生的嗎？他們也是邁的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不知道是有人在甲板上吸煙呢，或者是把鋼鑰匙落到甲板上去了，知不濟。他們的艙口一定有縫隙，瓦斯就從那裏出來了。一爆炸，甲板的接合縫就裂開，艙口就炸開了。幸虧這事是在白天發生的，船員們趕得及把小艇放下來。當然有燒傷的人，可是不很重。可是船毀了。」

「可是人怎麼……燒傷了嗎？」顧泰梭夫口吃的問着。他已經忘記了技師的怠慢的侮辱與自己的卑賤。巴梭夫的每一句話都在他心裏給他一種痛苦的刺激，刺激之後，心就痛起來了。

「怎麼，燒傷了嗎？當爆炸把甲板炸壞的時候，油在水上流着。石油在水上是很好的。」

「那麼，爲什麼他們派我們呢？」顧泰梭夫發起火來，「這是犯罪的，不是嗎？無論如何不能同意這事的！你覺得怎麼樣？你說那裏是把鑰匙落到甲板上去了。可是難道我們就不會把這東西……」

落到甲板上嗎？」

「不曉得。」

「唔，你瞧吧！不，誰曉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唔，你坦白的告訴我吧，你是共產黨員，」顧泰梭夫降低了聲音，「比方今天這道命令，難道這不是卑鄙，不是犯罪嗎？你說吧？」

「我不是專家，可是我以為這怎能算是犯罪呢？輕油是應該運的，可是揮揮發油的船不得夠。「德賓特」船的甲板是不漏瓦斯的，艙口是密閉着的。而且我們有很高的避瓦斯裝置。這麼一來，直接的危險我們是沒有的，可是消除一切偶然性，全在乎我們自己了。因為石油自己是不會燃燒的，甚至連克拉斯諾沃德斯的石油，也是如此，」他對着領子微笑了一聲。

「能不能總把牠拒絕了呢？讓他們指派委員會和正式的决定。」

「不能拒絕的。你自己也剛剛說過，我們這樣是破壞運輸的。我因那才想起那件事情的，就是我們要裝着貨的時候，應該更加小心，應該監督着人們。不然會出亂子的……」

狂風從北方襲來，用斑斑的黑浪，蓋住了海面。顧泰梭夫把手掌放到耳朵跟前：

「你說什麼？」

可是巴梭夫只把身子縮了一下，把手往帆布的海軍服的袖子裏更深的塞了塞，微動着被風雨剝蝕的嘴唇：

「冷——得——很……」

顧賽茵因爲他的身子在吊鋪上來回滾着和他的頭在艙的鋼壁上碰着，所以把他弄醒了。他即刻覺着發冷，轉過頭來，對着窗子，睜開眼。模糊的灰色的光，從圓圓的窗口裏瀉出來，細碎的水的飛濺，在光地裏旋轉着。顧賽茵想起了在入夢以前的時候，也是這樣的躺着，望着圓窗，在那裏，就好像在望遠鏡裏一般，在天鵝絨的黑藍色的天上，凝然不動的掛着一顆很大的藍色的星兒，而下邊的海的稀零的水濺聲，微微的響着。

現在外邊全充滿了沉重的，越來越大聲音了，彷彿誰的巨大的軟拳，在船榜上均勻的打擊着。從上邊什麼地方流下來的水，繼續不斷的嘩嘩的響着。

顧賽茵的身子，有時驚人的輕起來，彷彿往坑裏落着似的，有時重重的貼到鋪上，往右和往上浮起來，同時頂棚的平面也隨着傾斜了，艙角也搖幌起來了，罐頭盒子也在地下滾着，那大概是從桌子上掉下去的。這罐頭盒子忽而停住，好像躲在艙裏，微微的搖擺着，忽而順着艙滾着，叮噹的響着，碰到桌子腿上。

顧賽茵跳到地下來，搖幌着，抓住吊鋪邊。他這樣的少站了一會，以備萬一起見，他伸着身子，張着手。聽見艙壁外邊有人語聲，腳步聲，顧賽茵麻木的站在原地方，戴上帽子，細聽着。最後，他穿上短外褂，帽子怕被風吹跑了，深深的戴了戴。

在過道裏，他遇到了在廚房牆跟前烘着脊背的杜嘉洛。水手長的雨衣濕得發黑了，蒼白的濕頭

髮，貼在他額上。他的臉色很狼狽，彷彿他作壞事被人看見了似的。

『你怎麼了呢，杜叔叔？』顧賽茵親切的問道，『想烘乾嗎？算了吧，又會弄溼了的！唉，搖得真厲害！沒有帶壓艙水嗎？』

『怎麼沒有呢。帶的有壓艙水的，』杜嘉洛眨着眼，抱怨的說，『你瞧一瞧是怎麼一回事。你出去到船橋上看看吧。』

顧賽茵往門口走去了，可是在門口裏，冰冷的狂風，把他摔到艙壁上，在他的胸上襲擊着，他爲着不使碰到門框上，又把兩手張開來。

他到船橋上停住了，他被風的吼聲震聾了，口閉得要窒息了，淚也從眼裏颯出來了。他隔着模糊的淚膜，看見了綠白色的巨浪，在船榜上高聳着，撞碎到貨甲板上，成了澎湃的激流滾去了。後來，又一個巨浪，抖擻着蓬亂的虜毛，高聳起來，『德賓特』就好像會浮水的巨鳥似的，把他揉到自己身子下邊，抖擻着水，就搖搖擺擺的前進了。

兩個穿着濕雨衣的人，從上甲板上向顧賽茵走來。他們抓住欄杆，寬寬的撒着腿。顧賽茵認出了他們一個是柯德尼，另一個是水手郝魯列夫。

『水手長在哪裏？』柯德尼走近的時候叫着。顧賽茵細望着他的臉，盡力的了解着問題。『他躲在哪裏？真是寄生蟲！』

『別遭他，他在烘火的，』顧賽茵回答着，盡力的把聲音放大些，往水手長所在的過道裏指着。『唔，就假定我替代他吧。什麼事？』

『那裏波浪把帆布撕破，把起錨機淹了，』柯德尼嚷着。『這是甲板水手的事，不是你的事。』可是顧賽茵當時很起興，而且想在值班以前，活動活動身子。這樣的風暴，不是每天都有的，他幹嗎要坐在艙裏呢？他對這震耳欲聾的風的吼聲習慣了，他的臉也燒起來了。他向船橋跑去，柯德尼扶着他的肩膀，在他後邊跟着。郝魯列夫徐徐的在後邊走着，提心吊膽的往下邊的水聲澎湃的甲板上望着。他們在上甲板的左邊走着，這裏風小一點。

『大概我們要遲到了，』顧賽茵假定的說，『你覺得怎麼樣，柯德尼？』

『睡醒了，好朋友。我們往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去的，由那裏到馬哈其—加拉去。現在誰也追不上我們了。』

『這真不錯呵！』顧賽茵吃驚起來。『可是競賽怎麼辦呢？因為「加馬利」照舊航綫走的。』

『並不倒霉。我們將來照噸裡計算的。那時就見分曉了……』

顧賽茵點着頭。這麼一來，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呵！他迎着風，覺得開闊的胸懷是如何暢快呵。他想快些去看一看起錨機怎麼樣了，可是柯德尼却慢慢的走着。他的臉突然發青了，他的嘴和脖子動了一下，彷彿一塊硬骨塞在喉嚨裏似的。他俯到欄杆上，艱難的呼吸着。

『他們從早上都嘔吐起來了，我瞧着的，』郝魯列夫嘻嘻的笑着。『他們所吃的一切東西，現在都順流而去了。好一些航海者呵！』

柯德尼嘔吐着濃濃的扯絲的唾沫，呵哈着，低聲的罵着。他的頭髮下垂着，迎風抖亂着。

『你走吧，』他對顧賽茵生氣的嚷着。『唔，你站着幹嗎呢？呵哈！』

值班的水手們，都集在通到船首甲板的過板上，助手賈次基向下邊給他們指着貨甲板，對他們解釋着什麼。顧賽茵在那裏看見了從浪裏露出來的遭殃的，明光發亮的電氣摩托。波浪對這前端的一部分甲板，衝激得不怎麼厲害。只有白色的浪頭，偶而滾過了船榜，帶着水沫的激流，飛快的在黑色的光澤的鋼板上橫流着，被阻到艙口上，沸騰着。

『這要趕快去，』賈次基生氣的嚷着，『把雨布拿去蓋上！用繩子綁起來！我要是有靴子的話，我一定去指示你們了。可是這裏兩個人就夠了！這裏有傅慕金同郝魯列夫……』

預備雨布就在這裏的過板上放着的，雨布的環子裏，串着繩子。顧賽茵彎下腰，拉起雨布邊。

『呵，英雄來了，』賈次基微笑了一下，『現在他指示你們應該怎麼作了！』

顧賽茵拾起雨布，整理了繩子。

『來試一試吧。我把郝魯列夫也帶去。我們兩個就蓋起了的。』

『對的，對的，』賈次基慌忙着，甚至摸着雨布，好像想幫忙的一般，『我已經說過，這是小事！』

『兩個人少了，』郝魯列夫嘟囔着，發愁的環顧了一下，『再去一個人也好……』

『去十個人！』顧賽茵哈哈大笑起來，『你有疝氣病嗎，怎麼呢？』

他們把雨布拉到通到甲板上的扶梯跟前，顧賽茵下了三級扶梯，把繩子拉到肩上。馬加洛夫不知由哪裏跳出來，生氣的對顧賽茵嚷着：

『難道他們自己幹不了嗎？丟開吧，顧賽茵！』

『我幫一幫同志們，』顧賽茵微笑着，『如果他們請求的話，幹嗎不幫一手呢？』

水的白色的激流，旋風一般的在他的腳下奔馳着，扶梯的欄杆搖幌着。郝魯列夫的帶着睜大的眼睛和咬着下嘴唇的蒼白的臉，在旁邊閃了一下。後來，甲板又露了出來，發着光亮。

『你扶住我吧，如果，』郝魯列夫用落膽的口氣低聲說，『我眼睛發暈了。顧賽茵，請……』

『我扶着你，』顧賽茵笑着，『扶住你的腿呢，或者往上邊扶一點呢？哈——哈！』

他們在濕甲板上走着，把雨布披到摩托身上。顧賽茵躡着，把繩頭往摩托腳的孔裏穿着。

『快些！』郝魯列夫嘟囔着，扯着繩子。『唉呀，快些，顧賽茵！』

後來，他突然向什麼地方撲去了，顧賽茵聽見有脚步聲和喊聲。但是他並沒有即刻把頭抬起來，而是先結結實實把繩結挽起來，那時他才看見一個玻璃瓶顏色的巨浪，高高的在船榜上騰起來，浪頭是乳白色的，帶着凶惡的嘯聲的，旋捲着的，沸騰着的浪脊。顧賽茵全身緊貼到摩托上，用手抓住摩托軸，在最後一分鐘裏，不知怎的他異常清楚的看見摩托軸上的自己的帶着緊張得連指甲都發白了的手和帶着鏽色油斑的雨布的粗紋。

後來，就好像冰天塌到他身上似的，震天動地的一聲，在他腦袋裏響起來，不知什麼東西抓住身子，拖着，把他的手翻過來，在甲板上碰着。他震聾了的，幾乎失了知覺似的，把全部的精神都使到手腕上，就這樣不鬆手的一直到激流由他身上奔過去，水淺了，在甲板上剩下水沫的時候。他不知怎的一下子爬起來，覺不到自己的身子，即刻跑了，而上邊在喊着什麼，可是這喊聲微弱得好像摩托的嗡嗡聲似的。

當他已經抓住扶梯欄杆的時候，第二個波浪襲擊着他的腿。他滑了一下，就滑跪倒了，可是即刻又起來，順着梯子階爬着。一上到船橋上，他就踉蹌了一下，扶住欄杆，吐了長長的一口鹹水。

他在自己前邊看見了馬加洛夫的驚慌的臉，賈次基的冷淡的笑眼，聽見郝魯列夫對誰說着：

『我喊着，可是他彷彿石像似的，真的彷彿石像似的……』

『不小心！』賈次基嚴厲的指摘着，『這樣不久要被水沖走的。』

爾賽爾往下邊望了一下，看見了緊緊的包着摩托的濕雨布。他非常的發冷，不知不覺的打着牙顫。馬加洛夫抱住他的腰，輕輕的到他背上推了一下，對着站在甲板上的人，扭過身來，惡辣的说：

『如果不是他，你們忙到晚上，怕也忙不出結果來的。唉，你們這些傢伙呀！』

三

巴梭夫在機器房裏值着夜班。他很想睡覺了。可是早晨風暴開始了，也就沒有睡。由汽罐套上流出來的水，忽然成了熱的了。巴梭夫用手摸了摸水，把手指也燙了。判明了這是因為船搖得太厲害，唧筒對於海水的供給中斷了。水的循環要去調理一下的。

正午的時候，風暴加強起來了，波浪把推進機暴露出來了。一切儀器的指針都跳動起來，機器的聲音也常常變動着。用以前的速度開船是危險了，可是巴梭夫總還不願把發動機的週轉數減低，幾次的上到甲板上，想看一看天氣。那時他的助手查都洛夫留在機器跟前。他焦燥着，時時把眼睛

由機器上移到上邊的門上——巴梭夫一定要從那裏來的，於是一支煙就跟著一支煙的抽着。可是風越來越強大了，向南驅逐着綠色的水山，那水山頂戴着壯麗的泡沫的花邊。有時落着大的斜行的雨，雲十分的低行着，密密的包圍着地平綫。從舵手室裏叫着電話，巴梭夫走到電話機跟前，聽見了船長的聲音。

『你那裏怎麼樣？』顧泰梭夫問道。

『一切都好，可是波浪把推進機暴露出來了。應該減低速度。』

『你想的嗎？好吧……減低速度。』

『是，減低速度！』

巴梭夫等待着掛電話，可是在少微的沉默之後，電話筒就猶豫的說：『請別忙……或者，少等一等吧？……』

那時巴梭夫把電話筒摔到槓杆上，走到配電盤跟前，把兩付整速輪都轉了一下。查都洛夫好像同教的托鉢僧似的，躡着，打着盹，搖幌着。船傾斜了，他側着身子倒了下去。站起來，揉着碰了的脇骨，好像在罵着似的。機器房裏，比平時蒸得厲害，也許，這是巴梭夫覺得是如此的。他忍不住的想睡覺。當他睜着眼睛，站在配電盤跟前的時候，就入夢了。他覺得他是在岸上的自己的家裏，牟霞把手放到他肩上，溫存的輕輕的搖着他；忽而拉着，忽而推着，這是很明白的，因為她爲着什麼原故，對他生氣了。現在當他突然回來的時候，她不知道對他說什麼才好……誰用錘子在鐵房頂上敲着，大聲的拌着嘴，好像攪麵糊的聲音似的，牟霞非難的搖着頭。「第三班了，」她生氣

的說，「第三班了，巴梭夫……不能這樣的，」他抖顫了一下，把眼睜開了。

「我說，換第三班了，」顧賽茵微笑着叫道，「可是你盡管站着。你把你自已弄毀了，去你的吧……我發生了一件事情，你聽說了嗎？」

「發生事情了？」巴梭夫眨着眼，重問道，「唔，唔……那裏天氣怎麼樣？看不到邊嗎？」

「什麼事……颳了十一級的風，——現在由無線電放送了氣象報告。這樣狂暴的風暴呵！我發生了一件事……你一定要罵的，我知道！」

顧賽茵熱烈而且愉快。他的帽子被波浪沖走了，他到女食務員魏嬾那裏取了一條手巾，把頭包着。他敘述着在甲板上波浪如何把他蓋起來，他睜大着眼睛，裝得更可怕些，可是，他回憶着這個，看來並不覺得害怕。後來，他看了看儀器，去檢查一下，給發動機上油，用手摸了摸排出來的水。巴梭夫站在配電盤跟前，望了他一會，後來就打起盹來。牟霞又從黑屋角裏出來，往他跟前走着。難忍的灼熱，由她身上撲過來。她放下睫毛，歪着頭，好像頭一個來到他跟前害羞似的。他怕起來，好像她不到黑暗裏去了，他拉住她的手。「你喜歡我同你在一起嗎？」她問道，「那我就留在這裏，你願意嗎？」他想着，這正是他對她所想的那件事，於是就點着頭。可是她突然哭起來，生氣的說：「去年油船『游擊隊』號失火了。你是共產黨員，你說吧：人家把你派到克拉斯諾沃德斯克，——難道這不是犯罪嗎？」他想回答，可是牟霞已經不哭了，拉着他手，他在她眼裏看見了一種非常熟識的老年人的表情，這表情好像有病的狗似的，是愁悶的，抱怨的。「我以爲最好你走開吧，」他說着，把手抽出來，於是即刻就把眼睜開了。

小鐵匠亞庫包夫站在他面前，給他端着一碟麵包和肉丸子。巴梭夫望了一下錶，——是吃中飯的時候了，他突然就覺着非常餓了。

『這你怎麼猜着呢？』他侷促的說着，下手吃起來，『可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吃呢。你這人！』

亞庫包夫沒有走，微笑着，看着巴梭夫吃東西，他的眼睛是忠誠的，慈善的，有點愛開玩笑的神氣。外邊柔和的響着，彷彿敲手鼓似的。發動機的黑影搖幌着，水在下邊嘩嘩的響着。上邊好像大雨滴似的在撒着，亞庫包夫心神不安的環顧了一下。可是看見巴梭夫在繼續吃着，即刻就安心了。

『呵，謝謝，』巴梭夫說着，給着碟子，『上邊有什麼消息？』

『一切照舊。聽說十一級的風。水進到下邊的過道裏，入到繩索堆房裏，那裏的門沒來得及塞緊。甲板水手都站不住腳了。柯德尼嘔吐得狼狽極了。他臉都發青了，抱怨着，說他的心都麻木了。我給他拿一塊冰糖吸一吸，——他不要。這事當然是要看誰能受不能受，比方我，就不覺得什麼！我覺得甚至這是壯觀。真不錯的風暴呵。不過有點怕人。你覺着自己簡直像甲蟲，像小木虱似的……』

『怕人嗎？』巴梭夫反問着，睡意朦朧的微笑着，『唔，唔……不要緊。』

他又靠着配電盤，低着頭，睡起來，簡短的，愉快的想着：這是多麼舒適呵！

可是這次的夢魔是脆弱的，不安穩的，他時時刻刻的意識着他在機器房裏睡覺的，可是當車

霞不知由什麼地方冒出來的時候，他鼓了鼓勁想醒起來，愁悶的想道：「這要不得，應當丟開吧……」可是他醒不了。

當時牟霞不是一個人。她周圍都是些造船廠的工程機械人員們，他們特別親熱的笑着，幫她穿着鞋子，她把這些鞋子脫下來，擲得遠遠的。他們都不睬巴梭夫，一定是全然沒有看見他，因為他一下不動的站着。涅曼也在他們中間，這傢伙更其討厭了，他比一切都勤快呵。他很近的靠到牟霞跟前，親切的，難耐的望着她的眼睛。可是牟霞的態度，同平常見客的態度一樣，是自信的，大膽的，高聲大笑着，短促的頻繁的呼吸着，可是巴梭夫看見她並不愉快，因為她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在這裏，不過假裝沒有看見他罷了。有人把他的名子提了一下，可是她只往他那方面瞟了一眼，搖着頭：「呵哈，我不曉得他在哪裏！我好久都沒見他了。」

她覺得扯謊是很痛苦的，扯謊時也難得微笑。巴梭夫對這很清楚的看見了。於是他替她心痛起來，彷彿別人侮辱了他。可是他即刻想起來這一切都是夢，於是就把眼睛睜開了。

馬加洛夫沿着扶梯往下邊下着，遠遠的向他擺着手。按他的臉色看來，巴梭夫曉得是出什麼岔子了。

「來一下，」馬加洛夫喊了一聲，喘着氣，「你能同我一塊到上邊去嗎？我覺得那裏要弄糟了……」

「什麼事發生了？」巴梭夫揩着眼睛說，「唔——唔，放沉着些，馬加洛夫！」

「我不發急，實在不發急，」馬加洛夫辯解道；「可是我真幹不來了。柯德尼完全病了，躺

着，瞪着眼睛。大家好像中煙毒了似的，可是我一個人……」

『別忙，究竟發生什麼事了？』巴梭夫生氣的說，『如果沒要緊的小事，那我就不去了。』

馬加洛夫抓住他的袖子，往扶梯跟前拉着。

『請走吧！首先，是天綫斷了。你曉得，來了一個大浪。船身歪了起來，電杆就這樣離開了，』他把手指張着，比方着電杆怎樣的離開着。『我的天綫斷了，聲音消了。我要同沃德斯諾沃德斯諾通話的，一般的……一失事，我們沉到海底裏，誰也不曉得的。我想來生法子——引了電綫，可是沒有隔電體。開始叫沃德斯諾——聽不見。我提高發電機的電力，想使電力強一點，可是電力過高了。嘩嘩的響了一聲，發了一股焦臭氣就完了。我把機器一檢查——誰知是隔電體壞了。現在我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了……』

『可是你別靠我吧，我算什麼電氣技師呢，』巴梭夫說着，可是繼續跟馬加洛夫走着，『唔，我有什麼可幫忙的呢？』

他在船橋上聳着肩，脊背對着風。很黑了。密雲很低的旋捲着，很快的變換着形狀，白色的浪脊，在半明半暗閃耀着。嗤嗤的水的激流，依舊的在裝貨甲板上滾着，檣杆上的燈，在密雲裏虛着大圈子。

年輕的電氣技師普洛岑柯，坐在電報室的椅子上，平心靜氣的在煙氣瀰漫裏抽着自捲的煙捲。地下亂擲着下了的機器的零件和一截壞了的電綫。鐵釘因為船的搖動，在地下來回滾着。

『就是這，走你的吧，』普洛岑柯用腳踢着滾到眼前的釘子說，『走開吧，無綫電員作的什

麼。難道可以這樣嗎？唉呀，唉呀！」

『滾開！』馬加洛夫嚷着，他的聲音像哭了似的，『當我出盒子的時候，你總會趕來插嘴的。』他對巴梭夫扭過身來，怯懦的望着他的臉。

『巴梭夫，現在怎麼辦呢？』

『不曉得，』巴梭夫說，『這是什麼玩藝呢，你原來是把這弄壞了。發電機嗎？』

『發電機……』他用微弱的聲音重覆着。他忽然非常清楚的曉得主任技師對無綫電一點也不懂，對他毫無幫助的。他即時離開了巴梭夫，蹲着，悲傷的摸着機器。

『那麼，是用這玩藝養你的無綫電的嗎？』巴梭夫問着，『唔，可是能不能用東西去替代牠呢？比方蓄電池，怎麼樣？』

馬加洛夫聳了聳肩。

『蓄電池有八十弗打，可是機器需要一千二百弗打的。簡直是笑話……你曉得怎麼辦吧？』他發愁的補充着，『你去吧，那裏在等着你的，我一個人來對付想辦法吧……』

『讓他們等吧。你說一千二嗎？你自己曾說過改變電力的。這麼着，可以使發報機的電力少一點嗎？比方六百弗打。』

『或者可以的。不曉得。』

『那應該試一試。我們有蓄電池的。普洛岑柯，有多少？』

『有八個，再不然就是十個……不，是八個。』

『好吧。八八六百四十弗打。普洛岑柯，去到甲板上帶兩個水手把這些弄來。』

馬加洛夫拾起頭，微微的張着口，望着巴梭夫。普洛岑柯把煙頭在鞋後跟上擦滅，就出去了。

『這是用蓄電池來發報機嗎？』馬加洛夫奇怪起來，『不，不會成功的。』

巴梭夫囁着，隔着發報機的格子眼的小窗，望着明光發亮的無綫電燈泡。

『真是絕妙的東西，』他好奇的說，『是的……爲什麼不會成功呢？』

『因爲……沒有人這樣做過。在哪看見過這呢？第一，蓄電池用不久的。』

『我們也不需要多久的。只要一輪航行就够了，我們現在修理機器。唔，別喪氣了，馬加洛夫！』

巴梭夫已經不想睡覺了。他把發報機各方面都檢查了一下，往過道裏望了一眼。

『他們在那裏遲誤什麼呢？』他焦急的說，『唔，馬加洛夫，催一催他們！』

無綫電員不出心願的往門口走着。

『這裏連地方也不够呢，』他無精打采的說，『唔，你想的倒好！』

『去吧，去吧，』巴梭夫催促着。

當他們去拿蓄電池的時候，他趕得及把發報機的小門打開，往裏邊看了一眼。看見了燈泡，很粗的螺狀電綫和蓄電機的明光發亮的平板（他小心的用手把這些摸了摸，）自己決心等風暴停了以後，叫馬加洛夫把這一切都解釋給他聽。

蓄電池大而且重，這些勉強的能放到狹小的電報室的地下，當船向旁邊偏斜的時候，硫酸就由

蓄電池的小孔濺出來，在地上流着。

『整個的電報室都弄髒了，』馬加洛夫抱怨着，『硫酸把衣服都蝕成窟窿了。這些真是徒勞無益……』

普洛岑柯蹲着，接着電綫，緊張得伸着舌頭尖。意外的電流把他擊了一下，他打了一個寒顫，咬着舌頭，生起氣來。

『幹嗎站着呢？』他向馬加洛夫撲去，『幫一幫忙吧，狗仔子！』
無綫電員剛坐到蓄電池跟前，可是又站起來了。

『巴梭夫，一點也不會成功的。』
『還要什麼呢？』巴梭夫扭過身來。

『因為我們沒有天綫。我直然把電綫繫到護橋索上，因為沒有隔電體。這麼一來，我們是白費力的。』

『難道不能用什麼東西去代替隔電體嗎？』巴梭夫問道。他皺着眉頭，非常凝神的望着無綫電員。

『因為代替了一半了……』馬加洛夫抱怨着說，但是一遇見巴梭夫的死死的眼光，就不作聲了。

『唉，鬼傢伙！』巴梭夫忍不住的說，『他完全灰心喪氣了。』

『走吧，我們去找點什麼東西吧，普洛岑柯。』

『或者裝碳酸水的瓶子可以吧？』普洛岑柯不自信的提議道，『玻璃是可以隔電的。』

『對了。拿瓶子來！』

馬加洛夫忽然臉紅得好像紅蝦似的，慌忙的去拿了，好像子彈似的跳到過道裏。巴梭夫哭喪着臉，在後邊望着他，可是普洛岑柯狡猾的把眉頭一皺，就鑽去取煙布袋去了。

無綫電員帶了一堆空瓶子回來，誰也不看的就工作起來了。他把瓶子拴成串，他帶着這樣的怒氣工作着，他的髮角和額顫，都被汗珠蓋起來了。後來他把電綫捲成一個環圈，瓶子在嘩喇的響着，他就很快的出去了。

『走吧，我們去看看吧，』巴梭夫提議道，『現在他打算爬到檣杆緊頂上的。會摔下來的！』值班的水手們，穿着雨衣，站在燈下的船橋上，仰着頭，向上看着。無線電員上到護檣索的索梯上，隨着船在搖擺着。他懸懸的抓住護檣索，用力的繫着玻璃瓶串。普洛岑柯牽着電線的下邊的一端，上到電報室的屋頂上，把他接到導線上，然後，他坐到屋頂上，懸着腿，也向上看起來了。

『小心一點，馬加洛夫，』巴梭夫喊着，『挽一個普通的結吧！喂，你會摔下來的！』

燈往濕甲板上放出了一道金色的光線，這光綫不時的被那由船榜上越過來的激流沖去了。風忽而迅速的襲來，把水花投到人臉上，忽而無力的落下去，把塵埃在脚下旋捲着。船小心的傾斜起來，抖擻着水沫，又慢慢的直起身子來。

『風落了，』同巴梭夫站在一起的一個人說，『現在最好去烘一烘火吧，弟兄們！』

這聲音是濕的，發啞的，帶着長的呵欠，巴梭夫也不知怎的，一下子就覺得他自己累得要命

了，如果現在要沒有事情的話，那他即刻就好像死人似的睡着了。可是馬加洛夫已經下來了，走到燈跟前，吸着破了皮的手指。

『我把牠弄得很好，』他換了一口氣說，『由這裏大概可以看見的。你瞧。』他們回到電報室裏。無線電員戴上耳機，開了電門，就用電鑰拍起來。

『發電了，』他熱情的快口的說着，向巴梭夫轉過身來，可是巴梭夫好像發悶似的，不作聲，也不表示喜歡。『你聽見了嗎？我說發電了。』

『好吧，』巴梭夫回答着，『現在叫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吧。』

他仔細聽了一下電鑰的聲音，突然就先疑惑起來。他不知怎的，想像到有一些抖顫的綠線，由無線電室裏向四面八方的引去了。這些線就好像舞蹈時身上披的綫條似的，在海上蜿蜒着，可是沒有飛到岸上就落到水裏了。『反正要達到通報的目的呢……』他頑強的想着，綠線就消滅了。

馬加洛夫好久的按着電鑰，他的肘子在抖顫着，頭頂上的頭髮在散亂着。後來他把收報機的手柄轉了一下，他的臉表現着一種明敏的凝神的氣色，這種氣色是當他用聽覺收報的時候常有的。擴音器嘴噴的響着，嘯着，好像碎珠子撒在玻璃上似的，嘹亮的響起來。

普洛岑柯的脚步聲響着走進來，在門限跟前呆起來，無聲的關了門。擴音器不響了。

『成了！』馬加洛夫精神煥發的叫起來。『他們說，我們的話聽得太弱。他們曉得了我們是什麼在通報呢。難道告訴他們叫他們見笑嗎？他們不會相信的！』

『可是你說過——不會成功的，』普洛岑柯嘲弄着。『難道你懂得什麼嗎？你這傢伙呵！』

巴梭夫出去到上甲板上，慢慢的移着那好像灌了鉛的腿。他吞了兩口冷空氣，抬起頭，在那密雲的裂口裏，看見了一片洗過的青天。風把自己的狂暴的憤怒，已經消耗盡了，陣陣的疾風在吹着。有時靜寂起來，就清楚的聽見機器的聲音和舵手橋上的值班的腳步聲。

「睡吧，」巴梭夫想着，閉起眼睛來。「脫了衣服，蓋起被子……不，脫衣服得好大工夫的。把靴子脫了……」黑色的斑點，成串的在他眼前浮動着，他自己也好像站在原地方旋轉着，輕快的往下落着。「現在已經要睡覺了，只再去看看發動機就得了。」

有人在上甲板上飛快的跑着，在黑暗裏撞着了巴梭夫。

「巴梭夫，我找你好久了，」摩托手郭若夫抓住巴梭夫的衣扣說。「輔助發動機出毛病了，燃料隔絕板壞了。現在摩托瘋狂的轉動，眼看就要毀了。查都洛夫完全瘋了——他咆哮着，拿法庭來恐嚇着，好像是我錯了似的……我們去一下吧，巴梭夫，開個恩吧！」

「你說隔絕板壞了嗎？」巴梭夫走着問道。「可是爲什麼技師不把摩托停了呢？真是誇神經病！好吧。把電氣技師和顧賽茵都叫醒來。快些！」

「顧賽茵剛下班，巴梭夫。」

「你聽着我的話！電氣技師到預備電站裏去。把摩托停了。把顧賽茵和小鐵匠亞庫包夫叫醒來。你別着急，我們馬上把一切都調理好的。」

「是，去叫醒……那麼，我怎麼找你的，巴梭夫？」

「真糟糕的組織，」巴梭夫想着，到機器房裏去着，「值日的技師害怕機器，發着脾氣，罵着

摩托手們，而摩托手們遍船上亂跑着，找着主任技師。糟糕的組織……糟糕的領導！實際上，我是一個不好的組織者，因此，沒有我就不行。」

他已經不覺得累了，他心裏在氣着值日的技師，氣着摩托手們，氣着他自己——這氣不由得使他粗野，嚴厲，使服從的人們起一種恐懼與敵視的交織的感情。

顧賽茵上半身光着身子，頂着女人的頭巾，站在機器房的門跟前。他伸着懶腰，拭着眼睛，好像在微笑似的。

「請快點吧，」巴梭夫說着，用冷淡的眼光，照摩托手的臉上望了一下，「過後來得及睡覺的。機器房裏失事了，你等什麼呢？」

「我等你的，」顧賽茵繼續微笑着，低聲說。「我已經到那裏去過了，把摩托停了，把牠檢查了一下。隔絕板壞了，我預料到了的。現在下手修理……可是你可來對我過不去了。你這壞蟲！」

「你什麼時候能修好呢？」巴梭夫臉紅着，低聲說，「你說已經下手修了嗎？唔，唔……」

「早已都把我叫去了。你曉得嗎？你應該去休息了。兩晝夜都沒睡了——不能這樣的。你已經對人發起火了。」

「你別介意吧，」巴梭夫難爲情的笑起來。「這一切都是這該咒的風造下的孽！」

「我並不見怪。不過你總得去睡吧，別來礙事了。你自己說的，閑人只會礙事。」

「哈——哈。你趕起我來了。我去吧。顧賽茵，可是你不會嘲弄我嗎？」

「還有什麼呢？」

「晤，再見吧，顧賽茵！」

「再見吧。」

「現在可真的要睡覺了，」巴梭夫由船橋上過着想道。「實在並沒有人等我，離了我一切也弄得很好的。可是組織……不，組織也並不壞。他們已經把發動機停了，判明了毛病，準備了一切去修理牠。叫我來作也不會更快的。他們中間有優秀的份子，有同顧賽茵一樣の份子，也有第二流的人，可是他們合在一起的時候，那是比我們每一位個別的人都好，因為是互相補充的。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怎麼能把他們想得那樣壞呢？不，這簡直說是失眠和風暴作怪の！……」

車臣島

—

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有一種古怪的迷人的氣味。當按好了輸油管，往艙口裏裝起黑色液體的時候，杜嘉洛把鼻子一張，就說：

『好像香檳酒或者像別種的菓子糖似的。爲了健康，聞一聞吧！』

水手們就都聞起來。那時就好像在甲板上端了一盤子食品店裏熱餅乾似的。後來，在鼻子裏好像怪難受的癢起來。杜嘉洛用大姆指把鼻孔揉了揉，已經不帶任何滿意的神氣說：

『但是，刺起來了！』

最後，連這也沒要緊了。誰知裝的竟是普通的蘇哈蘭的石油。只有站在艙口跟前的甲板水手傅慕金，抱怨着他的太陽穴痛，可是杜嘉洛懷着戒心，走到船邊上，已經什麼也不說了。

船長在克拉斯諾沃德斯克得到了輪船公司的新命令：將在風暴起時壞了機器的摩托船『烏茲伯克斯坦』號拖回來。這是令人不快的麻煩事；雖然如此，額泰梭夫的心境却是暢快的。在大海裏一晝夜的風暴，驚慌和過度的緊張，這一切都過了，好像有人把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貼，因此額泰梭夫對一切都充滿了親切的心情。

「你瞧，」他對賈次基說，「不，你瞧這多麼美麗呵！白色的城，上邊是很紅的紅岩。天藍色的海灣的周圍，是金黃色的沙洲。真美麗極了！」

賈次基的樣子是有病的，疲倦的，咖啡色的下眼皮腫着。制服上落着烟灰，好像他沒有脫衣服在床上躺了似的，衣服有好多皺紋。

「城是白的，這是不錯，」他可笑地回答着，「岩也絕對是紅的，這是不能否認的。可是你現在很愉快，滿面紅光。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慢慢的轉過頭，他的鼓眼睛，一下不動的釘着船長的領帶。

「但是，你生活愉快倒也好。可是我呢，你曉得的，慣於向前途看。比如北風完了，大家都高興起來，可是我不。這就是，我當然也滿意，可是不像你那樣似的，因為當這細細的糊塗嗓子在我心裏一唱起愉快的歌的時候，我就立即開始考慮起來，結果是無論你如何唱，可是結果發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那時就得分手了。」

「可是後來不是又會好的嗎？不是嗎？」

「不曉得。或許吧。這些抽象的題目我够了。那不是油船「烏茲伯克斯坦」號在停着的，在那一個碼頭上，你瞧見了嗎？在未拖靴以前，應該把靴檢查一下。我們去吧。」

「這還算拖船呢！你聽着，實在說，這真是糊塗事。我們簡直像拖船的人一樣了！不能拒絕嗎？」

「這也就是倒霉！可是拒絕是不行的。」烏茲伯克斯坦不能開動了，可是油已經裝到船裏

了，應該把牠拖走的。一點法子也沒有，得把這一隻鬩斗曳走的。」

『你好像快活似的……』

『不，我不過使你回到實際上，而且證明着倒霉的事還存在着的。你的事，生活愉快的人！』
他們下到貨甲板上，到船跳板上去了。顧泰梭夫鼻子聞了聞就站住了。

『我們這裏發着什麼氣味？』他吃驚的問道。『難道這是石油嗎？』

『可是你現在才覺到嗎？唔，是的，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你爲什麼皺眉頭呢？氣味是特別的，甚而是好聞的。』

他們不慌不忙的在岸上走着，賈次基談着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石油的有趣的性質——談着這芳香的石油和其中所含的輕油，還談着牠的低度的燃燒點。顧泰梭夫想着別的舵手們所不曉得的好多事，賈次基都曉得，但是不知爲什麼他不愛把自己的知識公開出來，甚至看報他都是一個人關到自己的房艙裏看的。

在『烏茲伯克斯坦』船上，一位老實的，栗色頭髮的胖子迎着他們，他自己介紹說他是副船長。他們一塊到了船首甲板上，把設備都檢查了一番，約好曳索的結實的程度。

『我們很走運，』胖子訴着苦，老實的微笑着。『冬天修理得很壞，現在一開起來就失事了。昨天把船壁塞了塞，可是貨總得運呢。不能放空回去呵！……可是我們又是自己人說話的，這是非法的，因爲我們的甲板有毛病的。』

『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呢？』賈次基怠慢的問道，『唔，這是平常的事。』

「一個地方的接鐵，看來接得不够。冒着瓦斯氣。可是我們沒有避瓦斯裝置。非法的……」

「我們該回去得了，」賈次基慌忙着，「到時候了，顧船長，到時候了！」

那位栗色頭髮的人，打了一個呵欠，就回到船裏了。甲板上搭着晒的衣服，放着繩索。顧泰棧夫搖着頭。

「把船弄癱了。呵哈，混蛋東西，混蛋東西！」

不知爲什麼賈次基不一直往船跳板跟前去，而拐到甲板的相反方向那面的出口裏去了。顧泰棧夫溫順的徐徐的在他後邊跟着。他們越走進後部的最上甲板，芬芳的香氣越強烈起來，船長的鼻子裏，撩得癢起來。

「難道他們的船口沒有塞緊嗎？」他問着問道，「鬼傢伙！這真是非法的！」

賈次基不停脚的繞過了船的上部，往船跳板跟前去。

「我們那一張紙還在你手裏嗎？」他很快的問道。

「什麼紙？」

「唔，輪船公司的關於拖「烏茲伯克斯坦」的今天的無線電報。拿來看一看！」
他看了電報，把牠褶起來，鼻孔抖動了一下。

「把這夾到公事夾子裏，」他顧慮的低聲說，「你曉得，爲了手續。」

「一定的，我拒絕牠的，」顧泰棧夫打了一個冷顫，「我現在去發電報去！」

「靜一點。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唔，甲板有點漏瓦斯。這是稀有的事。他們有登記處的繼續

行船證。如果你拒絕，人家一定怪罪你破壞計劃的。」

『你想的嗎？』

『我相信。』

『呵哈，狗職務！』顧泰梭夫嘆了一口氣。『當我同意離開了統計課的時候，那真是該咒的時候呵。』

二

在裝貨的時候，有一個人戴著綴着錨帽章的帽子，走到『德賓特』的船跳板跟前。這人的樣子看來有十五歲，可是他的態度很尊大，甚至裝着一點威嚴的樣子。他手中拿着一冊筆記簿，外面看來是很好的，因為他總是用脚尖站着，盡力的想把油船上所發生的事都看個清楚。

『日安，』他客氣的對杜嘉洛問候道，『你好吧？』

『你難道認識我嗎？』水手長溫和的奇怪起來，『你從哪來呢？』

『不，我還不認識你的，』那人反駁道，『可是，你們要拖我去的，因此我來認識認識。都好，』他對集在船榜上的水手們點着頭。『我在『烏茲伯克斯坦』船上當無線電員，我叫王利良。』他轉瞬間跑過了船跳板，對水手長伸着手。

『唔，你好吧，王利良，』杜嘉洛笑着說，『你們的事情糟得很，王利良。我們將要拖着你們走了！』

柯德尼，顧塞茵和馬加洛夫從辦公室裏出來。馬加洛夫仔細看了一下，喊道：

『這是王利良呵！』

他跑到跟前，抓住小孩子的肩，把他在自己面前轉着。

『王利良，你從哪冒出來呢？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在「烏茲伯克斯坦」船上航行嗎？這是我們學校畢業的，』他對同伴們說，『是最年輕的一個。當時都不願收他。王利良，你承認吧，不是不願收你嗎？可是現在你瞧瞧吧，航行着，也淹不死。呵哈，你這小傢伙！』

『有趣極了，』王利良堅定的說，『我已經說過我是當無線電員的。而且幹得挺好！大風暴你怎麼過了？我不換班的在收報機跟前值着班！因為或者會有什麼船隻遭殃的，我一聽見就去救……我們一定去救護的。這樣的值班是很重要的。人民委員關於同災禍奮鬥的命令看過嗎？因此，我不換班的工作着！』

他盡力的簡慢的說着，但是因為聽的都是別的船上的成人們，外面看來他興奮起來了，他的聲音忽而啞着低起來，忽而提高起來，用小孩子的高音說：

『我有一座強力的發電所，』他帶着熱情繼續說，『我已經做了好多有趣的實驗（因為我是老無線電愛好者。）現在我想寄一篇文章到無線電戰線上去……你瞧，我試驗着和黑海輪船上通報，這我已經成功了，不過只在夜晚，而且時間也很短。在科學上對這有說明的。可惜這試驗要停止了，因為監查處聽了，對我就叱責起來。因為那些官僚們，你同他們辯一下試試吧！』

『呵哈，你呀，好朋友！』顧塞茵狂喜起來，『爲什麼叱責你呢？』

『因為擾亂天空。這沒關係，航海總是很有趣的。我們的圖書室也不小，有三十來部書，甚至還多呢。而且我還是青年通訊員。我寫關於石油運輸和斯泰漢諾夫運動。老實說，我不是白到這兒來的，我連筆記簿都預備着的，以便記我的印象呢。你笑什麼呢，馬加洛夫？我很想同不論哪位斯泰漢諾夫運動者談一談。你們怎麼達到你們的記錄呢？』

他的周圍已經集了不小一堆人了，他霎時間難爲情起來，但是一看見愉快的同情的面孔，就莊重的打開了筆記簿。顧賽茵挽着他的手，在好奇的人們的護送裏，他們在甲板上走着。

『那麼，一切事情都在於發動機和裝貨時時間的節省嗎？別忙，我記一記……這有點像新發明，對嗎？不嗎？唔，或者我說的是糊塗話。是的，別笑吧，馬加洛夫！我忘了對你說，我是一個設計員呢。我用硬紙和木料，作了一些小滑翔機，這非常有趣的。可惜沒有地方去放牠們，——我們的甲板不大，牠們都落到海裏毀了……我還做了一座電氣摩托，很小很小的。牠總共有幾克蘭姆重，用油珍乾電就可以轉動的。這完全用蘇聯的材料作的，你瞧吧！』

馬加洛夫用全嗓子哈哈大笑起來，把客人用兩隻手抱起來，把他舉到空中。

『用蘇聯的材料嗎，』他重複着，狂喜的噎着。『呵哈，你這傢伙！』

『呵，算了吧，馬加洛夫，別耍孩子氣了，』王利良把眉頭一皺，掙脫着，『讓我同人談一談吧。你聽着，馬加洛夫！』

他把襯衫整理了一下，對顧賽茵說：

『當我們到馬哈其—加拉的時候，關於斯泰漢諾夫的航行，你仔細的告訴我。對嗎？我相信這

對我們的工作有好多可以做效的。在我們的「烏茲伯克斯坦」船上，一切都照舊式的工作着，技師睡覺睡得很多。我想他有睡病，不過他不知道這個。你曉得，有一種蠅子，一咬就……你又笑起來了嗎？馬加洛夫？可是這簡直糟糕極了。比方昨天發動機壞了，可是他疏忽了。我還祕密的告訴
你……」

他裝出一付神祕的臉色，馬加洛夫向他偏着耳朵，預先微笑着。

「我們的甲板還有一道縫，由那裏冒着瓦斯。我的話是實在的！在停船時把縫修了修，可是看來沒有完全修好，因為有氣味。避瓦斯裝置我們也沒有。你瞧！」

他一口氣把這說完了，馬加洛夫還依然下意識的微笑着，可是沉默起來了。

「你們還是早已如此的嗎？」顧賽茵問道，「你記得不記得？」

「已經够久了。在碼頭上停船的時候，船長叫了工程師，忘了從哪裏……」

「大概是由登記處來的吧？」

「不錯，是的。他說到航期完了的時候，總得去修理牠。他轉了一圈子就走了。這就算修理了。」

「那麼，登記處允許這樣的甲板航行的。而且沒有避瓦斯的裝置嗎？這是不會有的事！」

「不，這我記得的很清楚。轉了一圈子就走了……」

柯德尼咬着指甲，皺着眉頭。

「應該想辦法，弟兄們。」他低聲說。「他們不能往海裏開的。這是明明白白的事。」

『你怎麼辦呢？』

『我們同輪船公司商量，把這事情告訴給他。不能這樣媽虎的。』

『現在已經晚了，』馬加洛夫說，『貨裝完了。王利良，你告訴我吧，你們的甲板上，有電氣摩托沒有？』

『有的。起錨機在甲板上的。不在甲板上會在哪呢？』

『或者不遲吧？』顧塞茵問着，驚慌的環顧着，『或者把巴梭夫叫起來吧？』

『遲了，顧塞茵。巴梭夫不是奇人。誰也不會相信我們的。登記處允許了……』

『王利良，你們不在甲板上吸煙嗎？或者吸嗎？』

『不，彷彿禁止的。』王利良把三個人一個個的看了一遍。賠罪似的眨着眼。他可惜着開始這麼好的談話中斷了。

『這麼着吧，弟兄們，』柯德尼決定着，『現在幹已經晚了，但是我們到了馬哈其—加拉的時候，我們把黨的組織鼓動起來。你們的政治副指導員打算怎麼呢，少年通訊員同志？』

『我不知道。他不久才到我們那裏去的，』王利良少沉默了一會。忽然好像小孩子似的微笑起來，懇求着，『呵，我們來談一點別的什麼事吧。唔，請吧！』

這位『烏茲伯克斯坦』船上的小無線電員，使得大家都非常歡喜他了，當他下到岸上的時候，大家都對他揮着帽子。而杜嘉洛在後邊望着他，甚至被感動了。

『我過去有一個兒子……死了……』他傷心着說，『也是這樣的和氣，手巧得很。他現在有十

三歲了，或者多一點……』

三

這一天好像海上的其他的日子似的，分成四小時一班的片斷，不知不覺的過去了。死氣沉沉的波浪，還沒有平下去。太陽的反影，在波浪的斜面上滾着。曳索在船尾上吱吱的響着，『烏茲伯克斯坦』的高船頭，在後邊的水沫裏前進着，牠的檣杆，在藍天的背景上，發着黑色。『德賓特』船上的人，很快的對牠就習慣了，彷彿牠在後邊跟得很久了，彷彿牠上邊沒有人，也沒有易燃性的貨，有的只是檣杆，發鏽的船身和白色的上部。可是晚上當天黑了，船裏燃起燈來的時候，牠完全不見了。只有吱吱發響的曳索，通到黑暗中去了，曳索的盡頭，掛着一串火光。搖擺不定的火鏈，在下邊的海的緊底上擺動着，看不見的波浪，衝去把這些火鏈撕斷了，牠們重新生出來，又被撕成碎片，這樣無窮無盡的下去了。

在半夜值班的航手賈次基，對這些輝煌的火鏈，默察得好久了。他把肘子放到船橋的欄杆上，把皮襖曳緊，就一聲不響了。金色的小蛇，在船尾後邊的遠處蜿蜒着，他非常凝神的注視着這些，雖然這種景色不知爲什麼是令人不快的，可是他總不能不看。當下邊的聲音起了的時候，他高興起來了，他盡可能的隔着欄杆，彎着腰，細聽着。

『這裏應該是有有一個島的。什麼島？』

『車臣島。』

「你說得不錯，車臣島。你大概什麼海都曉得吧？」

「怎麼呢！從小孩子時候起，就在這裏航行的。」

水手長的高音回答着，微噁的可笑的嗓音問道。

「這大概是郝魯列夫，賈次基猜着。

「杜叔叔……」

「什麼？」

「我們昨天在甲板上蓋摩托的時候，你在哪裏？我們把你找了又找，找了又找！」

「不記得……事情是對的。不記得……」

「你澆濕了！顧養茵說你到廚房去了。那麼，你去裝死甲蟲去了嗎？唉呀，水手長呵！」

「他盡是扯謊的……他是老粗，是不懂禮的人！」

「不錯，他是老粗。可是實際怎樣呢？」

「誰甘心願意淹死呢，哈！哈。我是老頭子……」

「就是這。於是，我只得去頂替別人了。昨天幾乎把他沖走了，把顧養茵沖走了，郝魯列夫

彷彿想起了快意事似的補充道。

賈次基把細白的耳朵，從毛皮領子裏露出來，帶着冷的微笑，聽着。可是話談完了……

「是的！」賈次基心滿意足的低聲說，「車臣島過了。應該做個記號……」他到甲板室裏，燈光把他的眼睛映得密縫起來，好像吃飽了的貓似的，伸了伸腰。當他俯到地圖上的時候，好像用

鎚子到鐵葉上擊着似的，一種又長又重的聲音，從外邊什麼地方傳來了，郝魯列夫即刻在船橋上尖叫的喊了一聲，把甲板室的門推開了。

『你幹嗎呢？』賈次基扭過身來，『蜂子螫你了嗎？』

他看見了郝魯列夫的張着口的蒼白的臉，就跳到門口去了。在船尾後邊，在這以前閃着一串火光的那地方，毛章似的紅煙擺動着，騰起了，被紅光照射的『烏茲伯克斯坦』的橋杆和糾纏的索具，由紅煙裏露出來了。賈次基已經跑到扶梯跟前了，可是他突然好像埋在地下似的站着，咬着指頭。水手的蒼白的沒有眼睛的臉，又現到面前，噙着嗓子大聲叫起來：

『救——救吧！』

『住嘴！』賈次基用細聲音喊着。『別作聲，聽着命令！』

他躁着腳，抓住水手的襯衫領子，把他拉到自己跟前。

『放鎮靜些，聽着吧。應當把曳索砍斷……快些把牠弄開，沉到水裏……明白嗎？唔，快些！』

『得要爹子的，』郝魯列夫低聲說着，蹲下去。『是，砍斷！』

賈次基把水手推開，順着扶梯下去了。郝魯列夫在後邊飛跑着，艱難的呼吸着，哭訴着：『等一等，即刻……唉呀，親愛的，好朋友，即刻就去！』

『爹子在哪裏？』賈次基忙忙的跑着問道，『你聽見了嗎？』

『在消防櫃裏，』郝魯列夫呻吟着，『我馬上取來……唉呀，快些吧！』

宏大的一聲爆炸聲，把空氣都震動了，新的黑紅的烟頭，撒着燦爛的火花，在船尾後邊起來了。『烏茲伯克斯坦』船上的鐘，匆忙的敲起來，可是立刻就中止了，寂無聲息了。杜嘉洛跳到甲板上。他拉着救生圈，好像瞎子似的，打着跛脚，往四面八方亂碰着。碰到船口上，大聲的叫了一聲：

『唉呀！』

郝魯列夫從上邊跳下來，抓住他手。

『杜叔叔，快把斧子給我。好老人家，我們遭殃了！』

『斧子嗎？』杜嘉洛驚恐的喃喃的說，『現在斧子一點也沒有用……應當要救生圈的……』

『我打毀了你的！』郝魯列夫叫起來，『快把斧子給我，老鬼！』

杜嘉洛往後退着，把救生圈丟掉了，兩個人都由那從船尾後邊射過來的抖顫的光地裏消失了。過了一分鐘，郝魯列夫肩上背着斧子，到光地裏了。他飛快的上到船尾上，喘得大張着嘴。杜嘉洛在甲板上找尋着他所丟的救生圈，低低的呻吟着，畫着十字。最後，他找着了救生圈，由頭上戴下去，細聽着從船尾傳來的斧子聲。當船離開了拖船，抖動了一下的時候，他踉蹌了一下，就坐到甲板上，閉起眼睛。賈次基跑到光地裏，碰到水手長身上。

『是的！好着的！』賈次基抖顫的，痛苦的微笑了一下說。『老頭子，把你的餚餚圈擲了吧，去叫船長去！』

這時顧賽茵從機器房裏出來，在過板上站住，細聽着。

『拖船爆炸了！』他看見甲板上的人就喊着。『應該停船，賈次基同志。』

『回去，』賈次基嚷道。『我告訴你，一切都弄妥當了。回去！』

可是顧賽茵向前跑去了，紅光在他眼裏反射着。

『船長在哪裏？』他喊着，吃驚的左右環顧着。『喂，你在哪裏！……失火了！』

『回去！』賈次基怒氣沖沖的叫着，『船失事時，不遵守命令……交法庭去！』

顧賽茵已經不往甲板上，也不聽賈次基的話了。他站了幾秒鐘，想了一下，忽然上到上甲板上，順着扶梯，上到舵手橋上就不見了。

『他想去拉警笛的，』邦魯列夫猜想着，『呵哈，他要把一切都叫起來的，賈次基。不叫他去亂鬧也好。』

霎時間，周圍好像黑暗起來了，黑水上的光輝也消失了，可是那金色的雲霧似的火花，即刻由船尾後邊騰起了，天也燃紅了。

『德賓特』就好像被那萬丈的紅光燒傷了似的，在黑暗裏震天動地的吼起來。

巴梭夫穿着衣服，躺到吊鋪上，撇開兩隻光腿，向上仰着下巴，好像就地被子彈打傷了似的。

什麼東西使他不安心了，隔着沒有閉緊的睫毛，他覺得天亮了，玫瑰色的太陽出來了，什麼扯長的吼聲，在耳朵上響着，把房艙的隔壁都震動了。他醒了一半了，轉動了一下，側着身子，因為太陽的紅色的光線，透過了睫毛，刺着瞳孔。吼聲中止了，在靜寂裏，他聽見了喊聲，可是他總還不動，慢慢的想着到早晨了，爲什麼這樣的想睡，他託了人叫醒他值班，爲什麼沒有人叫他呢。他聽

見門開了，有人衝到房前裏，跑着碰到椅子上。那時他把眼睛一睜，才明白照耀着的完全不是太陽，看見了他身上俯着的顧賽茵的臉，他覺得顧賽茵想嚇他的。

『幾點鐘了？』他問着，睡意朦朧的微笑着，摸索着電門。『你說什麼，顧賽茵？』

『我說「烏茲伯克斯坦」船上失火了，』顧賽茵說着，搖着他的肩。『快起來！』
巴梭夫把電燈一開，坐到吊鋪上。

『瞎扯！』他用全嗓子喊着。『不會有的事！』

在電燈的光下，使他異常吃驚的不是顧賽茵的話，而是他的臉色，這是顧賽茵在最初幾次可恥的航行裏所表現的那種遲鈍的和壓迫得絕望的熟識的面色。

『都盡幹些什麼，混蛋東西們！』顧賽茵低聲說，『現在一切都糟了……完了……』

『靜心一點，顧賽茵，』巴梭夫穿上靴子，跳到過道裏，走着扣着帆布制服的鈕扣。『這是誰叫的？』他問着，仔細聽着。

『弟兄們都集在上甲板上。要求着拐回頭的。』

他們繞過了過道，出去到貨甲板上。巴梭夫站住，把手舉到太陽穴上。

『這幹嗎呢？』他低聲問道。『這兒在幹什麼呢，顧賽茵？』

烟雲遠遠的在後邊旋捲着，眩目的紅色的核心，好像燒紅的煤似的，在那烟雲裏向上投着一細細的金火花，燃燒着。

『把曳索砍斷就開走了，』顧賽茵絕望的說。『我拉了笛子 可是人家把我趕走了……你聽』

着，我們幹吧！還有時間的。難道就這樣走了嗎，巴梭夫？」

他把技師的臉一望，忽然清清楚楚的明白巴梭夫是跟他一樣的無力，因為他是服從船長，不能隨便把船開回的，如果他要強求的話，人家拿法庭來威嚇他，而且好像趕顧賽茵似的把他趕走的。

可是巴梭夫好像突然鎮定起來了似的，彷彿用眼量着到失火了的船的距離一般，往後看了一下。他突然轉回身來，默然的往扶梯跟前走去了。顧賽茵同樣默然的，什麼也不想的在他後邊跟着。

人們在上甲板上的火災的閃爍的光影裏，誰也認不出誰的提心吊膽的左顧右盼着。人聲忽而爭着嚷起來，遮得互相聽不見，忽而又降低成微語，那時每一句高聲說的話都能聽見了，於是大家都突然望着說話的人，彷彿等待着命令去行動似的。

賈次基的高高的身影，在舵手橋的扶梯口跟前現出來。他一下不動的站着，當下邊的聲音強大起來的時候，他不過有時慢慢的把頭轉一轉。

船長的彎腰的肥大的影子，在他旁邊的欄杆跟前假寐着。他抑制着好多不必要的瑣碎的動作，不斷的抖動着。好像發冷似的，他的肩動了動，就去扣制服的扣子，可是即刻又停了，轉了轉頭，有時望着燃燒着的船，有時往下邊的上甲板上望着，嘆着氣，折着手指。

小鐵匠亞庫包夫在上甲板上焦急的臉紅着，用手巾揩着濕臉，他的眼淚流得彷彿眼睛都發腫了……「讓他們下到這裏來吧，」他憤怒得精神錯亂的叫着。「叫他們解釋明白，爲什麼我們開走？」

船委會主席，叫他們解釋吧！」

『別說費話吧，』柯德尼說着，懷着憎惡往船橋上望着。『強迫他們開回頭去……』

『把船長叫來！』一個人喊着。

『他在這裏，船長在這裏。』

『在哪裏？』

『在欄杆跟前唉聲嘆氣的。』

短時間靜寂起來了。人都擠在扶梯跟前，仔細望着船橋上的模糊的人影，被痛苦的好奇心包圍了的人們，一時把火災忘記了。

『大概把那小孩子燒了，』杜嘉洛的抱怨的聲音，在靜寂裏響起來。『小孩子，無線電員，把他燒了，弟兄們，燒了！』

『開回頭去！』柯德尼翻着眼睛，憤怒的喊着，狂憤的吶喊，即刻在上甲板上起來了。

『船長到這裏來！』

『船長！』

『應該救人喲！你們聽着！』

『把他們逮捕了！』

『政治副指導員到這裏來！』

『你失了知覺了嗎？技師代理他的。早已就沒有政治副指導員了。』

『他們盡幹些什麼，壞種！應該把小艇放下去……同志們，他們幹什麼呢？』

「說的什麼話？」郝魯列夫擠到人叢中喊着，「都想燒死嗎？風颳着火花，難道我們裝的不是那種貨嗎？笨瓜！」他好像主人似的，推開了水手們，走小鐵匠跟前過着，威嚇道：「你少說話。你曉得破壞紀律，會得什麼結果嗎？瞧着吧！」

他忽然看見由轉角裏出來的巴梭夫，即時就匆匆的避開路，把一個人擠到船榜上。不知怎的即刻就靜寂起來了，人都後退着，讓着路，巴梭夫很快的由讓出的路上過去，好像隨筆似的，一直望着船長瞧，顧賽茵的巨大的影子，腳跟腳的在他後邊跟着。面色蒼白的，急得喘着氣的馬加洛夫，迎面向他們撲來。

「王利良還在那裏，我聽到他的信號了，」他拉住巴梭夫的手，好像半呆子似的喊着。「我不能聽了。我們是小膽子的人，再不然……」

巴梭夫把無線電員推開，上到船橋上去了。幾個人一下子跟着他撲去了，於是整個的人羣，就默然的向扶梯湧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賈次基時起來。「勞駕回去吧。顧船長，阻止這種胡鬧吧。我不能工作的……」

他從扶梯跟前退後了，讓巴梭夫過來，可是即刻又跑到前邊，擋住到舵手室的路。他們好像兩個準備交手的大力士，而對面的站着，重重的呼吸着。

「這是你把曳索砍斷了嗎？」巴梭夫低聲的問道。「你爲什麼開走呢？」

「不干你的事，」賈次基同樣低聲的回答着，「這裏是船長指揮的……」

沉默的人們的環圈，很快的圍繞在他們的周圍，也同樣都是接不上氣的重重的呼吸着。

「我現在要打他的，」巴梭夫想着，凝視着賈次基的白鼻梁，下意識的掄起手來。

顧賽茵的咬着牙的頭和還有在微弱的紅光裏認不清的別人的臉，都由他肩後露出來了。

「顧賽茵，打他，」小鐵匠亞庫包夫在後邊啞着嗓子說。「別怕，狠狠的打……給你鑿子！」人羣彷彿被將臨的暴動的旋風捲起了似的，在周圍擁擠起來了，亂轟轟的嚷鬧起來了。後邊擁擠着，使巴梭夫挨着賈次基的胸部了。他醒悟過來，就把手放下了。

「同志們，靜一點，」他用肘子推着，喊道。「閑人從船橋上走開。現在開回頭去救「烏茲伯克斯坦」船上的人。呵，散開！」

他覺到一大堆灼熱的人身子，在他背後離去了，他裂破着嗓子，拚着全力喊道：

「聽我的命令！都離開船橋！副舵手和抽水夫到我跟前來。準備小艇下水……鎮靜些，弟兄們！」

「你沒有權柄，」賈次基提高嗓子說。「這裏是船長指揮的……都舉手要打我的。都看見了的……」

走到扶梯跟前的人，都遲疑的停住了。巴梭夫向靠在欄杆跟前的船長的一下不動的影子跟前走着。着。

「願船長，」他堅決的叫道。「應當開回頭，那裏人在燒着的。唔——唔，心放鎮靜些，你聽着！」

船長把手從臉上取下去，貪婪的向周圍望了一下，仿佛希望着那紅的天，汽笛的吼聲和人的吶喊——這些都只是他在做夢。他望見了舵手室玻璃上的紅色的反光，就用抖顫的手指抓住領子。

『我不知道，好朋友，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訴着苦。『呵，我的天呵，我的天呵。唔，你們想怎麼呢？』

『不知道嗎？』顧賽茵狂憤的喊着，擠着人，想更仔細的看一看船長。『你不曉得嗎？你應該知道的，如果你是船長，而不是什麼……』

他沒有說完，就向舵手室撲去了。幾個人在他後邊跟着，其餘的人堅決的向扶梯走去了。

『你害你自己的，顧船長，』巴梭夫說着，用力把船長往起拉着。『如果那些人都死了的話，我們兩個都得到法庭裏去的。唔，你靠着我吧。』

顧賽茵在舵手室裏，用肩膀把舵工推開，舵工碰到牆上，低聲說：『放下吧……喂，我說，你放下吧！你負責……』

『我負責，有我的，老兄，』顧賽茵說着，張開肘子，搬着舵輪。『放心吧，我負責！』

巴梭夫把船長拖到舵手室裏，扶着他的臂膊。

『你說開回頭嗎？』顧賽茵問道。『我什麼也考慮不來，好朋友……當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應該如何辦你們辦吧。你們看見的，我完全病了！』

金色的雲，由船尾後邊滾出來了，在船的左邊浮動着，畫了一個巨大的弓形，船外的海，發着

火光。

「唉呀！」顧泰梭夫把眼一睜說道。「實在的，我同你們死在這裏……我不舒服，放開我吧……」

他把手貼到胸上，坐到扶梯階上。他的心狂暴的跳起來，渾身就彷彿被討厭的抖顫刺裂了似的。這時他對自己的抖顫的汗溼的身子和上不接下的聲音，憎惡起來了。有人從跟前跑過去，衣襟偶然的掛着他的臉。他轉過身來想道，苟且偷生真無益，最好是現在死了。可是過了一會，隔著閉着的睫毛，感覺到那逼近的和越燒越紅的戰慄的紅光，真要衷心的愁死了。

「巴梭夫，」他低聲的叫着。「因為艙裏裝的是克拉斯諾沃德斯克的石油呵……我的天呀！」
「各處的水的龍頭都打開，」巴梭夫喊着，把水手們往扶梯跟前推着。「副舵手注視着航路。喂，水手長，站到炭酸瓶子跟前。發現火時，按命令動作。龍頭，把龍頭打開！」

現在在舵工旁邊站着的是舵手亞良丁，他帶着聚精會神的蒼白的面孔，看來他是焦躁不安的，可是他盡力的要精確而且鎮定，他對於這試驗總是滿意的。

「少往左一點！」他喊着，他自己的聲音，使他的膽子壯起來了。「再來一點……就這樣保持着！」

火的紅光，畫了一個半圓形，船周圍的一層水沫都發紅了。在船向那兒開的那地方，黃色的烟柱，把那抖顫的紅天，分成了兩半，那烟柱彎彎的就好像被風颳着的樹似的，輝煌的火根，在牠腳下的水上蠕動着。

「什麼危險也沒有的，我請你相信吧，」巴梭夫走到船長跟前說。「唔，你好像恢復了……現

在要把小艇放下去，」他補充着，轉過身子，那時不明白：他請求許可呢，或是命令呢。

「現在已經快了，」顧泰梭夫想道，「我們從背風的那一面去……應該作的他都作了，大家都服從他，甚至連亞良丁都服從他的。最好是他別倉皇失措就好了。」

燃燒着的船，在前邊右方的水面上，揮着烟團，沒有被火燒着的尖尖的船頭，向上突出着。周圍的水，被火舌蓋了起來，這些火舌，靈敏的爬到黑色的浪頭上。

「石油在水上燒的，到處流着，燒着，」顧泰梭夫恐懼的想着，他的心又跳起來了。汽笛震天動地的吼了一下，他以爲紅天帶着爆炸聲破裂了。後來靜寂起來，他聽見下邊的人聲在呼應着，水在噁噁的響着，巴梭夫用電話筒喊着：

「開慢……把預備發動機丟開……好。」

一股滾燙的惡臭氣，迎面吹來，傳來一種單調的有力的轟響，彷彿那兒燒得很熱的火爐，風在氣眼裏響着似的。

「向左，再向左！」顧泰梭夫出其不意叫起來，匆匆的偷偷的畫着十字。「這樣保持着……」

四

水手們在上甲板上把雨布從小艇上揭下來。有一隻小艇被火災的紅光輝煌的照耀着，牠下邊的水面上沸騰着紅色的水沫。上甲板那面的一隻小艇下邊，是黑暗的，看不見的波浪在噴鬧着。

顧賽茵頭一個跳到那紅光照耀着的小艇裏，站到那裏，揮着漿。直到現在在船榜跟前焦燥的亂

轉着和幫忙揭着雨布的老水手傅慕金，不知怎的也跟他鑽去了。

『在小艇裏更要沈着些，』他低聲說着，笑着，『大家都離石油遠些……』

他坐到舵跟前，兩隻手抓住船榜，帶着失錯的神情望着顧賽茵，彷彿以自己的膽怯爲恥似的。

『捲緊吧，』顧賽茵喊了一聲，『蘇維埃的海員們不把自己的同志們拋棄了的！明白嗎？』

他興奮着，現在幾乎快活起來了，當水手們轉動着吊艇柱的手柄的時候，他總是在望着燃燒着的船，彷彿他忍不住的要到跟前看一看似的。

氣喘喘的馬加洛夫跑來了，對放艇的水手擺着手。

『等一等，我同他們一塊去，』他喊着，『是的，等一等吧！』

『放吧！』顧賽茵喊着，全身站了起來，用手保持着平衡。『幹嗎停住了？捲緊吧！』

『這麼着呢，顧賽茵，』馬加洛夫多嘴的說。『巴梭夫來了，還有你，還有柯德尼……我們生在一起，也就……』

『你應當去同陸地上保持着通信。到電報室裏去。你不知道紀律嗎？』

小艇順着油船的船榜下去了，顧賽茵用槳推了一下，使小艇對着波浪放了下去。

『這麼着呢？』馬加洛夫傷心的重覆着。『我一個人……』

小艇在黑色的浪頭中間沉沒着，輕輕的灌了一點水。顧賽茵的槳在水上揮着，他自己忽而往前欠着身子，忽而慢慢的偏着身子，彷彿脊背倒下去似的。『德賓特』的船榜退到黑暗裏去了，嫩玫瑰色的易脆的好像橘子皮似的第二隻小艇，發着反映的紅光，槳在閃着光亮，從『德賓特』的船尾

後邊浮出來了。

『巴梭夫來了，』顧賽茵搖着槳說，『蘇維埃的海員們不把自己的同志們拋棄了的！』他心滿意足的重覆着這句話，這句話是他所喜歡的，大概也是巴梭夫所喜歡的。『我說的對嗎，老兄？』

小艇駛到一個大浪上，在浪頭上顯明的被照射着，風把頭一股烟迎面向牠帶來了。

傅慕金咳嗽了一聲，癢癢的歪着嘴，想微笑起來。

『往火跟前開，』顧賽茵扭過身來叫着。『你往哪開呢？』

『那裏沒有人，』水手低聲說着，指着燃燒着的船，『那裏的水在燃燒着的，你瞧！』

寬寬的一道光，在他們的周圍擺動着，從槳上流下去的水，也顯明的閃着光輝。顧賽茵盡力的由肩上周顧着，盡力的把『烏茲伯克斯坦』船上所發生的事情想看個清楚。他看見了在過板上擺動的尖尖的火舌和噴着火花的上艙的空窗子。燃燒着的石油的急流，彷彿從沸鍋裏流出來似的，在船榜上流着，在水上成了紅色的細流，向四面八方方的流着，隔着烟幕，暗淡的發着光。

『那裏沒有人，』傅慕金執拗的重覆道，『我們回頭吧，顧賽茵。』

『說的可好！』顧賽茵威嚇的喊着，『你再給我說一句試試！』

一叢叢的紅烟，迎着小艇浮來，好像浮標似的，在那裏邊隱現着。

這東西浮近了，在波浪上搖幌着，似乎奇怪的翻動着，彷彿叢生着觸角的活的東西似的。顧賽茵丟開槳，走到艇頭上。兩個人帶着救生圈，轉過頭，迎着開來的小艇。

『把手給我！』顧賽茵對着由水中望着他的人喊着，『快些，同志！』

那人的手光滑而且冰冷。顧賽茵小心的把下垂的身子夾到腋下，從艇檣上拉過來。

『躺着吧，老兄，休息一下，』顧賽茵拉着救生圈說。『呵，來吧，第二個！』

第二個人幾乎是裸體的，光滑的身子，總是由顧賽茵的手裏往出溜。他的一隻眼睛緊緊的閉着，另一隻——忽而大大的癡呆的睜着，忽而抖動的睫毛又閉了起來。他躺到艇底上，屈着膝，縮成了一團。

『好朋友，』他鼓着胸腔說，『我們想着我們是完了。』

『過後再說吧，』顧賽茵打斷了他的話，坐下搖着槳。

『你們的小艇在哪裏？』

『我看見了一隻……放下來了，』被救的人打着牙顫，『一隻小艇沒有槳……大概翻了，當我沉到水裏的時候……呵，你呀！好冷呵！』

『德賓特』船的第二隻小艇在後邊趕來了，牠響着槳架，在波浪上搖幌着。

『風改變了，』巴梭夫坐到舵跟前喊着，『別耽誤，顧賽茵。』

『有兩個了，』顧賽茵答應着，搖着槳，對那被他先救出來的兩個人望了一眼，他那神氣，就活像打了一網好魚的漁翁的神色一般。時時刻刻的一下不動的坐着的傅慕金，突然跳起來，焦急的皺着眉頭，從自己身上脫着上衣。他從坐板上跨過去，把光着身子的人的肩搬起來。

『穿上吧，請你穿上吧，』他堅請的說，『我不用的……』

『你呀！』顧賽茵說着（他曉得傅慕金吝嗇得很。）『可是我什麼也沒有……』他對自己的敵

着的胸膛和小衫的挽起的袖子望了一眼，彷彿可惜着他沒東西可給似的。

一片濃烟迎面浮來了。這烟在艇撈的周圍盤繞着，好像水似的，在漿的打擊下旋捲着。薄暗的烟舌，在很近的一個地方燒起來，一股氣流，撲到顧賽茵的臉上。他咳嗽起來，拭了拭流出的眼淚。

『石油在燃燒的，』傅慕金發愁的說着，回顧着，『油到處流着……我們由這裏出不去了，顧賽茵。』

『住嘴！』顧賽茵命令着，『好像有人在喊的！』他跳到坐板上，細聽着。

通過了火災的流暢的隆隆的轟鳴，傳來一聲扯長的，緩慢的喊聲，這是疲憊的，失望得不會被聽見的人的拚命的吶喊。

『去——了！』顧賽茵大聲喊着，『喂，答應一聲來！』

已經答應了幾聲了，可是彷彿隔着牆似的，傳來的喊聲很低。小艇的尖尖的船頭，從烟裏閃出來，慢慢的從眼前浮過去，艇裏坐着巴梭夫。他們的艇裏坐着搖槳的水手，低着頭，咳嗽得打着顫。巴梭夫放下舵，撲到他跟前。撲簌簌的眼淚，順着臉流着，他舔了舔嘴唇，吸了一口苦辣的烟。

『划你的吧，鄧斯克，』他用古怪低聲音說，『划吧，你沒有魂了。』

鄧斯克的眼睛鼓得好像被趕的馬的眼睛似的，他把臉往上一抬，揮着漿。風掃着烟，黑色的烟灰，在海上飛馳着，在清除乾淨了的一小片水上，大家都望見了翻了的小艇，牠在帆盪着，人身子

橫着躺在艇子上。別的人環繞着，在光滑的艇榜上爬着，滾來的波浪，把他們又投回到水裏了。斑斑的石油，在周圍冒着烟，燃燒着，連綿不絕的火的熔岩，從對面慢慢的橫流着。

傅慕金把舵放到艇榜上，坐在坐板上，半癡的眼睛，向周圍張望着。小艇驟然的向左轉彎了。

『你瞧，顧賽茵，』水手模糊的多嘴的說，『往後看……燃燒着的……』

『德賓特』的凝然不動的陰影，在遠處朦朧的呈現着，紅的火花就好像電閃的閃光似的，在牠的上甲板上掠過去。

『「德賓特」』燒着了，『傅慕金』嗚咽着，捲着身子，好像得羊癩瘋似的，用拳頭對顧賽茵威嚇着。『你把我害了，混蛋東西……我現在到哪去呢？周圍都是海……呵——呵——呵！……』

他在黑暗裏，瞪着那碟子似的怪眼睛，被烟噙着，大聲的哭着。顧賽茵跨過坐板，到他跟前，搖着艇，咬着牙。

『別作聲！』他狂暴的喊着。『我打死你……把你投到海裏去。住嘴！』

他揮着拳，可是沒有打，而是扯住水手的衣領，從坐板上把他拉了下來。『德賓特』船上的紅光閃了一兩下，就滅了。

『你瞧一瞧，傻瓜，』顧賽茵喘着氣，喊着，『這是玻璃在反光的，可是你可哭起來了！唉，你真是蠢土！』

他把舵從舵孔裏拔出來，坐下搖着槳。巴梭夫的小艇已經逼近火場了，因為人都俯到艇榜上，急着要從水裏爬出來，所以小艇強烈的搖幌着。翻在水裏的小艇，在波浪上搖擺着，牠的溼艇榜，

好像鏡子似的，反射着火光。顧賽茵駛到牠跟前，照着艇榜狠狠的擊了一下，即刻就站了起來。緊攥着的手和帶着仰着白臉的光滑的黑頭，從水裏露出來。

『別忙，』顧賽茵叫着，把裏着水的重身子，由艇榜上拋過來。『別都從一面來。我們會翻艇的，當心點。』

他的臉和敞着的胸膛，感覺到火的難忍的逼近，覺得頃刻間眼睛都要破裂了——受不了使人眼瞎的熾熱。可是他總在從水裏撈着光滑的半裸的身子，爲着不使小艇翻了，把他們放到對面的艇榜跟前。

『把一切都撈出來的，』他說着，一股鹹水濺到他臉上。『別用手拉。難道我能把你丟到這裏嗎？咳嗽，同志！』

後來，他摸着一個不動的完全裸着的身子，用力的想把他抱起來，可是他從手裏溜下去了，他又抓住他的頭髮，已經再不鬆手了。翻了的小艇，已經冒起烟來，從烟幕裏爬出來的火焰的黃舌，小心的舔着牠。巴梭夫的小艇的尾巴轉對着火。這小艇很近很近了，顧賽茵看見巴梭夫搖着船，慢慢的揮着槳，彷彿過重的東西，搭在那上邊似的。

『走開，』技師依然用那響亮的聲音喊着，『你身上的小衫在燃燒着的……我說你走開！』

可是顧賽茵依然還在同死氣沉沉的肉身子苦鬥着。他集中力量，從水裏把他抱起一半來，在腋下夾着。忽然颯來一股滾燙的熱流，撒着赤紅的火花，他感到難忍的痛楚。有人在他附近咬着牙，高聲的吼了一下，用腳打着艇榜。顧賽茵鼓着力氣，慢慢的克服着搭在他手上的重東西，最後，當

他把那人身子拖上來的時候，就跌到坐板上，摸到了槳。

他在烟裏一點也看不見，他咳嗽着，黑圈在眼裏浮盪着。他搖着槳，下意識的在動着手，向後仰着，用感覺推測着方向。

烟逐漸的稀少了，空氣比較清潔了，顧賽茵深深的吸了幾口氣，咳嗽着，往艇外唾了一吐唾沫。他的眼睛因為受了熱和烟，在流着淚，可是他隔着淚膜，看見颯風飛着的縷縷的綠繞的煙和煙後的燃燒着的油船的黑黃的骨幹。火好像長毛的紅獸似的，在上邊飛舞着，跳過了船頂，在甲板上咬着，燃燒着的石油的噴泉，從獸的牙齒下邊飛濺着。後來油船傾斜起來，平的船底由水裏露出來，金黃的熔岩，好像狂暴的奔流似的，從船裏傾瀉出來，從黑暗裏把海面圈了一個大圈子。

『德賓特』號站在照耀着的圓圈的緊邊上。滿裝着人的白色的小艇，點着頭，在浪上幌盪着，閃着濕的籬形的槳——三隻在前，一隻在後，都向『德賓特』進發着。前邊的小艇慢開着，等着落後的小艇，這上邊的搖槳的人，好像醉漢似的，在坐板上搖幌着，不平衡的搖着槳。後來別人去替代了他，落後的艇，很快的就同前邊的艇連在一起了。牠們這樣並駕齊驅的走了一會，可是同時突然都抬起槳，停住了。

燒着的船的船尾，入到水裏了，黑船頭被煙雲包圍着，向上仰着，上邊的天，很快的黑起來。煙馬上都散了。停船的那地方，已經什麼也沒有了。只有寬廣的石油層，發着暗淡的火焰，在水上燃燒着。

『德賓特』船上的明光發亮的圓窗和上甲板上的被燈光照射的窗子，都更顯現出來了。召集小

艇的金屬的汽笛聲，把空氣衝破了。

顧賽茵蹲着，手按着濕艇底，肩靠着坐在他旁邊的一個小人的身上。當「烏茲伯克斯坦」的船身沉到水裏的時候，這人就嗚咽起來，顧賽茵默然的摸到了他的手。手小而細，顧賽茵想着這位被救的人，身個一定很小，一定瘦得好像嬰孩似的。

「王利良，這是你嗎？」他低聲的問道。

「當然是我，」小無綫電員低聲回答着。「可是你是誰？」

「我是顧賽茵，是「德賓特」船上的摩托手。你爲什麼哭呢？你燒傷了嗎？」

「不，不大厲害。我可惜油船……可是你怎麼樣？」

「我也可惜……」

小孩子煩亂起來，深深的抖顫的嘆了一口氣。

「那不是我們的小艇在駛的，完整着的。可是另一隻翻了，我就在那隻艇上的。不過我們的人並沒有都在這裏……」他靠着顧賽茵的肩，低聲說起來：「你聽着。柯良叔叔在這裏躺着，我們的燒汽鍋的。他不動，大概沒氣了。我怕……」

「別作聲，王利良，」顧賽茵說着，把小孩子抱着。「柯良叔叔死了。」

在「德賓特」的甲板上，沿着船榜都集滿了人，明亮的燈光，從後邊把他們照着。傅慕金精神奮發的搖着槳，隔着肩，向後望着那些從上甲板上懸着的穿過吊艇柱的滑輪的索頭。

「鈎子！」顧賽茵站起來說。「喂，「德賓特」船上的！」

他短短的，輕輕的呼吸着，——他胸裏呼嚕着和吱吱的響着，他的皮膚燒傷了，眼淚流得模糊起來。小艇滑上去了，他看見馬加洛夫在船邊帶着關懷的驚慌望着他。他就好像那做了一場惡夢的人，醒後認出了俯在他身上的憐憫的親切的臉就微笑起來似的，對馬加洛夫微笑了一下。他想說他眼睛看不清楚，站不住脚，他發痛，可是沒有說，只精明強幹的啞着嗓子說：

『你照顧弄繃帶吧，馬加洛夫。這裏有燒傷的人。』

五

巴梭夫站在甲板上，用錫水浸濕了的紗布，往臉上貼着。他聞得煩惱了，想到機器房裏看一看，可是杜嘉洛說，這涼紗布應當放到臉上貼一貼。

『別叫得脫痘症吧，』水手長用指頭威嚇着說。他忙着到辦公室裏去了，在那裏都給燒傷了的人裹着傷。

受傷的人竟然很多，他們都抱怨着冷，不能呼吸。巴梭夫也去到那裏，可是找不出事作。『德賓特』的船員中有幾個人首先下手救護起來。電氣技師們給被難的人脫着衣服，或者簡直把他們身上的破濕衣服撕下去。魏維裹着紗布，恐懼的望着那冷淡的，發黑的臉，怕裹得太緊了。

吃飯的棹子上躺着『烏茲伯克斯坦』船的舵手，當爆炸時把他的頭打傷了。他向下躺着，抓住油布，肩胛骨在抖跳着。馬加洛夫把一小片頭髮從傷處扯出來，皺着眉頭，遲疑的望着碘酒瓶。

『力氣沒有了，』舵手臉紅着低聲說，『你在我身上要什麼聰明呢？』

『別忙，少等一小會，請你忍住，』馬加洛夫沉着失望的臉色，低聲說。他把一塊棉花浸了碘酒，在傷口的邊緣上抹了抹。舵手掙脫着，咬着牙，罵了一聲。

『好了，』馬加洛夫帶着作完了複雜手術似的外科醫生的神氣說着。『魏妣，把同志裏一裹！』顧賽茵順從的把燒傷了的手，伸給馬加洛夫。他的臉匆匆的用繃帶裹着，發紅的流淚的眼睛，從繃帶間的縫隙裏看着。他看見了巴梭夫，就精神煥發起來了。

『燒着了嗎，巴梭夫？』他狡猾的問着，望了望自己的手，帶着驚異的神氣補充道：『你瞧，紅得好像胡蘿蔔一樣！』

『安安靜靜的坐着吧，』馬加洛夫帶着憂鬱的柔情說道。『是我的皮脫了嗎？廢物！』地上散亂着繃帶頭和破布，發着醫院的氣味。裸體的，濕潤的人體，在強光下，到處發着白光。巴梭夫站了一會，就出去到甲板上了。透亮的黎明前的天，在橋杆的高空裏，發着藍色，繁星沉沒在天空裏，好像透過清水似的在閃着光。但是他總是恍惚的看見海上有反射的紅光，有時他似乎看不見了，臉和手都感覺到一種熱燙，昨夜的景象，還沒有離開他呢。這夜他所作的一切，可怕得連想都不願去想了。沒有他，這些會不會發生呢？他想着同他並排工作了的人們，他想着他所愛的和以他們自豪的那些人們。

總共幾個月以前，他以爲他們是毫不中用的，什麼狡猾的劣種。有人稱他們是烏合之徒——他不記得這是誰說的。或者是他自己。不，那完全是另一批人呵。他們都消失了，他不記得他們叫什麼名字，不記得他們的面貌。他對顧賽茵，馬加洛夫和小鐵匠亞庫包夫，好像多年都知道似的，他

們同裝置工人們，或者同從前他所引以自豪的艾巴特比較起來，一點也不見得壞呢。

春天當離開工廠的時候，他想着他的生活完結了。可是現在他知道：在明年要有新的更高的標準出現的。好多船隻都已經改作斯泰漢諾夫的航行了，『加馬利』又前進着，要奪取第一把交椅的。『德賓特』的船員在來年將如何表現自己呢？巴梭夫想着如果他現在離開了，那麼，在他的缺席中，在『德賓特』船上，大概不會有什麼變動的。正因為這個，他堅決的知道在航期完了以後，他不離開油船的。

他當時很愉快。他臉上貼着紗布，嘯着什麼粗俗的曲子，不入調的時時中斷着，因為咳嗽堵到嗓子裏了。他在甲板上走了一趟，到了繩索堆房跟前，驟然的站住，也不嘯了。

在甲板上，在破窟窿的船尾旗下，放着死屍。風把旗邊捲起來，露着死人的不動的張開的腳掌。他怎能把他們忘了呢？他自己幫忙把他們放在這裏，用旗子蓋着，記得他們是兩個，一個是在小艇未到以前淹死了的。時時刻刻在記着，可是現在不知怎的忘掉了。

「這是因為疲倦了，」他好像辯解似的想着，用力重喚起那種發生的不能挽回的感覺，這感覺當初看見死人的時候使他昏迷了。

但是無論如何的用力，不能集中到悲哀的思想上。那種粗俗的曲子，在耳朵裏繼續的響着。

「我怎麼了呢？」他意識的自問着。「人死了，這是不能挽回的。我怎能想着瑣事，高興着什麼事，幻想着未來呢？或者我變殘酷了，學會了命令人，喪失了對人的憐憫嗎？那這兒不是我的地方……」

「不對，」他對自己回答着。「你爲着他們鑽到火裏去，而且叫別人也作那同樣的事情。你愛他們，愛這些你不認識的人，不然的話，什麼情感在這一夜推動着你呢？可是他們死了，這是不着的。顧賽茵從水裏撈着死身子，幾乎把命送了。他不知道恐怖，他有一顆很大的灼熱的心，你和你的一切知識在他面前——只是一個精幹的死板人。可是他在笑着，裹着自己的火傷，想着機器，想着在碼頭上的停船，難道死者需要他的悲傷嗎？」

巴梭夫把捲起來的舊旗子蓋了一下，就走開了。他的臉燒傷了，可是心裏很安靜。他看了看錶，考慮着往碼頭上打關於船到的電報，該打得了吧，細聽着濺濺的水聲，——上甲板上的龍頭忘記關了吧？

後來他遇着柯德尼，那位把他引到燈跟前，神祕的微笑着。

「我有一個小玩意，」他把手藏到背後說，「一個好玩意。給你看看吧？」他把用明確的歪斜的筆跡寫的一張紙，伸給巴梭夫，巴梭夫在燈光下讀着：

「因烈風與火花，不克援救「烏茲伯克斯坦」船。請派救生船。「德賓特」。顧泰梭夫。」

「這是賈次基寫的吧？」巴梭夫猜着。「這電報你從哪弄來的？」

「簡單得很！當顧賽茵在拉警笛的時候，賈次基寫了這個小字條，塞給馬加洛夫，叫用無線電派發出去。可是馬加洛夫當然沒有發，現在想往船頭上送，我就從他手裏抓來了。這是寶貝！唔，給我吧。到法庭上用得着的。」柯德尼好好的把那張紙摺起來。「現在他們可逃不脫了。我們咬死這些寄生蟲！他們得坐多少年呢，你想怎樣？」

「我不知道，」巴梭夫說。「我不是法律家。老頭子總是可憐的，」他嫌惡的補充着。

「誰？」

「我說是老頭子，船長怪可憐的。實際上他是很苦命的……」

柯德尼停止微笑了。

「可憐嗎？呵呀呀！可是現在有什麼辦法呢？或者我們替他們掩護嗎？你的意見怎麼樣？」

「你沒有明白我，」巴梭夫不安起來。「掩護嗎？我只是說老頭子是可憐蟲……」

「你說是可憐蟲嗎？呵呀呀！可是那是什麼在停着的，你沒看見嗎？」柯德尼忽然嚷起來，用指頭往繩索堆房那方面指了一下。「如果不是你的老頭子，這些火柴頭恐怕都是活人了。你聽着，如果你想要掩護他……」

「我連這種意思都沒有，」巴梭夫趕緊辯白着。「我不過是說了一句糊塗話。」

「說了這樣的糊塗話呵！好在只我們兩個人。弟兄們現在很憤慨……你聽着吧，那小無線電員在我的吊鋪上睡着的。顧賽茵把他帶來的。好着的，不過頭髮有點燒了。最初他總是哭着——他可惜那油船，他的筆記簿也燒了。他說那裏有好多有趣的東西呢。可是現在苦受够了，睡着了。瘦瘦的，手好像草莖似的，你最好瞧一瞧吧？」

東方的天，很快的亮了。山好像一堆雲似的，由海那邊露出來了。雲好像雪山似的，在山後旋轉着，太陽閃邊了，浪頭上發着真珠似的玫瑰色。

必要性

一

牟霞等到換班的時候，匆匆的，默然的穿了衣服。現在她只想一件事情——悄悄的走開，好避免同事們看她。可是麗沙到她跟前，帶着哭聲說：

『你怎麼不作聲呢，牟霞。這真是令人不相信的事。呵，小牟霞，寶貝，你告訴我吧。』

『頭痛，』牟霞快言快語的答着，把帽子扯了扯，向窗子玻璃望了一眼。『這是苦惱得連想都不願想的事。秦魯莫夫告訴你吧。』

她向門口走去了，可是麗沙追着她，拍着手。

『牟霞，因為巴梭夫在那裏呢。他怎麼了？牟霞，可愛的……』

『你現在才想起來嗎？』牟霞惡狠狠的說。『我什麼也不曉得。別纏我吧。』

她跳到台階上，順着台階跑下去了。太陽從白房子那邊升起了，風從麵包房那面帶來了一股熱麵包氣。人都往電車站跑着，匆忙的跳到電車的腳踏板上，他們的面色都是很平常的，關心的，睡後有鴨絨被似的。

在電車裏，他坐在吸着冰糖的胖老婆和戴着毛皮帽子的黑臉人的中間。牟霞覺得自己非常的孤

獨。

「現在他們要到馬哈其——加拉了，」她想着。「巴梭夫站到甲板上，往岸上看着……可是，爲什麼他往岸上看呢？大概他安安靜靜在自己的房艙裏睡覺的。他從來是安靜的，對自己的情況滿意的，可是我不知爲什麼苦惱着。呵，不想這了吧……可是突然他要燒傷了，同別的燒傷的人們在一起躺着怎麼好呢。」牟霞想像着白的吊鋪，上邊躺着不動的，蓋着被單的人們。她打了一個冷顫，害怕的往周圍環顧了一下。胖老婆嚼着冰糖，睡意朦朧的望着自己的前邊，她的兩頰被電車震得顫動着。戴毛皮帽子的人向窗子望着，預備下車了。

「我們多久沒有見面了，」牟霞想着，「五月，六月，七月……」她很快的屈着指頭，動着嘴唇，「八月，九月，十月……半個月。他關於自己連一點消息也沒有，他把我從心裏摔出去，就完事了。呵，盡他去吧，這甚至還好些呢！呵哈，快些回家也好。」

牟霞懷着憎惡的心情，向胖老婆望了一眼，把腿拳着。電車到轉轍機上纏着，花園的樹木在窗子上閃着。

「今天我的態度好像糊塗蟲似的。泰魯莫夫大概要想着我不過是一隻抱母雞，就好像抱着丈夫的照片睡覺的賈麗一流人似的。呵哈，多麼卑鄙。他在那裏想，可是反正不是一樣嗎？主要的，我怕……我對自己連一點辦法也沒有。我覺得現在要哭了。呵哈，我簡直是瘋子！」

在莫洛康街的轉角處，牟霞下了電車。有兩個人在人行道上看着報。一位高個子的人，戴着海軍帽子，對另一個人說：

『這事是昨夜發生的，那麼，明天報上就有了。當然是明天，而不是今天。』他微笑了一下，對牟霞望了一眼，把同伴推了一下，叫那位也回看着。『啞咳，巴庫的姑娘真好呵，第一流的喇！』

牟霞跑到十字路上，停住了。那位海員盡是帶着無禮貌的好奇心，看着她，甚至彷彿要到她跟前去似的。牟霞思索了一分鐘，突然飛快的由路上穿過去了。

『只有到管理處去打聽一下吧，看有什麼消息沒有，』她想到。『這裏一點特別消息也沒有，都在打聽着，不是我一個人。我剛剛才從無線電台來，我到那裏會打聽出來什麼呢？反正一個樣……呵哈，我多麼糊塗呵！』

她氣着那在後邊看着她的海員，氣着擋着路的載重汽車，氣着自己。

在輪船公司的管理處，她的確沒有打聽出來任何新消息。女人們站在大門口裏，其中有一位很年輕的——穿着黃色的上衣，對着牆，暗暗的哭着。

『心放寬一點吧，』牟霞對她說着，『你的丈夫在那裏嗎？』

『不是的……一位朋友。』

『在哪裏？』

『在「德賓特」上的。』

『唔，別哭了，』牟霞說。『我的丈夫在那裏，可是我此刻不哭。你聽着吧，一切都會好的。』姑娘把眼睛拭了拭，微笑起來。

「你想的嗎？」

牟霞在俄黎甘街上跑着，她的雙頰發紅了。——我爲什麼對她提我的丈夫呢，爲什麼扯謊呢？不該到這裏來的。因爲他活着的，同從來一樣安安靜靜的，一定是不想到我了。但是，這位姑娘哭了……糊塗！……電報是他簽名的……這沒有什麼……他可以在電報上簽名的，甚至如果……呵哈，這些什麼時候才能完結呢！

她在旅館門口裏站住，對着那按在門上的鏡子照着。在她前面，在鏡子裏站着一個長着兇惡的黑眼睛的姑娘。頭髮從帽子下邊露出來，蓋着發燒的耳朵。

「唔，怎麼呢？」牟霞憎惡的低聲說。「你現在往哪跑呢？應該等待的。誰要你心慌意亂呢？最好坐在家裏吧……」

鏡中的姑娘用兇惡的鬼臉，甚至咬着牙作爲回答。牟霞向前跑去了。她走過了莫洛康街，下意識的拐到院子裏，上着梯子。孩子們在過道的地板上拉着木馬，嘩喇喇的響着。鄰女把濕衣服由廚房裏拿出來。

「小牟霞，昨天工程師來找你來了，」她說，「就是那一位，是易道明，大概……」
她狡猾的同情的微笑了一下，這種微笑是那些半老的早已結過婚的人們當談到別人的艷事的時候才有的。

「他託你轉達什麼話了沒有？」牟霞起興的問道。

「他說他明天來。他說，我來你把她藏起來了，我反正會找着她的。我說，你猜對了，她在

兜裏裝着的。你臉別紅吧，牟霞。我從來希望你好的，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人。」

『我同他什麼也沒有，』牟霞憂愁的說。『你同我開玩笑的。』

『我曉得。呵哈，你還遮掩呢！』

牟霞去到自己房間裏，躺到床上，她好像從來似的，在入夢以前，捲成一團，把手掌放到額下。雖然她渾身都倦得痛起來了，可是夢魔總不光臨。她覺得她躺的不對勁，於是她盡力的找着安靜的姿勢。有幾次她的思想麻木起來，簡短的模糊的形像，在眼前閃爍着。可是突如其來的刺激，在她心裏抖擻着，她醒了，又感到可怕的不安，想快些起來，到什麼地方去，預先想什麼辦法，雖然她曉得預先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的，應當等待。

「我作了什麼不妥當的事了，」她想着，翻了身子，睜開眼睛。「唔，我們把這事情弄清楚，把這結束了吧……巴梭夫在『德賓特』船上，關於他，一點也不曉得。這是最主要的，可是一切馬上就會水落石出的，那……這裏一點也不能怪我。還有什麼呢？他成了別樣人了……不，他從來就是別樣的人，他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樣的人。難道他是一個倒霉的人，是幻想家嗎？現在報上都載起他了……而涅曼竟成了沒有大作爲的人了，在大會上都罵着他，而他盡力的裝着彷彿從來沒有想害技師巴梭夫似的。可是這與我不相干的……瞎扯！你也同別人一起迫害過他的，不過關於這個，沒有人知道罷了……同涅曼一起……呸，多麼卑污呵！……可是今天當肇禍的時候，我總是替他擔心。那麼，我不是這樣的昏蛋吧？又是瞎扯！他對你從來不冷淡，你從來愛他。可是他的倒霉把你嚇着了，你就好像馬似的離開他跑了。你不過是膽小罷了……顯而易見的。還有什麼呢？呵哈，是了，

這位易道明！你拿他作巴梭夫的模範，因為他有成就，而且上峯也器重他……巴梭夫聽了不作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聽了不作聲……糊塗蟲，現在哭吧！」

牟霞在床上翻轉着身子，咬着嘴唇，的確哭起來了。她想起來有一次她到輪船公司管理處的易道明辦公的地方，去同他一塊看戲。這是在仲夏的時候。巴梭夫早已去航海去了，她差不多每天都同易道明見面的。

大門口裏停着郭鐸揚的汽車，滿臉是汗的小車夫，在汽車周圍走着，用抹布拭着汽車的玻璃。過了一分鐘，幾個同事伴送着易道明，由大門出來了。他往汽車跟前走着，沒有看見牟霞。

『你好吧，尼古拉，』他親切的問候着汽車夫。『怎麼樣？史節還在開會的嗎？』

他把紙煙盒掏出來，把牠伸給汽車夫。牟霞在他的舉動和口氣裏，看出有一種討好的神情，大概那位滿不在乎的取了一枝煙，拿在油污的手裏的汽車夫，也看出了這個的。

『福特汽車挺不錯，』易道明對那同他並排站着的半老的人羨慕的說，『唉咳，如果我們……』他扭過身來，就看見了牟霞。

『我就攔了一點，』他完全用另一種的相信的興奮的聲音說，『對不起，把我弄就攔了。』牟霞覺得他彷彿故意大聲的說這一句話，好叫站在人行道上的他的同伴們都聽見似的。她望見了汽車夫的眼睛，就臉紅起來。

『你來的正是時候，』她冷淡的說。『走吧。』

這時郭鐸揚從大門出來。他腋下夾着皮包，把眼鏡卸下來，用手帕拭着鏡片，近視的密縫着

眼。易道明放了牟霞的手，把眉頭一皺，短短的機敏的鞠了一躬。郭鐸揚把手向帽緣一舉，就鑽到汽車裏了。

「你瞧見了嗎？」易道明問着，同牟霞在人行道上並排走着。「他知道我，從來見面的時候，都同我打招呼的。他對別的人甚至連看都不看的。你瞧見了嗎？」

這晚上完全沒有風，滿含着花香和汽油味的濃密的不流動的空氣，懸在城市的高空裏。船隻的紅燈和綠燈，在近海的平滑如鏡的海面上行動着，牟霞總是往那方面望着，不得其當的回答着，覺得自己是孤獨的，誰也用不着的人。從那時起，好幾個月過去了，可是回憶忽然如此的生動，這一切都好像昨天的事似的。

「明天到碼頭上去，」少微心平了一點，她想着。「我去不去呢？巴梭夫想着我因為報上的文章才跑去找他呢。反正一個樣，他願如何想，就讓他如何想去吧……我只要看他一次就够了。現在我要睡着了，因為我決定去的，我沒有什麼再想的了……不，別忙。我怎麼能這樣弄錯了呢……我怕他的失敗嗎？不，這裏還有一點什麼呢。我沒有明白他的主要的地方，——對於他的必要性，——這樣的主要，就好像他自己似的，——順着這條艱苦的，可是對他是唯一無二的道路邁進……」那位胖老婆的臉，不知從哪裏冒出來了。用這樣的努力獲得的思想，突然模糊起來，歪曲起來了。胖老婆往口裏塞了一塊冰糖，她的雙頰好像猛犬的臉似的抖顫着。牟霞不能即刻擺脫了這胖老婆，但是她睡着，翻了翻身，另一付臉忽然又現到她面前了，這是一付安靜的，甚至是有點冷淡的臉，在那番紅花色的眼角的肉皮上，有細小的皺紋。牟霞灰心失望的向這臉伸着兩手，怕牠消

失了。

「我多麼缺少你啊，司令官，」她訴苦着，幸福的微笑着。「可是你已經要走了嗎？就是現在，我是多麼樣相思你呵！你聽着，我現在知道這是必要的，你走得了。你瞧，雖然我痛苦，可是我不留你。多麼痛苦，多麼明白，多麼好……」

另一付臉模糊起來，就消失了。牠不再出現了，卒霞後來又夢見體育比賽，在無線電台的值班，什麼電報。可是當她睡着的時候，初夢所留下的那種光明的，驕傲的情感，時時刻刻的不會離開她。

二

他們——由「烏茲伯克斯坦」船上救出來的海員們——一個一個的下來到碼頭上去了，他們慢慢的在船跳板上走着，裹着繃帶的手，謹慎小心的扶着欄杆。從油船上向他們揮着帽子，他們走慢了，向後看着，同親愛的人們離別了。救護員們穿着白衣服，把他們帶到碼頭的圍牆外邊，在這裏，碼頭的衛兵們在人叢中清出了一條路。救護汽車的笛子，在大路上大聲的叫着。

最後一個從碼頭出來的是王利良。他對那要架着他的胳膊的救護員嚷着，掙開來，不知怎的又轉回頭了。

「馬加洛夫，你應當同我保持連繫，」他對馬加洛夫喊着，「我真不願意走！你怎麼不看我呢，馬加洛夫？」

到圍牆前面，他又轉回身來，用自己的咳嗽的小孩子的低音喊着：

『轉告你們的斯泰漢諾夫運動者吧，關於他們，我要寫文章的……我將永遠照着你們的……』
圍牆門隨着他關起來了，白衣人把他同馬加洛夫遮開了。

『你聽見了嗎？』馬加洛夫問着站在他跟前的巴梭夫，『他說，轉告斯泰漢諾夫運動者吧……我們很愛他的。他最後甚至把柯德尼吻了一下呢，這樣愛就誤時候的人。』馬加洛夫快活的笑起來，往巴梭夫跟前挪了一點。『巴梭夫，你聽一聽船長夜裏所說的話吧。他說，他同賈次基有一種彷彿互相保證的東西。在他們的過去都有過什麼醜事，我不明白。他說着，渾身顫得好像發癢子似的，眼裏含着淚。他說「好朋友，好朋友，這人同我幹了什麼事呵！」這是他的良心發現了，於是就披露出來了。現在他要同賈次基到法庭去了，要派新的檢點過的人到我們船上來的。現在懷中藏着石頭的人，別到我們這裏闖吧——我們要啄死你的！你曉得，我今天的心緒有點優里優氣的，彷彿今天是我的命名日似的。我甚至害羞起來。』

『好心緒嗎？』巴梭夫微笑了一下。『這沒關係。』

『不，總是害羞。因為失事了，有被犧牲的人。可是受傷的有多少呵！你瞧，顧賽茵同醫生在打架呢。』

從城裏來的老頭醫生，擋住了要到甲板過道去的顧賽茵的路。顧賽茵推着，盡力的側着身子往前擠，煩惱的左右張望着。

『不，你真是不合理的人，』醫生說着，懇求的東着手從眼鏡上邊望着顧賽茵，他彷彿疑惑着

這位不合理的人的繃帶下邊是一付平常人的臉似的。『你曉得，你幹嗎冒險呢？因為，如果要傳染……』

『可是這些已經乾了，』顧賽茵低聲說着，望着手上的紗布。『你白生氣的，醫生。』

『還是請你到岸上去吧。』

『我不去。很簡單！』

『不，你去吧！這裏的政治副指導員在什麼地方？這真惱人！』

巴梭夫把手背到背後，用懶洋洋的步調往爭吵的人跟前走着。

『你應該給別人作模範，』他同顧賽茵說，『可是你反在碼頭上吵鬧起來了。你不害羞嗎？』

『那裏亂轟轟的，我去了怕得更狠些呢，』顧賽茵執拗的說。『你聽着，醫生，實在話，你別麻纏吧！』

『你這樣的手，我不能放你到機器跟前，』巴梭夫帶着耐性解釋道。『呵，你要明白吧！』

『好吧，我下船去……』巴梭夫，這不是同志的態度。』

『去吧，去吧……』

『人都閃開，』馬加洛夫喊道，『柯德尼，你的太太來了。』

人羣由圍牆外猛衝着，在碼頭上散開了。女人們跑着，跨過了管子，遠遠的望着船榜上站着的海員們，找尋着自己的人。巴梭夫看見一位穿着黃色上衣的姑娘，飛快的對他伸着兩手，向他撲去了。可是她沒有挨住他，她的手無力的放了下來——他們險對險站着。

巴梭夫扭過身來，慢慢的在船首甲板上散着步。靛色的，蓋死屍的破窟窿的旗子，在繩索堆房跟前擲着。從輸油管裏往貨艙口裏落的石油的激流，嘩嘩的響着。巴梭夫往那裏望了一眼，盡力的猜着到貨裝完還剩多少時間。「快一點也好，」他帶着突如其來的煩惱想道。來來往往的脚步聲，被很快的喘息中斷了的興奮的女人的嗓音，片言斷語，這些都在他背後響起來。

「我不知道怎麼等到了……」

「他在哪裏，在哪裏？請叫他一下吧，同志……」

「怎麼不打無線電通知呢？……我真擔心……」

「唉，真是小事……」男人的聲音答着。

巴梭夫認出了這些聲音，可是離開了這些，去到對面的船榜上，俯到欄杆上。褐色的油斑，在遠遠的下邊的綠波上幌盪着，油船的陡壁入到海底了。

「柯德尼有女人和小孩倒是不錯的，」他想着，細看着水面上照着的自己的搖擺不定的影子。「也有一位微黃的姑娘找顧賽茵的。她向他撲去了……在停船的時候，應該上哪兒走走。眼看着真惱人，這裏一點辦法也沒有的。到艙裏去吧！只有等待了。」

他已經要離開船榜了，可是脚步聲從後邊響起來，於是他遲誤着，等人走過去。

「喊他嗎？」馬加洛夫的聲音說。

「不用的，」一個人的聲音很快的回答着，巴梭夫抖顫了一下，就轉回身來。

「是我自己……」牟霞站在距他兩步遠的地方，他看見她臉上有種痛苦和恐懼的神色，彷彿什

麼東西把她嚇着了似的。巴梭夫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鹵莽的放肆的說：

『來看我來了嗎？唔，唔……你想起來了……』

『你想想吧，我現在認不出來你了，』牟霞用低而且粗的聲音說，『我以為這是一個陌生的人呢。』

她穿着冬天的衣服，裹着在臨別前的晚上他見她裹着的那條絨頭巾。她往前走着，把頭巾抹到頸子上，忽然臉都紅到頭髮根了，她的眼睛甚至都溼了。巴梭夫拉住她手，他們這樣的站了幾秒鐘，不曉得下文將怎麼作了。

『你怎麼認不出我了呢？』他用那同樣的強做作的放肆的聲音問着，因為他所說的不是所要的話，心裏發冷起來。『難道我變了嗎？』

『你這裏起泡了，』牟霞說着，把眉毛一皺，用指頭在自己頰上觸了一下。『這從哪來的？』

『這是火傷。昨天我們這裏很熱，不是嗎，馬加洛夫？』

馬加洛夫拘謹的點了點頭，凝神的望着他們倆。後來，他轉過身，肩膀一搖一幌的沿着甲板去了。

『這馬上就好了的，』牟霞大聲說着，用眼光送着無線電員，『應該用鉢水洗一洗……你有點記得我嗎，司令官？』她偏着頭，用很快的威嚇的低聲問着。

巴梭夫把她的手握了一下，她向他望了一眼，就微笑起來。

『剛剛……』巴梭夫用力的說，『當你來了的時候……』

『什麼剛剛？』

『我想起來了。總之，當我閒坐着的時候，常常想着你。可是現在你來了的時候，我覺得這是偶然的。』

『我偶然來的嗎？』牟霞笑起來。『你說的話真糊塗！』

她回顧了一下，很快的把手放到他鬚子上。

『這裏總有人在走……鬼東西！……』她熱情的低聲說着，把嘴唇貼到他頰上燒傷的那地方。

『我有好多話應該告訴你的……你有沒有一個單間的房艙，斯泰漢諾夫運動者？』她決然的挽着他的臂膊，帶着他走着。『我們多久沒有見面了！當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算了一算，六個月零十天，這麼多呵。可是，就讓一點兒也罷，你爲什麼不對我生氣呢？照規矩是應該的。呵哈，不，你在現在甚至連什麼也不說的。』

巴梭夫跟她走着，數着她的手指，他想起了那遙遠的一夜，那時牟霞帶着他在黑暗裏，在曠野裏走着，拖船的細細的笛聲，給他們指示着道路。不過現在是光明的太陽在照耀着，脚下是油船的鋼甲板，油往貨艙裏嘩嘩的流着，警告着馬上要分別了。雖然緊緊的握着她的手指和牟霞的眼睛發着不可遏止的幸福的光芒，可是他還沒有澈底的明白她。他們到了住人的過道裏了，這裏發着廚房的氣味，清靜而且昏暗，可是因爲門沒得關緊，射進來一道光。頑皮的蒼蠅，閃着雲母色的翅膀，在光地裏飛舞着。因爲緊緊的擁抱，巴梭夫氣喘起來了，可是如同在那遙遠的他們相識的日子似的，她首先結束了這一幕，握着他的手，使他聽自己說起來。

『別忙……我說過你是一個古怪人，不同別人一樣。到現在你爲什麼不責備我呢？沒有你的幫助，我擺脫不了這種重擔子的。我總覺得我的幸福斷絕了。不，這是糊塗話。如果你不願意的話，我可以自己鞭答我自己。你聽着吧：那些事把我嚇壞了，就是你是這樣的……特別的人，那時這是如此的奇怪——懷着自己的空想，一個人去反對一切人……真是空想家，異想天開的人……你曉得，有些人，他們的倒靛氣幾里地都能聞見。我覺得跟着你的只是空虛——只是些幻想和人世的愚蠢……我不過是一個中等的，遲鈍的人，司令官，我那時很可憐你，因爲我愛你。我和那沒有大作的爲的涅曼協同行動……不，不，別作聲吧，事實是如此的！工人們裁判了涅曼，可是關於我，除了你誰也不曉得，可是當我們剛剛親過嘴的時候，你能算什麼裁判人呢？現在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吧，不過你發句誓，你說的是實話……』

『當然發誓的。你說的什麼事？』

『你聽着。如果現在我叫你下船去，永遠不回來。你去嗎？』她眼睛釘着他的臉，預先帶着勝利的樣子。

『我不去的，牟霞。』

『你依然說了，呵哈，可愛的你呵。我今天愛上你了，司令官，好像我們剛剛才認識似的。過半點鐘，我們就分別了，因爲這是必需的。爲了我，你別離開這兒吧，雖然我相思你，可是關於這個我不請求你。這裏有點妙不可言，不是嗎？』

『我不知道。唉咳，小牟霞，如果是請點假也好……』

『你別作聲吧，這樣傻瓜！』她惱的蹣着脚。『我曉得，你一點也不明白的！你只會照着直線去想，完全不知道自己值多少。你大概想着我把你忘了。呵，就是這樣的，我瞧出來你想的什麼。可是我現在告訴你，當你在海上遭殃的時候，我那時是怎麼樣。擴音器吉利吉利的響着，我知道這是關於你的，關於你們的，可是一點也不明白，哭也不能哭，——有礙面子。可是現在一切都好了，你同我在一起，我暢快極了。』

他們站在半開的門跟前，擁抱着，穿堂風撩亂着他們的頭髮，掀動着溜下來的牟霞的頭巾角。『到你房裏去吧，』牟霞幸福的低聲說，『不能在這裏……』

在這時，金屬的吼聲，震耳欲聾的在外面響起來，一切的音響，都在這吼聲裏消失了。牟霞的嘴唇在動着，還說了什麼話，可是他聽不見她，只見她的濕潤的眼睛慢慢發呆了，眼裏的光輝也消失了。後來汽笛聲中止了，他們站着，一下不動的在握着手，好像互相鼓勵似的。

『完了，』牟霞鎮定的說。『我沒想到時間過得這樣快。你還沒有叫我看看你的房艙呢，司令官，』她用滑稽和傷愁交融着的口氣補充着，『我現在要走了。』

『別忙……今天因為「烏茲伯克斯坦」船上的客人，時間不多。平常停得時間很長的。馬上我們就休航了，那時一個月我們有三天在一起的……牟霞，那時我們就達到目的了。』

他們出來到甲板上，牟霞靠着他的臂膊，帶着好奇的心情，望着由跟前走過的水手們。工人們在碼頭上收着在鉸鏈上慢慢的吱吱響着的輸油管。女人們好像經過水潭一般的，提着裙子，順着船跳板往下跑着。顧賽茵迎着她們往上走着。綳帶在他頭上纏得好像山似的，現在他真像纏着頭巾的

亞拉伯人。

「你爲什麼在這裏呢？」巴梭夫向他撲去。「因爲我們說妥了！你聽着，顧賽茵……」

「我不過想預先通知你一下……」加馬利在四碼頭裝貨的。現在我在值日室跟前遇到他們一個弟兄。他說，我們把機器重新檢查了一番。現在給你們看看該怎麼跑吧！可是我說，有趣的我們瞧着看吧，」他對牟霞瞟了一眼，把溜到眼上的繃帶挪了挪。「總而言之，應該上勁吧，巴梭夫。」
牟霞下到碼頭上，搖着手。

「你把這位女人送一送吧，」巴梭夫說着，推着顧賽茵。「她是我的親人。」

「呵——呵，」顧賽茵吃驚起來。「你什麼時候弄的？」

「去吧，去吧，船跳板要抽了，」巴梭夫催着，紅着臉。

牟霞對他微笑着，用嘴脣做了一個暗號。

「巴梭夫，唧筒停了，」摩托手葛沙良站到機器房的門口裏報告着。

「好吧。把裝貨機停了。誰在值班的？」

「查都洛夫技師。是的，停裝貨機……」

船跳板往下抽得響着。起錨機在船首甲板上發出軋軋的聲音來。碼頭和船中間的狹窄的黑縫寬起來了，那裏邊的船的倒影也踏碎了。白色的烟環在後部最上甲板上繚繞着就消失了。

